Jiang Shuai Quan Zhuan

将帅全传

元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将帅全传

元

郑福田 可永雪 杨效春 主编

目 录

元

木华黎	(2)
博尔术	(11)
速不台	(13)
察罕	(17)
肖乃台	(20)
按竺迺	(22)
唆都	(26)
纽璘	(29)
兀良合台	(31)
塔思	(34)
董俊	(37)
史天倪	(39)
张柔	(43)
史天泽	(49)
伯颜	(56)
阿朮	(70)
阿里海牙	(76)
土土哈	(81)
董文炳	(85)

张弘范	(93)
李恒	(98)
塔出	(102)
玉昔帖木儿	(105)
月赤察儿	(107)
床兀儿	(110)
牙忽都	(114)
耶律留哥	(116)
石抹也先	(120)
石天应	(122)

元之卷

公元1206年，在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后，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尊号成吉思汗。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

成吉思汗时期，在巩固了漠北草原的统一后，发兵西征。先灭花刺子模国，继而占领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草原，之后又攻灭西夏。蒙古军西征时，兵力远至今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等地。西征之时，成吉思汗又命木华黎经略攻取中原地区，对金展开攻击，从而奠定了蒙古国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成吉思汗去世后，太宗窝阔台继续奉行灭金战略，积极联宋灭金。公元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下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自缢，金亡，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事业。这期间著名的战役有：三峰山之战、汴京之战、蔡州之战。

宪宗蒙哥时期，又发动了旨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战争。蒙哥亲率大军征宋，在钓鱼台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御，不久染疾去世。蒙古各路征宋大军遂撤军北还。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举贤任能，修缮武备，终于在公元1279年灭南宋，从而统一全国，彻底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忽必烈时期，北方蒙古诸王以海都为首，不断侵扰北疆，叛元自立。为安定边陲，维护国家统一，忽必烈对叛乱诸王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直至元成宗时，海都死，诸王来归，元

北部边疆方趋宁定。

忽必烈时期著名的战役有：襄樊之战、阳罗堡、青山矶、丁家洲之战、崖山之战及斡鲁欢河、杭爱岭（今蒙古杭爱山）之战等。

忽必烈时，曾派军东征日本，元军于海上遇台风，全军覆没。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市），元亡。

本书共收录元（含蒙古）代将帅二十九人。

木华黎

木华黎（1170～1223年），蒙古国开国功臣，著名蒙古军将帅。世居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东，为蒙古高原扎剌亦儿部人。其父在成吉思汗麾下为将，木华黎也效力于成吉思汗。曾追随成吉思汗参加了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累立战功，为当时“四杰”之一。蒙古建国后，木华黎又随成吉思汗参加指挥了征西灭金的战争，东征西讨，转战南北，战功卓著，为蒙古军最终联宋灭金奠定了基础。1222年，带兵围攻金人固守的长安（今陕西西安），未克。第二年三月，回师山西，卒于闻喜县。年五十四。蒙

古建国，封木华黎为万户长。之后，成吉思汗又封他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元英宗至治元年，诏封木华黎为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

一、随父事主 赤胆忠心

木华黎之父孔温窟哇，因戚里故曾效力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麾下。曾随成吉思汗平蔑里吉，征乃蛮部，屡建功劳。后乃蛮复叛，兵袭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猝不及防，只带六名骑兵逃走。中途缺食，孔温窟哇等人捉住在水边的骆驼杀之，用火烧成炙肉给成吉思汗吃。不久乃蛮追骑赶来，而成吉思汗的坐骑却恰巧这时死去，大家相顾惊骇不知如何是好。孔温窟哇马上以所乘之马给成吉思汗，让他快走。之后追兵到，孔温窟哇只身拔刀迎敌而战，因敌兵愈来愈多，负伤身死。而成吉思汗终于死里逃生。

木华黎是孔温窟哇的第三子，他出生时，有白气冲出帐中，神巫惊奇地说：“此非常儿也。”及至成年，木华黎沉毅多智略，双臂若猿，善骑射，能挽弓二石还多。随成吉思汗征战，以忠勇闻名。一次成吉思汗军战斗失利退军，适逢漫天风雪，成吉思汗的牙帐被狂风吹走，成吉思汗遂卧草泽之中。木华黎知悉后，立刻与博尔术重立牙帐。会风狂雪猛，木华黎与博尔术干脆立于风雪中，用手撑支毡帐，遮蔽成吉思汗，从半夜到天明，竟不移足。一日，成吉思汗带三十余名骑兵行于溪谷间，山谷狭窄难行。成吉思汗回头对左右说：“若谷中遇寇，将奈何？”木华黎对曰：“请以身当之。”不久，贼寇果从谷间林中出，矢下如雨，木华黎遂引弓射贼，箭无虚发三箭中三人。贼首问：“尔是何人？”木华黎大声回答：“木华黎也！”说罢徐解马鞍以待敌。贼首知木华黎

大名，便不敢再袭击，遂引兵而去。木华黎保护着成吉思汗遂出溪谷。

克烈王可汗与乃蛮战，师不利，求援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便派木华黎、博尔术引军救之。在按台与乃蛮兵激战，终于大败乃蛮兵，获甲仗、马牛甚多而还。不久，克烈王汗惧怕成吉思汗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遂谋议袭击成吉思汗。王汗部下拔台知其谋，遂夜驰太祖营中，将此谋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遂遣木华黎选精锐骑兵乘夜袭击克烈王汗兵营，王汗兵大败，王汗逃走，后死。克烈部在当时蒙古高原诸部中，力量最为强大，当初，成吉思汗曾依附于他。此战王汗全军溃败，王汗只身而逃，其它部落闻之，不寒而栗，于是纷纷前后投依了成吉思汗。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大会，奉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登大汗位后，首命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长。并从容对木华黎等人说：“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木华黎、博尔术等跪接封诏，并齐声说：“誓死跟随大汗，决不变心！”

二、出师伐金 平叛锦州

金与蒙古乃世代仇敌。金朝统治者在其统治过程中，对蒙古各部落人民压迫甚重。并不断利用依附于金朝的塔塔儿人侵扰蒙古各部落。成吉思汗的祖父惨死于金人之手，其父又被塔塔儿人所暗算。成吉思汗本人，金统治者也多次想谋害他。所以，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后，便开始谋议对金朝发动进攻，以扫除这一进兵中原南下江南的障碍。

时金有降者，言其主完颜璟（金章宗）杀戮宗室亲戚，朝纲不振，荒淫日恣。成吉思汗听后说：“朕出师有名矣。”于是派木华黎等大将从征南下。蒙古军正值士气旺盛之时，出师南下，首克德兴（今河北逐鹿县），再拔云中（今山西大同）、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进围抚州（今河北张北）。金兵号四十万，列阵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北。木华黎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遂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而冲入敌阵。蒙古军素以骑兵骁勇闻名，木华黎身先士卒冲入敌阵，蒙古军骑兵遂急驰冲杀过去。成吉思汗又指挥诸路大军并击金兵。金军溃乱，无法抵挡，遂败退。蒙古军追金兵于浍河堡，又是一阵掩杀，金军号称四十万军马到此时被杀得七零八落，僵尸百里。野狐岭之战是蒙古军与金军的第一次较量，结果蒙古军以少胜多大胜金军，金军在此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木华黎参与和指挥了这场著名的战役。

野狐岭之战后，蒙古军军威大振，随后蒙古军又力拔涿州（今河北涿县），又分兵攻下益都（今山东昌乐西）和滨、棣诸城，进兵至霸州（今河北霸县），史天倪、肖勃迭率众来降。继而蒙古军兵围燕京（今北京）。金主请和。成吉思汗遂率军北还。

不久，木华黎裨将肖也先以计平定金东京（今辽宁辽阳），进攻金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金守将银青率兵二十万在花道这个地方阻击蒙古军。肖也先又大败银青兵，斩首八万余级。银青退守北京。契丹军夺关来降木华黎，木华黎令蒙古军兵临北京城下。城中食尽金兵恐惧，杀银青，推金将寅答虎为帅，寅答虎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木华黎对寅答虎的来降，起初很愤怒，怒其投降太晚，欲坑杀金降兵。肖也先急忙阻止说：“北京为辽

西重镇，今其众既降，何能再坑杀他们？若如此，以后谁还敢投降？”木华黎听罢此言，方从盛怒中清醒过来，接受金将寅答虎的投降。并上奏成吉思汗仍令寅答虎留守北京，以蒙古军将吾也而领兵马镇守之。之后，又收降金兴中府的土豪石天应。

锦州（今辽宁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金节度使，称临海郡王，来降木华黎。成吉思汗诏令以张鲸总领北京十提控兵，从掇忽阑南征未附蒙古国的州县。这时，木华黎察觉张鲸有反叛之意，遂令肖也先监其军。掇忽阑、张鲸率兵至平州（今辽宁朝阳），张鲸称有病，逗留不行。继而欲逃走，被肖也先执拿送往成吉思汗处，遂杀张鲸。张鲸弟张致听其兄被杀，愤而据锦州叛蒙。并率兵攻陷平、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数万讨伐张致。

不久，张致又率兵攻陷兴中府。七月，木华黎率军至兴中城下。木华黎先派吾也而攻打溜石山，对吾也而说：“今若急攻，贼必遣兵来援，我带兵断其归路，张致可擒也。”又派蒙古不花带少量兵卒隐蔽在永德县东南，以等候消息。张致听说蒙古军攻打溜石山，果然派张鲸之子张东平率骑兵八千，步卒三万来援。蒙古不花探知张致派援兵来，便引所带兵卒而走，并驰报木华黎。木华黎遂夜半发兵，引军疾驰，遇敌于神水县东。于是和吾也而军夹击张东平军。木华黎又将自己所带骑兵分一半下马步战，选善射者数千人，先前射敌军。他下令说：“贼步兵无甲，疾射之！”遂矢如雨下，张军无法靠近。木华黎又指挥骑兵并击贼兵，张东平等无法抵挡，遂溃乱，大败。蒙古军斩张东平及士卒一万二千余人。随后攻下开义县，进围锦州。张致派部下张太平、高益出战，皆败还。蒙古军又斩首三千余人。贼兵溺死者不可胜数。蒙

古军围锦州一月有余，张致怨愤部下诸将不戮力杀敌，于是斩杀败将二十余人。高益恐惧，于是趁张致不备绑缚张致，出城而降。木华黎斩张致。至此锦州叛平。木华黎又带军南下攻拔苏州（今江苏苏州），復州（今湖北沔阳）和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三州，斩金将完颜众家奴。而守卫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的金朝宣抚蒲鲜则率众十余万人逃入海岛。

三、用兵中原 平定燕赵

木华黎出师连战克捷，成吉思汗因其功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并赐木华黎誓卷、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又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木华黎之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并赐大驾所建九游大旗，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成吉思汗在封赏木华黎的同时，也向木华黎提出了他下一步的军事战略思想，即太行山以北地区，成吉思汗自己负责攻略；而太行山以南，即金人所占领的中原地区，则命木华黎负责征讨。而且，通过赐九游大旗加强了木华黎作为南面军事统帅的最高权力。木华黎对成吉思汗的战略思想心领神会。不久，便开始实施。

木华黎先建行省于云、燕地区，目的是以图中原。之后，他便率师出兵中原。蒙古诸路大军向燕南出兵，首先攻下遂城和蠡州（今河北清苑县南）诸城。入冬，又攻破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莱州（今山东掖县）和潍、登、密等州县。在夺取了金在河北、山东的一些重镇后，木华黎又挥兵西向，兵出西京（今河南洛阳）太和岭，入河东。攻打太原（今山西太原）、忻州

(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泽州(今山西晋城)、汾州(今山西汾阳)和潞、霍等州,或攻陷或受降,原属金朝统辖的山西的一些重镇,也相继失陷。之后,蒙古军又下平阳(今山西临汾),金守臣弃城而逃。不久,木华黎又令肖特末儿等出云、朔,攻降岢岚火山军。以谷里夹打为元帅,攻拔石、隰二州,又攻绛州,也克之。

蒙古军稍事调整后,木华黎又率军由燕徇赵,至满城。金将武仙以真定(今河北正定)投降。至此,古燕赵之地的重镇已大部分为蒙古军所有。木华黎不负成吉思汗所托,在短时期内,用兵中原连战克捷,取得极大的胜利。

时蒙古军尚有纵兵掳掠的习尚,这给中原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蒙古政权中的有识之士为之忧虑。权河北西路兵马事史天倪进言木华黎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之意也。”木华黎说:“善。”乃下令严禁蒙古士兵剽掠,所获老幼,全部遣还田里,于是军中肃然,吏民大悦。

蒙古军乘胜进军,兵至濠阳,金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武贵迎降。木华黎再派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卫、怀、孟州,入济南(今河南济南)。金人严实登记造册所隶相、魏、磁、洺、恩、博、滑、浚等八州民户三十万人,至木华黎军门请降,木华黎抚慰之。

时金兵屯黄陵冈,号称二十万。派遣步兵两万袭击济南。木华黎反以五百轻骑击走金军。随后便发大军,直抵黄陵冈。金兵列阵于河的南岸,以示死战。木华黎说:“此不可用长兵,当以短兵取胜。”遂令骑兵下马,俱引满弓齐放,矢如雨注。木华黎亦亲自下马督战,金兵果大败,溺死河中者甚众。之后,木华黎

又率军攻下楚丘、单州，继而围攻东平（今山东东平）。派严实领山东西路行省事。并告诫说：“今东平粮尽，敌人必弃城而逃。你看敌人逃去，即可入城安抚。千万不要使这些郡县百姓遭受苦难，从而危害我们的大事。”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官忙古弃城奔汴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将梭鲁忽秃追击之，杀敌七千余人，忙古引兵数百骑逃汴京。严实遂入城，建行省，并安抚城民。

五月，木华黎还军野狐岭。宋朝涟水忠义统辖石硅来降，木华黎抚慰石硅说：“你不惧跋涉数千里，慕义而来，我十分感动。我很快就会向成吉思汗奏上此事，汗王定会赐你高官，你自勉自励吧。”遂以石硅为济、兖、单三州都总管，赠以绣玉带。之后，金京东安抚使张琳，及郑遵等也先后来降，木华黎都犒劳抚慰了他们。并一一报奏成吉思汗，各授以官职。

四、败延安敌 出秦陇兵

木华黎在用兵中原，基本讨平燕赵之地的金朝军队后，便谋议出师陕西，进而全面经略太行以南地区，实现成吉思汗的宏伟战略目标。该年八月，驻兵青冢（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监国公主遣使来慰劳全军将士。不久，木华黎出师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军渡黄河。西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出征。之后，兵进绥德（今陕西绥德），破马蹄寒，全军距延安（今陕西延安）三十里驻扎。金行省完颜合达出兵三万列阵于延安城东。蒙古军先锋蒙古不花先以骑兵三千窥视金军，金军见之，以为蒙古军少，蒙古不花马上回去驰报木华黎说：“金兵见我们兵少，有轻敌之意，明日合战，当假作败退，以伏兵取胜之。”木华黎同意他的

计策。夜半，木华黎急令大军衔枚齐进，天未明时，埋伏于城东十五里西山谷间。第二天，蒙古不花进兵，望见金军即弃鼓旗而逃。金兵果然出重兵追之。金兵追至城东十五里两谷间，埋伏于此处的蒙古大军突然出现，喊杀声、鼓声震天动地，万矢齐放，金军大败，木华黎令蒙古军追击，斩敌七千余人，获马八千余匹。完颜合达退守延安城，蒙古军围攻十几天仍不能下，遂放弃延安，南进洛川，攻克鄜州。

时权行台兵马都元帅石天应擒送金骁将张铁枪。木华黎责斥他为何不降。张铁枪厉声说：“我受金朝厚恩二十余年，今事已至此，只有死而已！”木华黎壮其有义，欲解开其绑缚，但诸将怒其不屈，竟杀之。

秋七月，木华黎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陇，以张声势。继而大军攻下孟州四蹄寨，拔晋阳义和寨，进克三清岩，入霍邑山堡，迁各地民于附近州县。

八月，有星白日可见。隐士乔静真说：“今观天象，未可征进。”木华黎说：“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虽平，而河南、秦、巩未下，若因天象而不进兵，天下何时而定耶？且违君命，得为忠乎！”

于是，十月率军继续前进。拔荣州胡瓶堡，蒙古军所至，金人皆望风归附。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久为金人占据，现在也归附蒙古。木华黎召见石天应说：“蒲为河东要害，我择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应守河中。命天应造浮桥，以待还师时用。安顿好河中之事后，木华黎便率军渡过黄河，拔同州，下蒲城，径趋长安（今陕西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长安，蒙古军久攻不下。乃分兵屯守拒敌，又率兵西击凤翔（今陕

西凤翔)。又月余也未下。木华黎对诸将说：“我奉命东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乃驻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巡视宋凤州而还。

第二年春，师还。时石天应已战贼而死，浮桥未成。木华黎对诸将说：“桥未毕工，安可坐待乎？”复又引兵攻金河西堡十余寨。三月，渡河还闻喜县，病重，召其弟说：“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只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遂卒。年五十四。

木华黎死后，成吉思汗亲自率军攻凤翔，对诸将言：“使木华黎在，朕不亲至此矣！”

木华黎有子孛鲁，沉毅魁杰，宽厚待人，通诸国语，善骑射，也为成吉思汗所重用。

博尔术

博尔术是阿儿剌氏人，生卒年不详，蒙元时名将。时与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共辅成吉思汗，俱以忠勇名世，号“掇里班曲律”，汉语犹言“四杰”也。

博尔术始祖名孛端察儿，当时以才武雄震朔方。其父纳忽阿儿兰与烈祖神元皇帝（即成吉思汗之父，后追封为此）毗邻接境，关系和睦。至博尔术方与成吉思汗相交，并忠心辅佐成吉思汗成其大业。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与成吉思汗共履危艰。时蒙古高原诸部未平，成吉思汗每战，博尔术无往不从。时博尔术还担任警卫成吉思汗的任务，每夜成吉思汗入睡后，博尔术安排

好宿值人员方才入睡。成吉思汗每有要事，总先与博尔术相商，二人交谈，常常通宵达旦。君臣关系如鱼似水。

博尔术还在少年时，要儿斤部卒来盗牧马，博尔术奋而追之。时年方十三岁。博尔术知众寡不敌，乃与从卒突然从一侧击杀盗马者，要儿斤盗马者猝不及防，遂舍马逃奔而去。

之后，与要儿斤部军大战于大赤兀里。两军相接，成吉思汗下令本部落士兵，必须殊死而战，不得退却一步。博尔术闻令后，把马立住，用缰绳拴系在自己的腰上，然后跪在地上引弓发箭，射杀敌人，战斗结束，博尔术分寸不离故处。成吉思汗非常惊佩博尔术的胆勇，并嘉奖之。

与怯列战，成吉思汗失利，突围而走，适战马被敌射杀，危急时，博尔术抱住成吉思汗共骑自己的马急驰而去。至野外，大家方停了下来。晚宿时，狂风卷着雪片而来，成吉思汗的帐篷又被风吹走，遂卧于草泽之中。博尔术发觉后，便与木华黎张开毡裘以遮蔽成吉思汗，通宵直立未去。到了第二天早上，雪竟深数尺。

在蔑里期之战中，也是风雪突至，军陈迷乱，博尔术不见成吉思汗。于是再返入敌军中寻找，也不见。又急忙奔至蒙古军停放辎重之处，方见成吉思汗已卧睡于车中。成吉思汗听说博尔术至，说：“此天赞我也！”

1206年丙寅岁，成吉思汗平定蒙古高原各部，建蒙古国，登帝位，但与博尔术等大将的关系也愈加亲密。一日，成吉思汗从容不迫地对博尔术和木华黎说：“今国内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与汝等，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汝等宜体此勿替（变）。”遂以博尔术和木华黎为左右万户，位在诸将之上。

皇子察合台出镇西域，成吉思汗令其至博尔术处受教。博尔术教以人生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经之事，不要因为其事小而不去做，放弃它。成吉思汗闻博尔术所教，对察合台说：“朕之教汝，也超不过这些。”

之后，博尔术以老病去世。成吉思汗痛悼之。成宗大德五年，追赠博尔术为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广平王，谥武忠。

博尔术子孛栾台，袭爵万户。孙玉昔帖木儿，为元朝名将。

速不台

一、救哈班父 击蔑里吉

速不台（1179～1248年），蒙古兀良合人，为元朝前期名将。其先祖曾猎于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此互相来往，交情日密。到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已是第五代人了。初，捏里必生孛都忽，众人都说是“折里麻”，折里麻者，汉语为有谋略之人。三世孙合赤温，又生哈班。哈班又有二子，长子忽鲁浑，次子即速不台。兄弟二子俱骁勇善骑射。成吉思汗在班朱尼河时，哈班曾赶着群羊进献，不料半途遇盗，哈班被执。忽鲁浑与速不台赶到与贼斗，以枪刺盗，贼盗人马俱倒，余皆逃去。兄弟二人遂救其父。羊群得以赶赴行在（即成吉思汗所在之地）。

成吉思汗非常欣赏兄弟二人的忠诚与勇敢，遂留在身边，各授以百户之职。

忽鲁浑曾随成吉思汗与乃蛮部战，战于长城之南。忽鲁浑前射敌首，其众溃败，奔阔赤檀山。

速不台随军攻金桓州（今内蒙古正兰旗北），率先登城，而拔之。太祖赏其勇，命赐金帛一车。时蔑里吉部强盛不附。成吉思汗会诸将于秃兀刺河（蒙古土拉河）之黑林，问：“谁能为我征蔑里吉去？”速不台请行。太祖壮其勇而许之。于是先选裨将阿里出领百人先行，以窥其虚实，速不台率军继进。阿里出临走，速不台告诫阿里出说：“你止宿时，一定要带些婴儿玩具以行。走则扔之，使他们以为我军携家而逃。”阿里出依其计行之。蔑里吉见之，果然上当，遂不为备。不久，速不台率大军至蟾河，与蔑里吉遇，一战而胜，并获其二将，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逃奔钦察，速不台带兵追之，与钦察军战于玉峪，又败钦察军。

二、追击灭里 征讨钦察

成吉思汗率军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太祖命速不台、哲别追其主，至灰里河，哲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告其军众每人点燃三支火炬以张军势，灭里见状惊恐，遂乘夜而逃。速不台遂不战而胜灭里。太祖又命速不台统兵万人由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经之地皆无水，然既度川，速不台先发千人为游骑，以惑敌人，继发大兵昼夜兼行，及至，灭里又逃入海，但没过一月，灭里在惊恐中病死。于是速不台尽获其所弃珍宝献于太祖。太祖成吉思汗说：“速不台浴血奋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遂赐以大珠，银罍。

第二年，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太祖许之。速不台遂引兵绕过宽田吉思海（里海），辗转至太和岭（高加索山），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而行。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儿方聚于不租河，于是速不台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玉里吉之子逃至林间，其奴来告，派兵捉回。余众俱降，遂收其境。速不台又率军至阿里吉河（今苏联乌克兰日丹诺夫北），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其为民。之后，率军还，速不台将讨征钦察之事向太祖成吉思汗一一报之，太祖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速不台又奏请以蔑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共立一军，太祖从之。

成吉思汗欲征河西，以速不台经年在外，成吉思汗恐其父母思念他，于是遣令归省父母，速不台奏，愿从西征。太祖只好命其度大漠以往。于是速不台率军攻下撒里畏吾、特勒勒、赤闵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北马五千匹，悉献于朝，丁亥，闻太祖驾崩，乃还师。

三、战三峰山 收汴京城

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位。速不台从太宗攻潼关，战失利，太宗责之。时拖雷在藩邸，闻听此事后劝太宗说，胜败兵家常有之事。太宗方息怒，乃命速不台立功自效。于是速不台又引兵从拖雷经略河南。时蒙古军师出牛头关，猝遇金将完颜合达率二十万金兵于此。时蒙古军方数万人。拖雷与速不台议，并问之以方略。速不台说：“金兵多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我军屡挑之以战，使其疲劳，即可战。”时蒙古军师集三峰山（今属河南境内），金兵众，将蒙古军围起来有数重。金兵待战，适风雪大作，便止。

金兵不耐苦寒，许多士卒长期立风雪中，冻僵倒地。拖雷趁此时机，急令蒙古军四面出击。金军大败，被蒙古军杀戮殆尽。三峰山之战，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金军一蹶不振。

1232年夏，拖雷还驻官山，留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汴京（今开封）。第二年，金主完颜守绪渡黄河北走，速不台令军兵追至黄龙岗，又大败金军，斩首万余人。金主复南逃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未几，复逃入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汴京降元。速不台俘其后妃及宝器以献，进围蔡州。甲午（1234），蔡州被攻破，金主完颜守绪自焚而死。金亡。时汴京遭受兵燹之灾日久，灾年出现人相食的惨状，速不台下令让其民可北渡黄河以就食，汴民方安。

四、擒也烈班 战怯邻军

1235年，太宗窝阔台命诸王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钦察汗国的创始者）西征八赤蛮，并且说：“闻八赤蛮有胆勇，速不台也有胆勇，可以胜之。”遂又命速不台为先锋，与八赤蛮战。不久又令速不台统率全军，遂俘虏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思海。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

1241年，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兀鲁思部主也烈班，却为也烈班所败。又围秃里思哥城，久攻不下。拔都奏请速不台督战。太宗从之。遂令速不台赴战。速不台遂选哈必赤军怯邻口等五十人赴战。一战即获也烈班。进攻秃里思哥城，三日而下，尽取兀鲁思部而还。军经哈喱里山，攻马札尔部主怯邻军（匈牙利语“国王”军）。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分五道进兵。众曰：“怯邻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

其军至 鄯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索约河）。诸王军在上流，水浅，马可涉河。河水中段复有桥，而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筏潜渡，绕出敌后，但尚未渡河，诸王军已先涉河与怯邻军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怯邻军所乘，水没甲士三十人，其部将八哈秃也阵亡。速不台率兵既渡河，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军，想徐图之。速不台说：“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多瑙河）、马茶城（匈牙利布达佩斯），不还也！”及率军驰至马茶城，诸王也至。遂攻拔之而还军。后诸王来会，拔都说：“鄯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说：“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战。不知我於下流结筏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原因。”於是拔都方才明白。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葡萄酒。提起征怯邻时事，众皆曰：“当时所获皆速不台功也！”

1242 年，太宗崩。癸卯，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说：“大王於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

丙午（1246 年），定宗贵由（窝阔台子）即帝位，朝会毕，速不台还家于秃刺河（今蒙古土拉河）上。戊申（1248 年）卒，年七十三。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忠定。子兀良合台也为名将。

察罕

察罕（？～1255 年），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时的名将。其父曲也怯律，为西夏之臣。曲也怯律之妾怀察罕，为嫡母所不容，遂将其配给掌羊群者及里木。察罕年龄稍大时，其母将往事告知他，且说：“嫡母也已有子，是汝弟也。”

察罕武勇过人，少有奇行。一日牧羊于野，将牧杖竖立在地上，然后脱下帽子置于杖顶。便对着牧杖跪拜歌舞。适成吉思汗出猎，见此状便好奇地问其原因。察罕对曰：“一人独行，帽在上则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我乃一人独行，故致敬意于帽。且闻有大官至此，所以先以帽为尊，习学一下礼仪。”成吉思汗听后感到非常惊奇，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便带他一同回宫。回宫后，成吉思汗对光献皇后说：“今日出猎得一少年，举止可佳，要善待于他。”于是命察罕在内廷办事。及至成年，成吉思汗赐其姓为蒙古。并将来自弘吉刺氏部的一名宫女赐给他为妻。

察罕不拘小节，每困倦时便脱靴铺草而睡。一日，正睡之间，鸱鸢号鸣其旁，察罕心烦不已，顺手执靴向鸱鸢击去。不料，有一蛇竟从靴中坠出，察罕大吃一惊。及归，把这件事告诉太祖，成吉思汗说：“鸱鸢这种禽鸟，大家都讨厌它。但对你则是喜神，以后当戒子孙勿杀其类。”

后随成吉思汗进军云中（今山西大同）、桑乾河（今北京永定河）。又至野狐岭，时金将定薛拥重兵守野狐岭。成吉思汗派察罕窥探敌军虚实。察罕窥探回来说，敌虽有重兵在此，但其马足轻动，军容不整，不足畏也。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全军鼓行而前，遂破金军。后又围白楼七日，察罕勇猛冲锋在前，又力拔之，成吉思汗以察罕功升他为御帐前首千户。

之后，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域，攻孛哈里，薛迷思干二城。时回回国主札刺丁拒守铁门关，蒙古军难以进入。察罕先驱开道，斩其关将，力拔铁门关，札刺丁部下遂投降。1226年，蒙古军又攻西夏。首破肃州（今甘肃酒泉），进师甘州（今甘肃张掖）。守甘州者，正是察罕父曲也怯律。于是察罕写了封信，用箭射于

城中，欲使其父献城降，并致言愿求见其弟。这时，他的弟弟方十三岁。曲也怯律命其登城上高处以见察罕。成吉思汗也派使者进城，劝喻曲也早降。时曲也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并杀曲也父子及蒙古军使者，拒守不降。察罕见此悲痛万分。成吉思汗也十分气愤，遂令蒙古军士全力攻城。察罕不顾矢石，率先登城而上，杀守城兵将十余人，蒙古军士俱登城而战。甘州遂下。城破，成吉思汗欲将全城人俱坑杀之，察罕进言，百姓无辜，只杀三十六人即可。于是捉杀阿绰等三十六人，抚民而安。攻下甘州，成吉思汗又率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西夏派兵十万入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而战，终于在黄河边大破夏兵，歼灭夏军主力。蒙古军暂驻师六盘山。西夏残军全部退入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固守中兴。成吉思汗派察罕入城，谕以祸福，西夏主李玘降。适成吉思汗病死军中，诸将擒西夏主杀之。又议屠中兴府，察罕力谏乃止，中兴府百姓免去一场灾难。蒙军入城，安集遗民。

太宗窝阔台即帝位，察罕从征河南，皇子阔出、忽都秃伐宋，命察罕为斥侯。又从亲王口温不花南伐，攻克枣阳及光化军。未几召口温不花赴行在，以全军付察罕。1237年，复与口温不花进克光州（今河南潢川）。第二年，授察罕为马步军都元帅。率诸翼军攻拔天长县、及滁、寿、泗等州。定宗贵由即位，赐黑貂裘一件，金宾刀十把，命拓江、淮之地。

宪宗蒙哥即帝位，召见察罕，赏赐甚厚，命以都元帅职兼领尚书省事。四年后卒。赠推忠开济翊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武宣。

肖乃台

肖乃台秃伯怯烈氏人，生卒年不详，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时的名将。肖乃台以忠勇侍太祖，很得太祖的信任。蒙古国立，时木华黎、博尔术被封为左右万户。成吉思汗从容对肖乃台说：“汝愿属谁麾下为我效力？”肖乃台对曰：“愿属木华黎。”于是即日命佩金符，领蒙古军，为太师国王木华黎的先锋。随木华黎先征伐金之河北、山东诸地。

兵至河北，史天泽的父亲率老幼数千人至军门降。木华黎遂授天泽兄天倪为河北西路都元帅，领守真定（今河北正定）。几年后，史天泽送母还白霄，真定副帅武仙杀史天倪叛。真定经历官王缙追史天泽至燕，请领主帅。并派人至木华黎处言武仙叛状，并请援兵。木华黎遂命肖乃台率精甲三千人，与史天泽合兵，进围中山县（今属河北）。武仙派部将葛铁枪率兵来援。肖乃台乃撤中山之围迎战之。在新乐遇葛铁枪兵，肖乃台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三千精甲兵随之掩杀过去，葛铁枪兵败退。时天色已晚，肖乃台就阻水为营。肖乃台料敌气已衰必宵遁，于是让军队略事休息，复举兵进攻，又大败葛兵，擒葛铁枪。这时中山的守将闻讯，也清早逃遁，遂克中山。尔后，肖乃台又率军取无极，拔赵州（今河北赵县）。武仙闻讯，心甚惊之，遂放弃真定，奔西山抱犊寨。于是肖乃台和史天泽入真定，安抚城民。未几，武仙又暗中勾结水军为内应，乘夜开真定南门纳武仙军入城，武仙复据真定。肖乃台仓猝间带七十余名步兵逾城奔藁城。天明，肖的部曲才慢慢聚集在一起，于是军威复振。乃议袭取真定。肖乃台带

军复来，武仙知不可敌，仍弃城而逃。蒙古军将士怒真定百姓之反覆，驱赶万人出城外，将全部屠杀之，肖乃台急出城制止对众军士说：“城民为贼所驱胁，有何罪焉？若大家不克制一时之忿，杀戮城民，不仅是等于自削其力，而且反倒坚定了其他城民的不降之心。”众军士听罢，方释民以归。

初，武仙叛蒙前，其弟尚在木华黎军中。闻武仙叛，急逃走。肖乃台派其弟撒寒追之于紫荆关，斩之，并俘其妻子而还。

待真定事毕，肖乃台乃整兵前进，攻下太原，拔长胜寨，斩武仙守将卢治中，围武仙于双门寨，武仙又逃去。然后，肖乃台又引兵出太行山东，遇宋将彭义斌，与彭军战，又胜之，追至火焰山，捣破其营，擒彭义斌斩之。肖又引兵至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守将苏元帅献城降。遂又领兵趋东平（今山东东平），打败金安抚王立刚军，进围东平。时王立刚逃走涟水，金东平守将闻讯弃城而逃。东平遂定。之后，肖乃台与蒙古不花巡行河北、怀、孟、卫诸州，从木华黎平定益都（今山东昌乐南）。

1232年，肖乃台率军渡过黄河，取汴京，巡行睢州（今河南睢县），遇金将完颜庆山奴军，与金军战，胜之，追斩庆山奴。这时金主哀宗逃入蔡州（今河南汝南），肖乃台与诸军围蔡。肖乃台与史天泽率军攻城北，但前有汝水相阻。于是命军士结筏潜渡而过，与金军连日血战，终于攻夺蔡州，金主哀宗自焚，金亡。

朝廷以肖乃台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赐东平户三百，命严实为其修建第宅。于是肖乃台乃就居东平。后以老病卒于东平，归葬漠北。有子七人，抹兀答儿，兀鲁台知名。

按竺迺

按竺迺（1194～1263年），雍古氏人。为元初名将。其先居云中（今山西大同）塞上，父黜公为金群牧使。岁辛未，驱赶着所牧之马来归成吉思汗，终其官。按竺迺年幼时由其外祖父术要抚养。但讹传为赵家，所以姓赵氏。年十四，隶成吉思汗子察合台部。曾从察合台于茂林中大猎，先射数麋而中，忽有二虎突然窜出，众皆惊，按竺迺搭弓引射，连发二箭，二虎皆死，由是以善射有胆勇闻名。察合台非常器重喜欢他。

甲戌年，成吉思汗西征寻思干、阿里麻里等国，按竺迺首立军功，被授以千户之职。丁亥，又从太祖征积石州（今青海循化），奋勇杀敌先登其城，遂拔其城。又围河州（今甘肃临夏），斩敌首四十余级。再破临洮、攻德顺，斩首百余级。后攻巩昌（今甘肃陇西），驻兵秦州（今甘肃天水）。

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尊察合台为皇兄，以按竺迺为元帅。初戊子年时，按竺迺兵镇删丹州，自敦煌修建驿站直抵玉门关，从而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至辛卯（1231年），遂随太宗围凤翔（今陕西凤翔）。按竺迺分兵攻西南隅。城上垒石乱下，无法靠近。按竺迺于是挑选了一批敢死士，令其冒石登城。凤翔城终被攻破。斩金将刘兴哥。攻夺凤翔后，按竺迺又分兵取西和州。宋将疆俊领众数万，坚壁清野，固守不战，以拖垮蒙古军。于是按竺迺亲率敢死士，叫骂于城下，挑战。疆俊终于怒不可遏，率全军出城而战。按竺迺假装败战而逃，疆俊带兵追赶。这时，按竺迺早已安排好的蒙古军趁机袭夺了西和州城，并立即又出军从宋军

背后邀击宋军而战，按竺迺也立即回兵而战，宋军人众，双方转战数十里，蒙古军奋力拼杀，宋军溃败，按竺迺遂擒疆俊。宋军余众退保仇池。按竺迺又率军攻下仇池，再力拔平凉，蒙古军军威大震。于是庆阳、邠、原、宁众州俱降。这时泾州（今属甘肃）复叛。按竺迺回军平叛，杀其宋将郭元恕。时众将厌恶泾州之叛，议屠其城，按竺迺不赞成，只诛杀其首恶分子，余皆不论。遂师还原州（今属甘肃）。但城中百姓俱弃老幼，夜半逃走。众将议曰：“降民夜逃，此必反也，宜诛之以警其余。”按竺迺说：“城民逃走非反也，是俱怕我军驱赶他们北迁。”于是派人寻找亡民，并谕之曰：“汝等若走，以军法治罪，且父母妻子俱诛之。汝若归保无它事。明年草青，具牛酒迎师于此州！”于是，民皆复归。

时豪民陈苟集数千人潜入新寨诸洞中，众将议欲以火攻之。按竺迺说：“先招谕之。招谕不出，攻之未晚。”于是遂亲带数名骑兵抵寨前，俱下马解弓矢，召陈苟相谈。陈苟见按竺迺一片诚心，非欺诈也，于是与按相谈。二人议定后，折箭为誓。陈苟遂招呼寨民俱出洞中，大家纷纷跪拜于地上，感谢按竺迺的不杀之恩。

这时，金人仍拒守潼关。自木华黎起，潼关便难以攻破。按竺迺命军攻城，与金军战于扇车回，不胜。此时拖雷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迺便为其先锋。先攻取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时宋人已烧绝栈道，蒙古军复由两当县出鱼关，驻军沔州。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今陕西汉中）。按竺迺借道于桂如渊说：“宋与金结仇已很久了，为何不从我军兵锋，一洗国耻？今我军想借道于南郑，由金州（今陕西安康）、洋州（今陕西洋县）、达唐州

(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会大兵以灭金，这非只利于我军，对宋朝也有利也。”桂如渊揣度蒙古军大兵压境，不借于道，恐蒙军难以回还，于是派人引导蒙古军由武休关东抵邓州，顺便西破小关，金人大惊，谓蒙古军从天而降。于是金平章完颜合达，枢密使移刺蒲阿统帅金十七都尉，领兵数十万，拒蒙古军于邓州。蒙古军不与金军战，而直奔钧州(今河南禹县)，与亲王按赤台等合兵。师三峰山(今属河南境治)下。逢天下大雪，金兵冻僵有倒者。按竺迓先率所部精兵，迎击金兵，诸蒙古军随后战敌，金兵大败。癸巳，金主奔蔡。十二月，按竺迓又从蒙军围蔡州，甲午，金亡。

初，金将郭斌自凤翔突围出，守保金、兰、定、会四州。至是，蔡州城破，诏命按竺迓迎战郭斌。按竺迓带军围郭斌于会州(今青海省西宁)。城中食尽，郭斌带兵欲突围出城逃，在城门处又被蒙古军战败。蒙古军趁势入城，与金兵展开巷战，金兵死伤甚众，郭斌手持宝剑驱赶其妻与子共聚一室，先焚之，尔后自己也投入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儿出，哭着把小孩交于人说：“将军尽忠，忍使绝后，此其儿也，请哀而收之。”言毕，复赴火死。按竺迓闻之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金将汪世显守巩州。皇子阔端围之。命按竺迓往招降之。按竺迓至巩州，晓以大义，汪世显遂率众降。皇兄嘉其材勇，赏物甚厚，赐名拔都，拜征行大元帅。

丙申(1236年)，大军伐蜀。皇子出大散关，分兵令宗王穆直等出阴平郡，期会于成都(今四川成都)。按竺迓领炮手兵为先锋。首破宕昌，攻夺阶州，再攻文州。宋将刘录拒城死守，数月未下，谍知城中无井，乃夺其汲水之道，遂率勇士踏云梯登城，

杀守卫城中女墙者数十人，遂拔其城。刘录战死。这时，按竺迺又招徕吐蕃酋长勘拖孟迺等十族，皆赐以银符，吐蕃族安。后又率军定陇州（今陕西陇县），遂与入大散关的蒙军会合。并进军成都，克之。遂还师。不久，成都复叛。

第二年，按竺迺言於宗王说：“陇州县方平定。但人心未附。西汉阳当陇、蜀之冲，宋和吐蕃均利于入寇，应遣良将镇守之。”宗王曰：“安定反复，制御敌寇，此上策也。但没有谁能替代你。”于是又分蒙古千户五人，隶属按竺迺麾下。按竺迺命候和尚南戍沔州的石门；朮鲁西戍阶州的两水。命军兵修好瞭望敌情的土堡，并派兵加强巡逻，从此，西南诸州蒙军屯守严密，无懈可击，宋兵不敢来攻击。

戊戌（1237年），从元帅塔海率诸翼兵伐蜀。首克隆庆。第二年攻重庆（今四川重庆）。庚子，图万州。宋人派舟师数百艘逆流迎战。按竺迺顺流率劲兵，乘巨筏，浮革舟于其间，弓弩两边分射，宋人不能敌，遂败，入夔门。辛丑，伐西川。连破二十余城。成都守将田显开北门纳蒙军进城。宋制置使陈隆之出奔，蒙军追获之。缚至汉州，令陈隆之诱降宋将王夔。夔不降，于是进兵攻之。王夔乘夜驱赶火牛，突围出奔，遂斩陈隆之。壬寅，会合大军又破遂宁、泸、叙等州。癸卯，破资州。庚戌，按竺迺安抚泾邠二州。宋制置使余玠攻兴元，文州降将王德新乘机自阶州叛，走江油。元宪宗召按竺迺还旧镇。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亲王有异谋者，其属将阿兰答儿，浑都海欲图拒关陇。时按竺迺因年老，委军以其子。忽必烈遣宗王哈丹、哈必赤、阿曷马西讨。按竺迺说：“今内难方平，又有人侵乱关陇，岂臣子安卧之时耶？吾虽老，尚能破贼。”

世祖忽必烈许之。按竺迩遂又引兵出删丹的耀碑谷，从阿曷马，与之合兵并战。适天起大风，白日昏暗，战至下午，大败阿兰、浑都海兵，斩首无法计算。按竺迩与总帅汪良臣获阿兰塔儿，浑都海等。捷闻，世祖赐书褒扬按竺迩的美德风范，并赐弓矢锦衣。中统四年（1263年），按竺迩卒。年六十九。元仁宗延祐元年赠推忠佐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封秦国公，谥武宣。按竺迩有子十人，彻理，国宝最知名，彻理袭其职为元帅。

唆 都

唆都（？～1284年）扎剌儿氏人，元代名将。唆都始为皇宫宿卫，后从征马花国有功。李璫在山东叛元，唆都随哈必赤王去平定叛逆。李璫叛平，元兵还，唆都上奏言于朝廷说：“郡县（指山东、河南一带的郡县）恶少年，多从小路卖马于宋人，请免其罪，（使其）隶籍为兵。”朝廷答应其请求，于是收隶山东、河南一带的年轻无事者入兵籍，得兵三千人。朝廷以一千人给唆都，命唆都为千户，守蔡州（今河南汝南）。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唆都从元副帅阿术征宋，围攻襄阳（今湖北襄樊）。阿术命唆都带兵巡逻。一次，突然遇宋兵近千人，欲偷盗元军马匹，唆都带兵击退，斩首宋兵三百余人。至元九年，元军兵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北），唆都奋勇先登，斩杀守城宋兵，元兵继上，遂破樊城。樊城攻下，宋襄阳守吕文焕也献城降元。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之战终于结束。

唆都入朝见世祖，被升为郢、复州招讨使。至元十一年，唆都移兵郢州的高港，败宋军几百人，获裨、校九人。之后，随元

军渡过长江。

十二年，宋建康（今江苏南京）守将降元。参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抚百姓，并授唆都为建康安抚使。其后，唆都带兵攻平江、嘉兴，皆克之。十三年正月，宋主降元，诏命伯颜携宋主入朝，留参政董文炳守临安（今浙江杭州）。伯颜令董文炳自择副将。董文炳遂择唆都。伯颜从之。这时衢、婺诸州又有人起兵抗元，董文炳对唆都说：“严州不守，临安必危，公往镇之。”唆都遂率兵镇守严州（今浙江建德县）。到严州方十日，衢、婺、徽诸州连兵攻严州城。唆都率元军迎战，胜之，俘获章知府等二十二人。唆都复又带兵去收复婺州（今浙江金华），在梅岭下打败宋将陈路钐，斩首三千余人。后又收复龙游县。唆都再率兵攻衢州，衢州守备甚严。唆都亲自披挂上阵，督士兵攻城，遂拔之。宋丞相留梦炎降。再攻处州，斩首七百余，下之。之后，又连克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的松溪县、怀安县。

至元十四年（1277年），唆都被升为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帅府事，听参政塔出的节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从海上出兵南行，会元军于广州的富场。将行，元信州（今江西上饶）守臣求援说：“元帅不来，信州难守。今邵武方聚兵观战，元帅若明早来，邵武兵必傍晚至。”唆都对大家说：“邵武军不克，则元军腹背受敌，不只是信州不可守的问题。”于是派周万户等先行去招降邵武。唆都带兵趋建宁。在崇安遇宋兵，宋兵军容甚盛。唆都令其子百家奴及杨庭璧等率数队元军攻之；派范万户以三百人伏兵于祝公桥；移刺答以四百人伏北门外。杨庭璧率兵冲陷宋军，宋兵不能挡，于是宋军兵败。至祝公桥，又遇元伏兵，被斩首一千余人。

宋丞相文天祥，南剑州都督张清，合兵攻建宁。唆都乘夜设伏，遂败宋兵，双方又转战至南剑，唆都打败张清兵，夺其城。这时，宋福州降元。唆都复带兵攻兴化军，宋兵闭城拒元而守。唆都临城下，晓喻其降，城上矢如雨下。唆都遂令造云梯、炮石，攻破其城，入城与宋兵巷战一整天，斩杀宋兵三万余人，擒获宋将陈瓚，肢裂之以示宋人。之后，唆都又率兵至漳州，漳州亦拒元而守。唆都先派其子百家奴往会塔出，以合兵共攻漳州，漳州知府何清降。又攻潮州，知府马发不降。唆都恐耽误海上出师、会兵富场之期，乃舍潮州而去。

至元十五年（1278年），唆都率军至广州。塔出又令其回师再攻潮州（今广东海阳县）。于是唆都再回师取潮州。这时，潮州守马发已加强了守备力量。唆都军至，派士兵填塞濠堑，造云梯、鹅车，日夜急攻。马发密派宋兵烧毁元军攻城之具。元军于是二十余日不能攻下潮州城。唆都下令于元军：“有能先登城者，拜官爵；已有官职者，秩升一级。”于是元兵踊跃，总管兀良哈尔率先登城，众兵将继之。于是宋元双方在城头展开激战，一直战到傍晚，宋兵溃败。元军方夺潮州城。潮州一战，唆都名震遐迩。

这年，世祖忽必烈召唆都进朝，世祖以江南已平，将有战事于海外，升唆都为左丞，建行省于泉州，招谕南夷诸国。

至元十九年（1282年），唆都率战船千艘，出广州，从海道攻取占城。占城迎战，号兵二十万。唆都率敢死队士出击，大获其胜，宋兵被斩首和溺死者有五万余人。之后唆都又乘大浪潮再败占城之兵，又斩首六万余人，占城遂降。唆都开垦田地，让民耕种。又下诸夷隘，得谷十五万，供应军饷。

二十一年，镇南王脱欢征交趾，诏唆都率师来会。遂于清化府败交趾兵，夺安义关，降其臣彰宪、昭显。脱欢命唆都屯兵天长以就食，距大营二百余里。不久，有诏班师，脱欢引兵还，唆都却不知道。交趾有人告之，唆都还不相信。及至大营，元大军人马已去。交趾趁机出兵袭击唆都。元军寡不敌众，在乾满江，唆都战死。

朝廷听说此事，赠唆都荣禄大夫，谥襄愍。有子百家奴，也为元之骁将。

纽 璘

纽璘（？～1264年），珊竹带人，元朝名将。其祖孛罗带，曾为太祖成吉思汗的宿卫，后随太宗窝阔台灭金，驻戍河南。其父太答儿，辅佐宪宗蒙哥征讨阿速、钦察等国有功，拜都元帅。岁壬子（1252年），率陕西西海、巩昌诸军攻宋，入西蜀。第二年，与总帅汪田哥夺利州（今四川广元县）。后年又攻碉门、黎雅等城。1255年，兵入重庆（今四川重庆），擒获宋都统制张实。

纽璘伟貌长身，勇力绝人，且多谋略。年轻时便随父出入行阵。丁巳岁（1257年）宪宗命其带一万余人，自利州下白水，过大获山，出梁山军直抵夔门。第二年，兵还钓鱼山，纽璘引军欲与都元帅阿答胡会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宋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都统制段元鉴等，率众据遂江以断元军东路。纽璘军至，无法渡河。于是与宋兵展开激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激战到傍晚，宋军溃败，元军斩杀宋兵将二千七百余人，遂渡过遂江，长驱直至成都。宪宗闻知，赐金帛犒劳纽璘。

这时阿答胡死，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人谋议：“今宋兵日夜逼进，听说我帅阿答胡死，宋军必尽众来攻，其锋难挡。我军又离朝廷远，等到皇上命建大元帅，然后再御敌，恐晚矣。不若推纽璘为帅，以号令诸将，出敌不意，宋必可破。”众人同意他的意见，遂推举纽璘为帅。于是纽率元军大破宋军于灵泉山，乘胜追击，擒宋将韩勇斩之。宋蒲择之兵遂败。元军进围云顶山城，扼据宋军归路。宋军主将仓猝失计，便率兵降元。这时云顶山城内食尽，兵卒亦杀其守将而降。于是，四川成都、彭、汉、怀、绵等州俱为元军所平定。而威州茂州诸蕃人也来归附。纽以金银、竹箭、银销刀，派速哥入朝献上，宪宗赐其黄金五十两赏之，并正式任命他为军中的都元帅。

这时，纽璘所带兵马约两万人，以五千人命拜延八都带领，镇守成都。自己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马湖出兵，趋重庆。冬天，宪宗带军进大获山，纽率步骑兵号五万人，战船二百艘，出成都而发，派张威带五百人为先锋，水路并进，谋划封锁重庆江面，以断吴、蜀之间的联系。之后便令千户暗都刺率舟师而下，纽自率步骑兵南下，旌旗、辎重百里不绝，遂渡泸水，又放舟而东下。蒲择之以兵分道抵御，皆被元军所败。纽率军至涪州（今四川涪陵县），造浮桥，驻军于桥之南北，以拒宋朝的援兵。后闻军士中多有得疟疾者，遂派人进牛、犬、豕各万头，以飨军士。

第二年春，纽璘朝赴行在（元宪宗所在之处）。还军后又攻夺恩、播二州，获宋将一人。宋将吕文焕攻涪州元军所造之浮桥。这时元军得成都不久，士兵、马匹皆不服其水土，多有病死者。他很是忧虑，意缓师以拒宋军。宪宗派人送密旨，令他督战，他不得已出师。仍大败吕文焕军，擒获其将二人，俱斩之。遂班师

北归。吕文焕趁机带兵袭击元军，纽带兵与之战，吕文焕遂退兵南去。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纽璘入朝，世祖赐他以虎符及黄金五十两，白金二千五百两，马二匹。之后，纽璘派梁载立招降黎、雅、碉门、严州、偏林关诸蛮，得汉、蕃人二万余户。未几，世祖诏令速哥分西川兵及陕西诸军隶属纽管辖，以镇秦州、巩州及唐兀之地。

中统三年，宋将刘整献泸州城降。吕文焕带宋兵围泸州，诏命纽璘往援。纽带兵至，又胜吕文焕军。于是迁泸州百姓于成都、潼川之地。四年，纽被刘整所诬告，诏令他还上都和林，验问无据，诏令释之。纽遂还至昌平而死。子，也速答儿，勇智类其父，亦为元军中之骁将。

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1200～1271年），蒙古兀良合人，为元朝名将。兀良合台出身将门，其父速不台胆勇智谋名贯一时。兀良合台颇有其父风范。他初事太祖成吉思汗，时宪宗蒙哥为皇孙，年尚幼小，太祖以兀良合台乃出身世代功臣之家，遂命兀良合台护育蒙哥，并分掌宿卫。几年后，合台始领兵随定宗征女真，破万奴于辽东。不久，又随诸王拔都、其父速不台征讨钦察、兀鲁思、孛烈儿诸部。己酉（1249年），定宗贵由驾崩。拔都及宗室大臣议立宪宗蒙哥（拖雷长子），然事久未决。四月，诸王大会，定宗皇后问所宜立之事，众皆惶恐，莫敢对。兀良合台对曰：“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拔都说：“兀良合台言是也。”议遂定，众

立蒙哥为帝。

宪宗蒙哥继位的第二年，忽必烈以皇弟总兵征讨西南夷乌蛮、白蛮、鬼蛮诸国，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南夷之鬼蛮，即赤秃哥国。癸丑秋，大军自旦当岭入云南境，又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即白蛮。所在寨栅，依次攻下，独阿塔刺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兀良合台使人窥探之，探人回言当先绝其汲道。于是兀良合台率精锐兵卒架炮攻之。阿塔刺派兵来拒，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术迎击之。寨兵退走，合台遂与其弟俱拔其城寨，进师龙首关，以待忽必烈入大理国城。

甲寅（1254年），分兵取附都善阐（今云南昆明），转攻合刺章水城。合刺章，即乌蛮。军抵罗部府。乌蛮大酋高昇招集诸部兵来拒元蒙军，被蒙古军大破于滇可浪山下。遂进乌蛮都城押赤城。押赤城边有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易守难攻。兀良合台派勇士用炮火摧其北门，纵火攻城，然不克。继而令军士轮番击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敌军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蛮兵倦困，兀良合台伺机派其子带兵乘夜五鼓时登城而入，见蛮兵即砍，乌蛮兵猝不及防，不知所措，遂大乱而溃。蒙军至昆泽，擒其国王段兴智及其渠帅马合刺。其余逃散的依阻山谷的乌蛮兵，则令裨将也里等约三日内收服。

之后，兀良合台亲自陷阵鏖战，攻纤寨，拔之。至乾德哥城，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阿术令环城立炮，伺机而发。又令各军士兵运草填堑，众军始集。这时阿术已率所部搏战城上，城遂破。之后，又攻赤秃哥山寨，取忽兰甘城，复攻阿鲁城。自出师历二年，遂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降服乌、白蛮等七十三部，蒙军兵威远近皆知。

1256年，诏以兀良合台与铁哥带儿兵出川蜀，以连接云、蜀。于是兀良合台出兵乌蒙北上，趋泸江，与宋将张都统战，败宋兵三万人，夺宋军船二百余艘，遂通道于嘉定（今四川东山）、重庆，抵合州过蜀江，与铁哥带儿会。

1257年，以云南平，兀良合台遣使报捷于朝廷。且请依汉代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宪宗从之。赐其军银五千两，彩币二万四千匹，授银印，加大元帅。还镇大理。

秋九月，兀良合台遣使招降交趾。交趾不报。冬十月，合台进兵压境。其国主，隔江列象骑、步卒，兵势甚盛。兀良合台分全军为三队过江，彻彻都在下流先渡过，大帅居中，驸马怀都与阿术在后。兀良合台授彻彻都方略说：“汝军既渡过河，勿与之战，彼必来战我部军。驸马遂断其后，汝伺机便夺其船。蛮若溃走，至江无船，必为我擒矣。”但蒙军登岸，即与蛮军战，彻彻都违命，蛮人虽大败，但却架舟逃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锋违我节度，军有常刑。”彻彻都恐惧，乃自饮药而死。兀良合台率军入交趾，为久驻计。军令严肃，秋毫不犯。越七日，交趾国主请降，内附。于是置酒大飨军士，还军押赤城。

第二年，宪宗遣使谕旨，约明年正月会军长沙。兀良合台乃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僮万人，破横山寨，辟老苍关，至宋朝的内地。宋陈兵六万以拒。兀良合台遣阿术从间道带兵冲击宋军的中坚，结果大败宋军，宋军伤亡很大。兀良合台率军乘胜追击，连下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破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潭州出宋兵二十万，断蒙军归路。兀良合台遣阿术与大纳、玉龙帖木儿统军在前，自己则在后，夹击宋军，遂败宋军。

兀良合台率兵南下以来，转战千里，未尝败北可谓常胜之军。其间大小十三战，杀伤宋兵四十余万人，擒宋将三人，俘获无数。

这时，忽必烈已渡江驻鄂州（今湖北武昌），遣也里蒙古领兵二千来援，并加劳问。兀良合台于是从浒黄州北渡，与忽必烈大军会合。

庚申（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夏四月，兀良合台返回上都。又十二年后卒。年七十二。

塔 思

塔思（1211～1239年），一名查刺温，札刺亦部人。父孛鲁，祖父即木华黎。塔思为元朝前期的名将。有英才大略，绰有祖风。其幼时即与常儿不同，木华黎常说：“成吾志必此儿也。”及成年，塔思每语必先论忠孝。常说：“大丈夫受天子厚恩，当效死行阵间，以图报称，安能委靡苟且目前，以隳先世勋业哉！”年十八袭爵，遂至云中（今山西大同）。

时金将武仙叛，并带兵围攻潞州（今山西长治）。太宗窝阔台命塔思出兵援救。武仙听说是木华黎孙塔思来，不敢战，退兵十余里。这时蒙古大军尚未至，塔思只带十余名骑兵窥观敌势，武仙恐有埋伏，不敢进兵，塔思观看完武仙的兵势后，对左右说：“今日已暮，待明早击敌。”是夜五鼓时分，金将移刺蒲瓦袭击蒙古军营，塔思带兵与战，不利，退守沁南。武仙复攻潞州，潞州城陷，蒙军主将任存战死。时在1230年的秋九月。

十月，窝阔台亲征武仙。派万户因只吉台与塔思复取潞州。

武仙得知太宗亲征的消息，急带兵夜间弃城而逃。塔思率蒙古军从半道截杀叛军，斩敌首七千余级，遂复潞州。

1232年春，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率蒙古军与金兵相距于汝、汉之间。金拥有步兵、骑兵共二十万。太宗窝阔台命塔思与亲王按赤台、口温不花合军先渡黄河，以为蒙军的声援。塔思等率兵至三峰山与拖雷军会合。金兵列阵，将要与蒙古军战，适天降大雪，蒙古军乘风雪分兵四出，塔思冒矢石率一部分蒙古军先冲入敌阵，力挫金军的先锋部队，蒙古大军随后全面进攻，金兵大败，损失惨重。蒙古军擒金大将移刺蒲阿，金帅完颜合达单骑逃奔钧州（今河南禹县）。蒙古军又追至钧州，力拔钧州，擒杀完颜合达。

三月，太宗窝阔台北还。诏令塔思与忽都虎统兵，略定河南。河南诸郡州均降，惟汴京（今河南开封）、归德（今河南商丘），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州未下。塔思遣使者见太宗窝阔台请曰：“臣之祖父，佐兴大业，累著勋伐。臣袭世爵，曾无寸效。去岁复失利上党，罪当万死。愿分攻汴城一隅，以报陛下。”太宗壮其言。但令巫人占卜之，不利，乃未允许。

1233年秋九月，随皇子贵由东征，平辽东。擒金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宣抚完颜万奴。完颜万奴统金兵保辽东六、七年之久，至是，遂被平定。

1234年秋七月，塔思朝赴行在（即窝阔台所在之地），时诸王大会。太宗看着塔思说：“先皇帝成吉思汗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指南宋），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如何？”群臣未答。塔思说：“臣家累受世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员驽钝，愿

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太宗面带悦色地说：“塔思虽年少，英风美绩简在朕心，终能成我家大事矣。”遂赐塔思黄金甲、玻璃带及良弓二十，命与五子曲出总领蒙古军南征。于是曲出与塔思率蒙古军首征南宋。

第二年冬，蒙古军攻拔枣阳（今湖北枣阳县）。王子曲出引一部分军队攻打襄阳（今湖北襄樊）、邓州（今河南邓县）。塔思引军攻郢州（今湖北钟祥）。郢州濒临汉江，城坚兵锐，且城外多战舰。塔思命造木筏，筏成，命汶上县达鲁花赤刘拔都儿率敢死士五百人，乘筏进击，而自己则带领骑兵沿江岸发射箭矢，掩护之。蒙古军敢死士个个奋勇拼杀，遂大破宋军船队，宋兵溺死江中者过半，其余宋兵奔入郢州城中。塔思见城坚难以攻破，遂带所俘获的宋兵马牛等数万还军北归。

1236年冬十月，塔思复率军复出邓州，兵至蕲州（今湖北蕲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蕲州派使者献金帛，牛酒犒师，请求说：“宋，小国也，进贡大朝有年矣。惟求大臣以生灵为念。”塔思听此言，乃舍弃蕲、黄二州，转攻符镇，六安县焦家寨。

1237年秋九月，塔思率军由八柳这个地方渡河，入汴京。守臣刘甫置酒大庆殿。塔思说：“汴京大庆殿乃已亡的金主所居之处，我乃人臣，不可处此。”于是只在刘甫家宴饮一番。冬十月，塔思复与口温不花攻光州（今河南潢川），宋主将黄舜卿降。口温不花又攻黄州，塔思遂率军攻大苏山。斩首、俘获甚多。

1238年春正月，塔思率蒙古军至安庆府（今属安徽境治），府内官民皆逃至江东。蒙军再至北峡关，宋将汪统制领兵三千降。塔思将他们迁至尉氏。三月，塔思朝赴行在。

这年九月，太宗宴群臣于行宫，塔思喝得大醉。太宗见其形

容很是憔悴，举止不能持常态，便悄悄对待臣说：“塔思神已逝矣，其能久乎？”冬十二月，塔思还云中（今山西大同）。第二年春三月，卒，年仅二十八岁。其时塔思子硕笃儿尚年幼，其弟速浑察袭其职。

塔思勤谨沉厚，宏论深远，年十八袭爵，出入行阵，多有战功。其英才大略，报国壮志，非同代人所能比拟。惜常年征战，积劳成疾，英才早逝。然其兵入汴京，也可慰其祖地下之灵矣。

董俊

董俊（1186～1234年），字用章，真定（今河北正定）藁城人。元代名将。年少时，董俊曾力耕田垄之间。成年后方开始涉猎史书，知古今之变。金贞佑年间，边事方急。藁城令募兵备战。并以射上中者，即射技最优秀者，拔为将。当时应募者不少，都未有能射上中者。独董俊连发中的，便被拔为将，成为所募之兵的将领，出兵迎敌。1215年，蒙元大将木华黎率师南下，董俊遂降木华黎。

1219年，董俊因功升中山府令，佩金虎符。时金将武仙据真定，周围诸城县皆附应武仙。董俊率众乘夜入真定府，赶走武仙。而周围诸城县又皆附董俊。

第二年，金朝发大兵增加武仙的力量，董俊辖区中的李全叛董俊而投靠武仙。当时，董俊率兵屯守曲阳。武仙凭借军力雄厚来与董俊战。董俊毫不畏惧出兵迎战，在黄山下，董俊终于打败武仙军，武仙逃走。木华黎得捷报后，授董俊为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屯驻藁城。时，武仙势孤计穷乃降元军。一天，董

俊谒见木华黎说：“武仙狡诈，其心不可测，恐难为我军用，请防备之。”木华黎同意董俊的看法，但仍授武仙为左副元帅。

藁城县后升为永安州，其军政之事仍由董俊负责，驻永安，号其军众为“匡国军”。

1225年，武仙果杀都元帅史天倪叛元。据真定而附金。而真定附近的郡县皆又附应武仙。董俊兵不满千人，以孤军处于叛军之间，只好据守永安。武仙率叛军攻永安，无所获，于是纵士兵蹂躏庄稼。董俊见其军无状，乃呼叫武仙，对武仙说：“汝欲得百姓，却夺百姓之食，此不仁不义之事，即使贼盗也不去作！”武仙遂惭愧领兵而去。董俊率兵出城袭击武军，武军败退。后来，董俊与史天泽再次夜入真定，赶走武仙，史天泽于是为真定帅。

1233年，董俊会合众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哀宗在汴城中。第二年，金哀宗由汴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众军追围之。金兵夜出，袭击董俊等部诸军，董俊力战而死，年四十八。

董俊年幼丧父，侍事母亲以孝闻于世。待族亲诸人，推以恩德。即使里夫家僮，亦接之有理。攻克汴京时，以待其轴为贤者，请至家而教诸子。常说：“射技，百日事可；《诗》、《书》，非长期学习不能通其意。”又多次告诫诸子说：“我本一农夫，逢天下遭乱，方起兵以忠义事主，仅立门户。深愿尔等努力种田、读书，勿求非望，为吾累也。”

董俊以忠实自许。不因事之危险或平易变化。每临战阵，勇气慑众，立矢石间，也镇静若无事，即使受伤也不为动。常羡慕马援之为，说：“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故每战必持枪先士卒而战，有人劝其不必如此，董俊说：“我为人臣，敌人在前，我

怎能不拼死而战，反去寻求安全呢！”

先在戊子岁（1228年）时，董俊曾朝于行在（即皇帝所在地）。时诸将献各地户口，大都虚报多数以向朝廷要利。董俊认为：“民实力而报数多，他日朝廷按所报户数征求赋税，则必然是靠重敛百姓以承命。所以，这样做是个人得利而百姓遭困也。”

永安节度使刘成在威州叛附武仙，董俊下令说：“叛逆者，只一人。其余诸人若能离开逆贼，即忠义之士。我必会给其家以财，并向朝廷为之请官。”刘成部下见令，果然纷纷离开刘成又归附元朝。

元军南征，宋兵被俘者不少，许多人都愿归为董俊之奴。董俊保全他们的家庭，又全部放归他们，使他们仍旧为民籍。邻境人有被掠卖者，董俊用自己的钱代为他们赎回。董俊天性之美盖是如此。

董俊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大小百战，无不克捷。士兵皆乐为其用。其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来欢颜共语；见惰者，则常怒而罚之。故其所治之境，民皆富实。而百姓也惟恐其离去也。

董俊死后追赠翊运效节功臣及太傅、上柱国等职。封寿国公，谥忠烈。

史天倪

史天倪（1186～1225年），字和甫，燕之永清（今属河北）人。元成吉思汗时名将。曾祖史伦，少好侠，以侠义称于河朔。因筑室掘土得金，但重义轻财。甲子岁，天大灾，史伦出己粟而

赈饥民，士皆争附之。史天倪之祖史成珪，倜傥有父风，遭乱，盗贼四起，乃悉散其家财，唯存廩粟而已。

天倪之父秉直，读书尚气义。成吉思汗时，木华黎统兵南伐，所向披靡。不久，木华黎率军取涿州。秉直聚族众谋曰：“方今国家丧乱，我家百口余人，何以自保？”又得知降蒙古国者皆免死，秉直遂率乡里老幼数千人，去涿州（今河北涿县）蒙古军军门前，降木华黎。木华黎欲用秉直，秉直推辞，而荐子天倪。于是木华黎以史天倪为万户，而命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居霸州（今河北霸县）。甲戌年（1214年），史秉直跟随木华黎攻取北京。第二年，北京降，木华黎遂以乌野尔为北京路都元帅，而令史秉直掌执尚书六部事，总理军饷。自是军中未尝乏粮。

史天倪为秉直之长子。天倪始生时，白气贯庭。未成年时，便姿貌魁伟。有一道士见而惊异地说：“此乃封侯貌也。”及长，好学，日诵千言。金卫诏王大安末年（1211年），天倪举考进士不第，于是长叹说：“大丈夫立身，岂独以文章哉？若使我拥百万之众，杀敌疆场，功名唾手可取也！”于是天倪入见木华黎，木华黎见而奇之，遂以天倪为万户，统率诸路降卒，并跟随木华黎攻伐三关以南，至于东海。所过州邑皆下。史天倪进言于木华黎说：“金人放弃幽燕，迁都汴京，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乃是金人之腹心之地。我军若得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以扼其喉襟，则金人虽有辽阳（今辽宁辽阳），终不能保矣。”木华黎觉其言之有理。

此前，河朔诸郡集结“清乐社”四十余处，每社近千人。适天倪曾祖史伦卒，于是众人遂画史伦像而祭祀之。到史天倪时，其社犹存。史天倪借承祖德，选其中壮勇之士约一万人为义兵，

号“清乐军”。并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所向无敌，分兵攻取三河、蘄州，诸寨望风而附。甲戌岁（1214年），史天倪于燕燕幄殿朝见太祖成吉思汗。向太祖陈献奇谋大计，太祖称善，遂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遂从木华黎攻取高州，又攻取北京，皆不战而克。

乙亥岁（1215年），授史天倪为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奉诏南征。先围平州，金经略使乞住投降。进兵真定（今河北正定），金守将武仙，固守不下。遂移军攻大名（今河北大名）众谓大名城坚不可击，天倪命攻其城之西南角，劲卒屡上屡退，天倪遂身先士卒，率先登城，宋兵躲避，大名遂破。丙子岁（1216年），与木华黎兵会于燕南，而清州监军王守约、平州推官合达，又俱以城叛蒙古。连谋越海归附金国。史天倪率兵追袭至乐安。合达借益都（今山东昌乐南）行省忙古兵来拒史天倪。天倪杀败其军，杀王守约，擒忙古，斩金兵万余人。

丁丑岁（1217年），史天倪率兵取山东诸郡。其部卒中有杀百姓之小猪者，史天倪立刻斩首以示众，军中遂肃然，于是远近响应。中山、赵州、邢州、威州、磁州、洛州等城，皆望风而降。1218年，史天倪从木华黎攻取河东诸地。至绛州（今山西绛县北），其城墙甚坚，牢不可破。史天倪命挖地道直通城楼下，地虚，楼陷，绛州遂拔之。木华黎大喜，赏给天倪以绣衣、金鞍、名马。第二年，还军真定，武仙降。木华黎遂授史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以武仙为副职。

史天倪进言于木华黎说：“今中原粗定，而我军所过之处仍有纵兵抄掠的行为，此非王者市民代罪之意也。且大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能复效暴者之所为乎？”木华黎曰：“善。”于

是下令：敢有剽掠者，以军法惩处。明年，金怀州元帅王荣、潞州之帅裴守谦、泽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之后，又攻济南水寨，破之。

1223年，史天倪兵向山西，连克三关，不过旬日，便定四十余寨。遂又兵至河卫。史天倪高兴地说：“河卫乃夷门之门口也，河卫破，则夷门不能守矣。”这时，蒙古军将严实带兵来会。请自攻河口。天倪说：“合达、蒲瓦，亦劲敌也。”严实说：“不难。我为公破之。”第二天，严实带兵与蒲瓦兵战于南门，合达忽然从北面带兵杀来，严实不能抵挡，遂败，并为二金将所执。天倪说：“合达必在今晚缚严实去汴京。”于是急令冯存、杜必贵，率壮士一千三百人，埋伏于延津柳渡一地。果然，合达夜缚严实过延津，遇冯、杜所率之壮士，接战，合达败走，严实得以脱身归来，而杜必贵战死。不久，成吉思汗命史天倪回军真定。

1224年夏，大名总管彭义斌带宋兵犯河朔，史天倪又率兵迎战宋兵于恩州，义斌战败，遂入保大名。第二年，史天倪兵还。闻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蒙，天倪遂率兵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武仙怒，谋作乱。乃设宴邀请史天倪。有知其谋者，劝史天倪勿往，天倪未听，遂去，被武仙所害。

初，天倪赴真定，其父秉直密戒之曰：“观武仙之言辞气色，终不会被我所用。宜小心备之。”天倪说：“我以赤心待人，人若负我，天必不容。愿无虑。”秉直乃携带其孙史楫、史权还北京。到史天倪被害，人服秉直之见。天倪死时，年三十九。妻程氏，闻乱，恐被贼军所污，乃自杀。天倪子五人，除楫、权已至北京，其他三子尚年幼，俱死于难。史天倪弟史天泽，为元朝著名相臣。其子楫，官为真定路兵马都总管，佩金虎符。为政有方，有贤名。

张 柔

张柔（1190～1268年），字德刚，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兴人。元代名将。张柔初为金臣，后降依成吉思汗。历经太祖至世祖五朝，大小百余战，战功卓著。另战有奇谋，常以少胜多，故名震河朔。官至河北东西路都元帅，加荣禄大夫，进封蔡国公。

一、降元报义 败武辟地

张柔年少慷慨尚气节，善骑射，以豪侠闻名于州郡。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年），河北盗贼群起，张柔率本族人守保西山东流寨。他选拔壮士，训练队伍，盗贼始终不敢犯寨。该郡有一个叫张信的人，假借张柔的名声，收纳流散百姓的女子为妻，张柔知道后，打了张信一百鞭子，遣送女子回家。张信遂恨张柔，暗中谋结党人欲害张柔。未过多久，张信犯罪当杀，张柔竟不记前嫌救了张信。于是远近皆知张柔乃贤达之人，故骁勇之士多慕其义投奔到张柔这里来。

金中都（今北京）经略使苗道润知张柔之贤，便提拔张柔为定兴令，后迁升为青州（今山东益都）防御使。并上表朝廷嘉表张柔之才。金朝遂封张柔为昭毅大将军，并兼雄州（今河北雄县）管内观察使。不久，苗道润被其副将贾瑀所杀，贾派人用好语告知张柔说：“吾除去苗道润，是多亏你不出兵助苗也。”张柔怒斥其使者说：“贾瑀杀我恩人，吾食其肉尚未足快意，今日反以此言相戏耳！”遂令人写讨檄文，召告苗道润所部将士，齐会于易州。待众兵将到来后，张柔当众发誓，定为苗道润报仇。众

人都被他的言语感动地流下眼泪。这时，原苗道润麾下的何伯祥，得道润所佩金虎符，便拿出来献给张柔。于是，众人便推举张柔为行经略使事，统帅各军。这事传至朝廷，金朝便加授张柔为骠骑将军、中都留守等职，并行元帅事。

1218年，蒙古军兵出紫荆关，张柔率所部迎战于狼牙岭。激战中，张柔的战马中箭倒地，张柔被俘。蒙古军将闻其名，不杀而劝其降。张柔见金大势已去，蒙古国威振四方，将来必成事业，便率众降蒙元。成吉思汗仍复其旧职，令其便宜行事。张柔遂召集所部人马攻下河北雄、易、安、保诸州，并在孔山攻破贾瑀军，杀了贾瑀，以祭苗道润之灵。之后率军屯治满城。

金真定（今河北正定）帅武仙，率兵数万来攻满城。张柔出奇兵击退武仙军，又率军乘胜攻下完州，执获州佐甄全。甄全不屈，欲慷慨就义，张柔感其壮节而释降之。并升甄全为完州守，仍统兵守完州。

第二年，武仙复来攻张柔军，张柔又败武仙军，并进而拔取郎山、祁阳、曲阳等城，附近城寨闻风而降。不久，中山反叛，张柔引兵围中山，与武仙将葛铁枪战于新乐，适流矢射中张柔的面颌，断其二齿，张柔拔箭继续而战，众军士见此，遂奋力拼杀，金军大败，张柔军斩首金兵数千人，并擒藁城令刘成，遂攻下中山。

金将武仙再会兵于满城攻张柔军。张柔带伤登城拒战，不料又为金兵流矢所中。武仙兵望见，皆大声呼喊：“张柔中箭矣！”众回视张柔，张柔仍屹立城上沉着指挥作战。不一会儿，张柔令开城门突然出战，武仙兵不及提防，又溃败。张柔带兵追至鼓城。武仙逃走，鼓城孤城而守。张柔侠肝义胆，令众军勿动，自己单

骑入城，见其守将谕以祸福，鼓城乃降。之后张柔率军遂平定冀州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辟地千余里。

张柔屡败武仙军、又连克三十余城，于是亲往成吉思汗行在报捷。张柔刚至宣德（今河北宣化），易州军反叛，并驱逐易州守卢应的妻子，进据西山马头寨。张柔得知消息后，丢弃辎重，率军而还。出奇兵破马头寨，诛杀叛逆，送归卢应妻子。成吉思汗闻报，加封张柔为荣禄大夫，河北东西路都无帅，号拔都鲁，置官属，所部将士各有升赏。

二、免祸治保 伐金礼士

蒙元燕帅孛赤台数次凌辱张柔，张柔不为所屈。孛赤台便谗言张柔于中都行台：“张柔骁勇无比，从前被执而降，今却委以重兵，战胜攻取，威震河朔。今若不图，后必难制。他常欲杀我，我故不敢南下也。”中都行台信其言，乃召张柔至中都。张柔应召而去，却被幽禁于土室之内。孛赤台用帐篷盖于土室之上，并令精兵守在土室周围，以防张柔逃跑，准备在第二天杀死张柔。不料，在当天夜晚孛赤台突然暴死，张柔于是方免一死。

张柔得免，遂还镇所。之后又与武仙战，再胜武仙，朝廷下玺书，授张柔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又随国王孛鲁，攻打贼将李全，败李全于益都（今山东昌乐县南）。丁亥年，移军治守保州（今河北保定）。保州地处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但保州自遭兵火之灾，城池荒废十五年之久，且盗贼出没其间。张柔到保州后，对保州重新规划治理，定居民之所，置管衙之所在，引泉水入城，疏通沟渠以排污秽，并开市通商，保州百姓逐渐富裕。同时，张柔还注意学校教育，迁校址于城东南，并增设原有

的学校机构。

1234年，张柔随拖雷（成吉思汗第四子）伐金，对其部下说：“自用兵以来，我杀人很多，很难说其中没有被冤枉的人。今后，非与敌战，誓不杀也。”这时，张柔率军围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西北处。金兵屡次出战，张柔总不应战。有时却突然单骑冲入敌阵，左冲右突，金人莫敢抵御。金哀宗完颜守绪这时从汴京突围而出，驻迤麻岗，欲取卫州（今河南汲县）。张柔合诸路军击败金军，金哀宗又逃奔睢阳。而其臣崔立以汴京降元。张柔带兵入城，于金帛等物分毫未取，独入史馆，收取《金实录》及秘府图书保存之。又访求有声望的燕赵故族十余家人，令军士护送归乡。之后，派兵围睢阳，金哀宗又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城城高壁坚，金兵又依恃柴潭险要阻击元军。这时宋军统帅孟珙带兵、粮会合元军。宋兵在城南开渠道以引走潭水，城下潭水遂干涸。宋兵于是越过城壕而攻城。金兵恐惧，于是开城南门，出兵求死战以突围。这时，张柔仅以步卒二十人突入敌阵中，并催促聂福坚先登城，擒其二将而归。之后，派张信占据了蔡州内城，诸军齐进，蔡州城攻破。金哀宗闻城破自缢而死，诏命屠城。

时有元军一小校绑缚十人以待杀戮。其中一人形貌独异，张柔问之，方知其为金朝状元王鹗。于是张柔亲自为其解缚，以宾客之礼待之。金亡，太宗窝阔台历数张柔的战功，赐张柔以金虎符，升为万户之职。

三、转战徽、鄂 献录营都

金亡后，元军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征战。张柔先随皇子阔出攻

拔宋朝的枣阳（今湖北枣阳县）城，又从大帅太赤攻徐州、邳州。后又屯兵曹武以逼宋。再会诸军取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后率兵直趋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攻破三山寨，至太湖中得战船，沿江而战。屯军于黄州的西北隅。这时，宋军中有乘舟出者，张柔说：“这是宋军派人侦察我军的虚实，其今夜必来袭吾营。”于是，张柔把全军分作三队而待宋军。二鼓时，宋兵果至，张柔令三队军掩击宋军，宋兵惊退，溺死于江水者甚众，被俘者有数百人。第二天，张柔带兵攻黄州城东门，城上矢石如雨而下，张柔军不能进，稍退。不多久，张柔组织起敢死士数十人，并亲自率领他们，奋力大呼而进，竟所向无阻，执宋俘而还。宋军见状恐惧，于是主动请和，张柔方引军还。

元军大帅察罕攻滁州（今安徽滁县），张柔亲带二百轻骑前往助战。这时在宋庐州（今安徽合肥）、泗州（今江苏盱眙北）、盱眙、安丰四州郡之间，宋军屯戍相望，防备甚严。有人劝张柔道路阻隔不要前行。张柔不听，带兵且战且行，经过大小二十余战，方到滁州。这时滁州尚未攻下，察罕以时间已久，意欲退兵。张柔请率兵决战，察罕从之。

第二日，张柔带兵列阵，宋骁将出来挑战，张柔假作退却，宋将骄横，拍马追柔。待快追上时，张柔用槊将宋将击下马，而宋将却执张柔马缰拽柔马入其阵，飞石又打中张柔的鼻子，元军急杀而上，双方混战，张柔得还。张柔裹好伤口复又出战。当夜，张柔派巩彦晖劫其营，焚城东南隅，张柔趁势率士卒五十七人先登城，元军继上，滁州城终于被攻破。此后，河南三十余城皆属于元军的管辖。

元宪宗蒙哥时期，张柔移兵屯亳州（今安徽亳县）。当时亳

州四周皆水，没有舟船则无法进城。张柔遂建桥梁，连结汴堤，以通商贾之利。在亳州，又复建孔子庙，设学校校官，招收教育亳州子弟。张柔入朝奏其治，宪宗很高兴，赐衣、甲、金银符嘉奖之。

1259年，张柔分裨将张果、王仲仁，随宪宗蒙哥攻蜀；王安国、胡进等人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自己率一部分军队随忽必烈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忽必烈由大胜关出兵，张柔由虎头关出兵，遇宋兵于沙窝，张柔派了张弘彦击败宋军，并与守关兵战，又败之。这时，忽必烈正从阳罗渡过长江，催促张柔会兵于鄂州。两军会于鄂州，忽必烈指挥攻鄂州，但百余日仍攻不下。忽必烈对张柔说：“吾乃猎者，无法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而取之。”张柔领令。于是命何伯祥造鹅车，掘地洞以进其城。另又遣勇士登城，攻其西南隅，屡破之。正在这时，传来宪宗蒙哥的恶耗，忽必烈遂北返，命张柔统领蒙、汉军以待后命。张柔于是兵戍白鹿矶，以作久驻之计。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为元世祖。诏令张柔班师。这时忽必烈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登帝位，忽必烈亲自率大军北征，令张柔入卫。张柔至庐朐河（今芦沟河），有诏止行。分其兵三千五百人守卫京师，并以张柔子张弘庆为质。1261年，张柔把《金实录》献给朝廷，并请致仕还乡。于是封张柔为安肃公，准其请，令其第八子弘略袭其职。

至元三年（1266年），加张柔为荣禄大夫，行工部事。负责营建大都（今北京）事务。四年，进封蔡国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追赠太师、上柱国等职，谥武康。

史天泽

史天泽（1202～1275年）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为元朝著名将相。史天泽出身当地豪族，父、兄都效力于蒙元王朝。他晓文习武，曾随窝阔台南下灭金，也从蒙哥入蜀攻宋，转战南北，战功卓著。史天泽功高德望，官至枢密副使、中书右丞相。在元太宗、宪宗朝时，他率军积极稳定了河北、河南的局势，使蒙元王朝无中原之忧。在元世祖时，他出将入相十几年，于朝政的治理及平定江南、早日统一全国，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史天泽病逝于河北真定（今正定县），年七十四。

一、报兄长仇 复真定城

史天泽之父史秉直，为当地豪族。木华黎率元军入河北时，史秉直率家族乡人千余人投奔木华黎，因而受到木华黎的信任与赏识。史天泽为史秉直的第四子，身長八尺，声如洪钟，勇力过人，善骑射。起初，木华黎以天泽兄史天倪为真定府兵马元帅，而命天泽为帐前总管。1225年，史天倪让天泽护送其母亲归北京，于是天泽离开真定护母北行。天泽刚离真定不久，真定兵马副元帅武仙以宴请史天倪为名，杀害了天倪，据真定而叛。真定府幕僚王缙等人急忙逃出真定，在燕北追上正护母北行的史天

泽，告有凶耗，并说：“武贼变起仓猝，史公部属皆逃散，多在近郊，若公能回辔南行，原史公之部属不招自至矣。”史天泽听后毅然地说：“兄长之仇，义所当报，虽死也不能躲避。况此南行也未必死耶！”随后安排好母亲之事，当即易换甲衣旗仗，回马南行。史天泽等人行至满城，已得原来部属甚众。史天泽便命监军李伯祐去见国王孛鲁，告知其事，并请孛鲁派元兵援助。

国王孛鲁先命史天泽袭其兄职为真定府都元帅，然后派元大将笑乃碍领蒙古军三千人出援史天泽。元兵到，史天泽遂率领人马先攻取庐奴城。武仙骁将葛铁枪率万人来战。史天泽带兵迎战。天泽身先士卒，勇气百倍，众军士也个个奋勇向前，叛军不能抵挡，退至泃河，又乘夜而逃。史天泽又带兵追击，终于追上叛军，大败贼众，并生擒葛铁枪。元军获兵甲辎重甚多，于是军威大振。接着，史天泽又带兵攻下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横扫无极（地名），攻拔赵州（今河北赵县），进军野头（地名）。这时，史天泽兄史天安也率兵来助，于是二人又合兵攻武仙。武仙势困不能抵挡，遂败逃，奔双门。史天泽于是收复真定。

时有大名（今河北大名）府总管彭义斌，暗中勾结武仙，欲夺取真定。史天泽派兵与蒙古军分别扼守诸要隘，使武仙不能进兵，彭义斌遂势穷。于是彭义斌率部众进山，焚山自守。史天泽先遣锐卒摧毁彭义斌叛军锐气，然后亲自带铁骑直捣贼穴，擒彭义斌，斩之。

武仙丢失真定并不甘心。又派人混入真定府城中，与城中武仙的死党相约，以大历寺为内应，遂乘夜斩关率军入真定城，复占据真定。时史天泽猝不及防，急引步卒数十人，从城东逃出。至藁城，史天泽求援于董俊。董俊拨给史天泽锐卒数百名。史天

泽带数百名锐卒乘夜赶回真定，恰好笑乃碍引蒙古兵也赶来，于是二次合兵攻入真定，捕叛军贼人三百余名，武仙仓惶出逃，只带数名骑兵，退入西山抱犊寨自保。

当时，笑乃碍痛恨真定百姓反覆从敌，驱赶万余人至城外欲杀之。史天泽闻知赶到城外，对笑乃碍说：“百姓皆吾民，所从贼皆因贼胁迫耳。今杀之何罪？”经史天泽力争，笑乃碍乃释民还城。此后，史天泽修缮城池，建立楼橹，为不可犯之计；同时又招集流散之民，存恤困贫，真定方人心安定。

史天泽以西山抱犊寨乃武仙的巢穴，不马上剪除，后必为患。于是率兵又急攻之。武仙不能抵挡，遂逃走。史天泽又率兵攻下蚁尖、马武等寨，军威远震，金相州、卫州的守官先后来降。

二、追金末帝 收宋边城

1229年，太宗窝阔台继位。议立三万户（官职名），分别统领汉人军队。史天泽适入朝，朝见太宗窝阔台。于是便命史天泽为真定、河间（今河北河间）、大名、东平（今山东东平）、济南（今山东济南）五路万户。

第二年冬，武仙又屯兵卫州（今河南汲县）。史天泽又合诸军围之。金大将完颜合达以兵十万援助武仙。开始，元诸军战不利，诸将也逃走。史天泽独以千人绕出金军背后，打败一金都尉军，复又与元大军合，再攻武仙，武仙再逃走，卫州遂收复。

1232年，窝阔台由白坡渡黄河，诏命史天泽率兵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会兵河南（今河南洛阳）。史天泽率兵至河南，拖雷（成吉思汗第四子）已率军在三峰山大破金军二十万人。于是窝阔台又命史天泽在京东一带，招降太康、柘县、瓦岗、睢州

等县郡，追斩金将完颜庆山奴于阳邑。夏天，太宗还北，留拖雷总领诸路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哀宗完颜守绪在汴京城城中。

1233年，金哀宗从汴京突围而出，命金大将完颜白撒率军袭击新卫（今属河南）。史天泽率轻骑驰赴新卫。待兵至，金军已将新卫城团团围住。史天泽率轻骑奋戈力战，冲开重围至城下，对城上守将高声呼喊说：“汝等勉力杀敌，援兵就至！”复转身杀入敌围中，金兵无敢挡者，皆披靡而退。待大军至，合击金兵，金将白撒逃蒲城，史天泽尾追其后，时白撒尚有兵八万人，但已军势不振，被史天泽等诸军俘斩殆尽。而金哀宗只船东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史天泽再追金主于归德，与诸军会合。

新卫达鲁花赤撒吉思不花，欲抵城背水而营。史天泽说：“此非驻兵之地。若敌出城来战，我等则进退失据矣！”撒吉思不听。当时史天泽正好有事回赴开封，等到办完事赶回来时，撒吉思等已全军覆没。

金哀宗又逃出归德，奔蔡州（今河南汝南）。窝阔台命元帅倭盖率大军围蔡州。史天泽所率军驻蔡州城北。大军攻蔡，史天泽命士兵结木伐暗渡汝水，与金守城军血战连日。1234年春正月，大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亡。史天泽还军真定。

1235年，元军伐宋。史天泽随皇子曲出攻打枣阳（今湖北枣阳县）。史天泽身先士卒，先登枣阳城，遂破其城。之后，史天泽随皇子曲出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宋军以舟船数千只陈列于峭石滩。史天泽仅以二船载敢死士直捣宋船阵，宋船阵遂乱，溺死者以万计。

1237年，史天泽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

史天泽率兵先攻破外城，再攻子城，遂破光州。之后，又率军攻复州（今湖北沔阳）。宋兵以舟船三千锁湖面为栅。史天泽说：“栅破，则复州自溃。”于是亲执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宋船栅。不到一个时辰，宋船栅被攻破，复州守将害怕，请降。攻降复州后，史天泽又率兵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天泽立营，宋兵夜出袭营，天泽亲手击杀数人，所部兵赶来，宋兵不能敌，逃回时落淮水者无数，至是天泽率兵乘胜南进，所向皆克。

三、治政扫弊 伐宋出师

史天泽才兼将相，领兵无往不克，治政思纯虑远，刚果有谋。宪宗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尚在藩邸。他极知汉地之民非易治、而河南尤甚。于是忽必烈荐举史天泽为经略使，治河南诸地。史天泽奉命到河南后，兴利除害，政无不举。果断处决了郡县长中特别贪横的二个人，于是境内大治。

时阿兰答儿负责朝廷南面的财赋之事，他对诸路官员严加催取，致锻炼罗织，无所不至。史天泽到河南后，因是勋旧之臣，故阿兰答儿对史天泽独加优容。一天，史天泽对阿兰答儿说：“我今为河南经略使，而汝不责我，却织罪他人，我何安乎？”阿兰答儿明白了史天泽的委婉劝告之意，于是略有收敛，河南诸官也因此而如释重负，获益非浅。

世祖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俱奏疏以对。其大略云：“朝廷当先立省部以正纲纪；设监司以督诸路；施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俸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忽必烈嘉纳其言。

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五月，拜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

史天泽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国安民之术，均次第施行之。后又定省规十条，以正庶务。至元元年（1264年），加史天泽为光禄大夫，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

至元六年，忽必烈因南宋未附，议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再入江南。遂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出到边境考察筹划此事。天泽与驸马到边境后，调查了解了宋边境的情况，并在要冲之处增设城堡，以割断宋人将来相援之势。至元十年，史天泽与平章政事阿术率军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北），拔之，襄阳也由是降元。

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诏命史天泽与丞相伯颜总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征伐南宋。天泽与伯颜受命而行。行至郢州（今湖北钟祥），史天泽有病，还襄阳。忽必烈遣侍臣赐以葡萄酒，且谕之曰：“卿自朕祖宗以来，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异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为忧。可且北归，善自调护。”史天泽还至真定，世祖又派天泽子史杠与上医驰视，赐以药饵。天泽附奏曰：“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至逝世，语不及其它。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当史天泽病逝的消息传至京师，世祖忽必烈为之震悼，众将臣亦为之惋惜。追赠太尉，谥忠武，立庙祭祀。

四、将相一朝 风范百世

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刚二、三年，史天泽便身兼将相重职。这不仅在当时的汉族官员中，即使在蒙古族官员中，亦无出其右者。但史天泽在平日却未尝自矜其能，拜相之日，门庭悄然，如往日一般。有人劝其自张其势，史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说：

“愿相公无权。爵禄刑赏，天子之柄，何以权为！”因此谢之，而言者惭服。

金末时，名士流寓失所，史天泽鉴而纳之，并始终以宾礼相待。后战乱平定，史天泽又尽力使这些名士各得其所。以后，这些名士多有显达者。

元军破归德，史天泽释留李大节而不杀。后送至真定，署为参谋。卫州是朝廷封给史天泽的食邑，史天泽却将卫州交给王昌龄去治理。时天泽部属中旧人多不平，但又找不出王昌龄的任何治州缺点。史天泽知人之明，克己奉公如是。

中统三年时，李璫暗中勾结宋人，据益都（今山东昌乐县南）叛元。继而又攻陷济南（今山东济南）。忽必烈派亲王哈必赤讨叛。然贼势凶猛难抑。忽必烈复又派史天泽前往，临行责以专征，令诸将皆听其节制。但史天泽到军中后，未尝以世祖手诏示人，只是向亲王建议：用围而不打，令其自困之法败李璫。后李果困厄而败，被元军生擒。回朝后，世祖慰劳封赏，史天泽将功悉归于众将，而诸人方知世祖临行有手诏之事。

史天泽在宪宗蒙哥朝时就曾奏曰：“臣始摄先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权。臣复入叨寄语，一门之内，处三要职，分所当辞。臣可退休矣。”宪宗说：“卿奕世忠勤，有劳于国，一门三职，何愧何嫌！”终不许。李璫兵变后，朝中有人谓李之叛，盖由诸侯权太重。史天泽遂奏曰：“民兵之权，不可并入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共十七人。

金亡之际，政烦赋重，百姓多借钱于西北商人，以交纳赋税。但其所贷之钱，利息累增，竟高于本钱数倍，时谓之“羊羔息”。

而民无法还贷。史天泽于是上奏，请官府为民偿还一年本息，并请止羊羔息事。太宗窝阔台准其奏。继而又逢灾年，岁饥。河北境内又有借贷充贡赋者，积贷银至一万三千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并率族属官吏代为偿还。民甚感激之。

《元史》称：史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比之於郭子仪、曹彬”。此论甚当。天泽虽是一朝将相，其言行足可风范百世。

伯 颜

伯颜(1236~1295年)，蒙古八邻部人。为元朝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伯颜出生宦宦之家，曾祖曾事成吉思汗，祖父、父亲相继世袭为官。伯颜随父生长于西域。后入朝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欣赏和重用，历任中书省和枢密院要职。世祖至元十一年，奉命伐宋，十三年正月南宋幼帝请降，元军进临安。至元十四年后，伯颜又屡次受命出兵西北，平诸王、宗王之乱，获得成功。伯颜宏谋远识，运兵有方略，兵伐南宋，出奇制胜，措置得体，为元朝平复江南，统一全国，结束一百五十余年来南北对峙、隔江而治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其后平定西北诸王之乱，又为捍卫国家的统一，安定民生，作出了贡献。

伯颜为官清正，才兼将相，忠心职守。深略善断，将臣皆服。官至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去世后，大德八年，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追封淮安王。谥忠武。

一、入朝见信 受任征宋

伯颜的曾祖名述律哥图，事太祖成吉思汗，任八邻部左千户之职。其祖阿刺，袭父职，兼断事官。因平忽禅有功，成吉思汗就把八邻部这块土地赏赐给他，由他管理食用。伯颜父亲名晓古台，也袭父职，但随宗王旭烈兀（成吉思汗孙、拖雷之子）开拓西域，于是伯颜是在西域长大的。

元世祖至元初（1265年至元元年），旭烈兀派伯颜进大都（今北京）入朝奏事，时伯颜年三十左右。世祖忽必烈见其形貌丰伟，听其谈吐不凡，很为欣赏，于是说：“伯颜非宗王之臣也，留京城让他随朕办事。”于是伯颜乃留京师，供职于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曾与伯颜论谈国事，伯颜的所谈所识总比当时的朝臣要高一筹，这令世祖更加礼待于他。遂下敕书，让安童（中书右丞相）的女弟嫁给伯颜，并说：“作伯颜的妻子，不愧对你们的家族。”

至元二年（1266年）七月，遂任伯颜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当时朝内诸部司凡难以决断之事，告于伯颜，伯颜总是从容地以一、二语就断之。众皆服。谓伯颜“真乃宰辅也”。至元四年，改职为中书右丞。七年，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年春，受世祖之托，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

先是阿里海牙率军收克襄阳，于是上奏曰：即克襄阳，乘胜顺流而下，长驱入兵，宋朝可平。世祖看后令丞相史天泽议此事。史天泽说：“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事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世祖于是说：“伯颜可。”自是遂定举兵伐宋，命伯颜与史天泽并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

带兵南下。适史天泽有病，上表请专任伯颜。于是又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秋七月，伯颜辞行于宫中，世祖谕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以伯颜为统帅，发大军二十万征南宋。九月，大军会师于襄阳，分军三道并进。时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今湖北钟祥）。万户武秀为先锋，遇湖泊，时大雨水溢，无船不能进。伯颜说：“吾且飞渡长江，而惮此小泊潦耶！”乃召一壮士，令其仍身负甲仗，骑马过湖作前导，伯颜遂指挥全军依壮士行状过泊，于是全军将士虽无舟船，全部涉湖而过。几天后，元军兵至盐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州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又在汉水南修筑起一座新郢城，横铁绳、锁战船以备战。又于汉水中密树椿木，以阻元军船只，其防备甚严。汉水下流黄家湾堡，宋人亦设守备工具。伯颜乃派总管李庭，刘国杰攻黄家湾堡，拔之，遂荡舟由黄家湾堡的藤湖入汉江。诸将俱请示伯颜说：“郢城于我，乃如喉襟之地。今绕而入江，不取其城，恐为后患。”伯颜说：“用兵缓急，我则知之。攻郢，乃下策也。我大军征宋，岂为此一城哉！”于是元军遂舍郢不攻，而从藤湖入汉江、顺流前进。时元军既绕郢而过，伯颜，阿术带百余人殿后。十月的一天，行至大泽中，郢州将赵文义，范兴率骑兵二千来袭击。这时伯颜和阿术俱未着甲衣，然亦急还军迎敌。伯颜亲手刺赵文义于马下，又擒范兴杀之。其追袭的士卒有五百余人被元军杀死，获俘十余人。

元军兵至沙洋。沙洋乃宋镇守的重镇。伯颜命断事官杨仁风招降之。宋守将不应。复又遣一宋俘手持黄榜、檄文，传赵文义

首级入城，以招其宋将王虎臣，王大用。虎臣斩宋俘兵，焚黄榜。这时，裨将付益以水军十七人来降。虎臣又斩其军中之欲降者。伯颜复命前宋襄阳守、降臣吕文焕去招降，城中又不应。时天色已晚，风大起，伯颜遂命元军炮手顺风施放金汁炮，至城中。于是城内庐舍着火，烟焰涨天，城遂破。元万户忙古歹擒王虎臣、王大用四人，余皆杀之。攻拔沙洋之后，元军又兵进新城。伯颜令万户帖木儿、史弼将沙洋所杀的宋兵首级列于城下，并箭射黄榜、檄文于城中，招宋将降。宋新城守将为边居谊。边这时招吕文焕来城下对话。文焕至，城中突然箭矢如雨而下，文焕右臂中箭，急奔还。这时，新城统制黄顺逾城墙而出降元。伯颜马上授以招讨使之职，佩以金符。令其呼城上所部之兵亦来降。于是，黄顺的部下即缒城下，边居谊假意邀之入城，惧斩之。几天后宋新城守将副都统制任宁亦来降，而边居谊始终不出城半步。伯颜令总管李庭先攻破其外堡，元军遂蚁附而登城，拔之。宋军余众三千人，犹力战而死，边居谊举家自焚。伯颜遂并诛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

元军攻拔沙洋、新城后，威声远播，复州知州翟贵以城降。诸将欲清点视其仓库军籍，遣官镇抚，伯颜不听。并谕诸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

二、声东击西 巧渡长江

元军下沙、新、复等州后，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谋划军过长江之事。其时，宋军沿江设防颇严密。淮西制置使夏贵，率战舰万艘，分据江上各处要害；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朱禔孙以游击军扼守中流。元兵无法过江。这时，千户马福

建议，沦河口可通沙芜入长江。于是，伯颜派人观看沙芜口情况，而夏贵亦以精兵扼守。伯颜见此遂谋渡江之计。不久，便派元军围宋汉阳军（即今湖北武汉），声言元军将由汉口渡江。夏贵闻知，便移兵援助汉阳。

十二月，元军至汉口。诸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先遣万户阿拉罕以兵拒沙芜口，逼近武矶，巡视阳罗城堡。径趋沙芜，遂入大江。不久，伯颜率战舰万只，接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屯布蒙古、汉军数十万兵骑於江北。诸将曰：“沙芜南岸，彼战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颜说：“我亦知其可必取，但如此，则是贪小功而失大事。一举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全军修治工具，进军阳逻堡。伯颜派人招降之，不应。之后再派人招降，宋将士都说：“我辈受宋厚恩，戮力死战，正在此时，安有叛逆归降之理？备吾甲兵，决之今日，胜败在此一举！”伯颜指挥诸将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谋于阿术说：“宋人以为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然此堡甚坚，攻之徒劳。汝今夜带铁骑三千，坐船直趋上流，为避实就虚之计，至天刚亮时袭击南岸。若军已过江，就速派人报我。”随后，伯颜即命右丞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忽失海牙、折的迷失，先以步兵攻阳逻堡。宋将夏贵于是又来援助。这时伯颜遂命阿术出其不意，率万户晏彻八、忙古歹、史格、贾文备四翼军，逆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这天夜晚，大雪纷飞，遥见南岸多露沙洲，阿术登舟，招示诸将，令径趋露沙洲。以船载马后随。万户史格一军先渡，被宋都统程鹏飞阻回。阿术遂横身荡决，血战中流，擒其将高邦显等，宋军死伤者众多。程鹏飞身负七处伤，败走。阿术军得船千余艘，坐船渡江，遂得南岸。宋军来阻，阿术与镇抚何玮等数十人，攀岸步斗，

被宋军冲开又复而合在一起，前后共四次。元军继上，宋兵退。阿术又令架浮桥，元军遂成列而过江。

这时，阿里海牙派张荣实，解汝楫四翼军，战船相接，直抵宋夏贵军。夏贵引麾下军数千人见元军势众，遂先逃遁。元军趁势击杀宋兵，斩首及溺死者不可以数计。阿里海牙派兵追至鄂州东门而还。阿术所率四翼军过江，于是遣使来报伯颜。伯颜大喜，遂挥兵急攻破阳罗堡，斩宋将王达。于是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伤几尽。而夏贵仅以身免，逃至白虎山。诸将谓夏贵乃宋之大将，不可使逃去。伯颜说：“阳罗堡大败宋军事，我本欲派使者前往，告知宋人。今夏贵逃走代为吾使，不必追也。”

三、再败宋兵 进军临安

元军巧渡长江后，伯颜与阿术议出兵方向。阿术说：“我军若径赴江之下流，则退无所据。莫若先取鄂、汉，虽迟旬日，但为万全之计。”伯颜从之。不久，元军至鄂州（今湖北武昌）。伯颜派吕文焕、杨仁风传伯颜语谕之招降。谕之曰：“汝国所恃者，长江、淮河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履平地，汝辈何不速降？！”鄂州依恃汉阳，将与元军战，元军遂焚宋战船三千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于是鄂州、汉阳、德安府三州守官俱来降。时程鹏飞也以其军降。至是，元军攻下荆湖重镇鄂州。伯颜遣万户也的哥、总管忽都歹，赴大都入奏过江之事。又命阿剌罕先锋黄头，取寿昌粮四十万斛，以充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分兵四万，戍守鄂州，规取荆湖。之后，伯颜与阿术率大军分水陆两路人马，沿江东下。

元军飞渡长江，挥兵东向，宋各州郡震惊。所以元兵沿江东

下而来，黄州、涟水、蕲州、江州、南康军、安庆、池州等州郡的宋朝知官、守将俱纷纷献城而降。元军驻扎池州。这时，宋朝的宰臣贾似道遣宋使宋京致书伯颜，请元军还已降宋各州郡，约贡岁币。伯颜遣武略将军囊加歹同阮思聪报奏朝廷，留宋京在军中等待，并派人对贾似道说：“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囊加歹还，乃释还宋京。

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请和后，遂率军从池州出发，兵至丁家洲。这时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以前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先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贾似道自己率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元军炮声震百里，宋军恐惧，于是兵阵动，夏贵坐小舟先逃。舟过贾似道船时，对贾似道说：“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也仓皇失措，马上鸣金收军。宋军于是溃乱，众大呼曰：“宋军败矣！”宋溃败。其战船在后者，被阿术骑兵赶上。阿术挺身登上元军舟船以手舵冲宋战船。双方舳舻相荡，乍分乍合。阿术手持小旗指挥何玮、李庭并舟深入宋战船中，伯颜以步骑左右为倚，遂大败宋军，追杀一百五十余里，宋兵溺死者无法计算。元军又得宋战船二千余艘，及其军资器仗，图籍符印。宋统帅贾似道逃奔扬州，夏贵逃庐州，虎臣逃奔泰州。

元军二次败宋，宋太平州、无为军、镇巢军、和州等州守官俱先后献城以降，元军至建康（今江苏南京）之龙湾，伯颜大赏将士。

三月，元军继续东进，向临安进发，沿江诸郡，和淮西诸郡相继而降，伯颜派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诣阙奏事。世祖大悦，悉允其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阿塔海、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

镇江，阿术奉诏去攻扬州。

四月，世祖下诏，因南方时暑方炽，不利行师。欲秋后再举兵。伯颜回奏说：“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喉，少纵之则逸而逝矣。”世祖对使者说：“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五月，召伯颜赴阙。八月，受命还行省。十一月，伯颜分军为三道，进军临安。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澈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

元军中道军至常州。先是常州降。后都统制刘师勇与张彦、王安节等人拒城复抗元军，并推姚𤟿为守，固守数月而不下。伯颜遣人至城下，射书城中，招谕其降，宋将不应。于是伯颜亲督帐前军临南城，又多建火炮，张弓弩，昼夜攻之。时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龙来援，皆战死。伯颜叱督帐前军率先登城，并竖赤旗于城上，诸军见而大呼曰：“丞相登城矣！”于是元兵蜂拥而上，宋军不能抵挡，大溃。元军终于攻破常州城。城既下，伯颜怒其数月不降，元军为之耗费甚大，遂屠城。常州守臣姚𤟿死之，擒获王安节，斩之。刘师勇换上士兵衣服单骑逃奔平江。诸将请追之，伯颜说：“勿追。师勇若有过错，是守城者胆已落矣！”

伯颜派元军都元帅者里贴木儿，万户怀都先攻据无锡州（今江苏无锡）。万户忙古歹、晏彻儿巡太湖。遣监战亦乞里歹，招讨使唆都等人趋平江（今江苏苏州）。至此，南宋都城临安即在十几万元兵脚下。

四、拒和议使 受宋主降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一月庚寅，伯颜派军在占据无锡州、太湖和平江（今江苏苏州）后，派宋降臣游介实，奉世祖诏书的副本出使宋朝，以书谕宋诸大臣，促降。十二月辛丑，元大军驻无锡。宋朝柳岳等奉宋国主及太皇太后书及宋诸大臣给伯颜的书信来见伯颜，流着泪对伯颜说：“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尚年幼，且在丧事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怜体谅宋主的情况，能退兵班师。此后宋朝将岂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所以到这个地步，皆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国而误宋也。”伯颜回答说：“我主上即位之初，曾奉国节至宋，愿与宋修好，而汝国却执留我使者一十六年，今天因此才兴师问罪。去年，宋又无故杀害我廉奉使等，这是谁的过错？如要使我师不进，请效当年钱王纳土与宋，李后主出降于宋。尔宋朝当日得天下于奸佞小人之手，今日失天下者，不也是失之于权奸小人之手吗？这乃是天道也，不必多言。”柳岳只有顿首哭泣不已。伯颜派招讨使抄儿赤，以柳岳所奏之事，及严奉使所带之国书，一并入朝奏世祖。

甲辰，元众军驻平江。庚戌，遣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临安。以忙古歹、范文虎行两浙大都督事。派宁玉修吴江长桥，不到十天修成。

庚申，囊加歹同宋尚书夏士林，侍郎吕师孟、宗正少卿陆秀夫持书来。请求尊世祖忽必烈为伯父，而世修其子侄之礼，且约定每年向元贡岁币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癸亥，遣囊加歹同吕师孟等还临安。

十三年正月乙亥，宋宰臣陈宜中派御史刘黻奉宋主称臣表

文副本见伯颜。并致书伯颜，约会于长安镇。其后，元军先至崇德，再至长安镇，宋陈宜中不至。癸未，进军临平镇。甲申，军至皋亭山。宋主遣临安府守贾余庆同宗室尹甫、吉甫等人，奉传国玺及降表至军前，伯颜受之。遣囊加歹与贾余庆还临安，召宋宰臣出临安来议降事，时陈宜中亦逃遁，以文天祥代丞相，文天祥不受。乃自请命至元军处见伯颜。正月乙酉，元军进至临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巡视城堡，安抚告谕军民。丙戌，严禁军士入临安市。派吕文焕持黄榜告谕临安中外军民，使安居如故。此前先有三衙卫士，白日杀人，城中奸民，乘乱剽掠，自吕文焕宣谕黄榜后，临安百姓始安。

正月戊子，谢后遣丞相吴坚、文天祥，枢密谢堂等人来见伯颜，伯颜抚慰后，便让他们回返临安。惟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其有异志，便扣留军中。文天祥数次请归，伯颜均笑而不答。文天祥十分生气地责问伯颜说：“我这次来为两国大事，其他人均已遣回，何故独留我在此？”伯颜说：“不要生气，汝为宋大臣，责任非轻，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磋商之。”遂令忙古歹、唆都将文天祥羁留之。又令程鹏飞、洪双寿同宋臣贾余庆交换宋主削帝号降表。

二月，伯颜命右丞张惠，参政阿剌罕、董文炳、吕文焕入见谢后，宣布元朝德意，以慰谕之。辛丑，宋主率文武百官，望阙拜，发降表。伯颜代表大元朝廷接受宋主降表，取消临安为宋都城之号，改为两浙大都督府。命忙古歹、范文虎入府治事。又命张惠等官入城，登记军民钱谷之数，核实仓库，收百官诰命、符印图籍，尽罢宋朝各官府。又让宋主另居别室。并禁人不得侵坏宋氏山陵。癸卯，谢后命吴坚、贾余庆等人和文天祥并为祈请使，

杨应荃、赵若秀为奉表押玺官，并赴元大都请命。伯颜写拜表称贺：“国家之业大一统，……区宇一清，普天均庆。”

二月戊申，伯颜命囊加歹传旨，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

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令唐兀歹、李庭护送宋君臣北上。乙亥，伯颜发临安，宋主求见伯颜，伯颜说：“未入朝，无相见之礼！”五月乙未，伯颜与宋主至上都，世祖忽必烈在大安阁接受朝拜，降授宋主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至此，宋平。

世祖命伯颜告于天地宗庙，大赦天下。世祖慰劳伯颜，伯颜再三拜谢说：“奉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功之有？”仍任同知枢密院。世祖赏赐伯颜银鼠青鼠等宝物。

五、镇抚北边 平乱诸王

忽必烈 1260 年即位后，元朝西北边陲一直不得安宁。其主要原因，在于宗王海都的长期叛扰。海都乃元太宗窝阔台之孙，合失台之子，为人聪明能干而狡诈。窝阔台死后，其系宗王便失势，皇权转由拖雷之子蒙哥、忽必烈掌握，海都被分迁于海押立（今哈萨克塔尔德·库尔干尔）。海都不甘心，欲谋求自立为大汗。忽必烈即位后，他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帝位。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又拒不来朝。结交术赤后王，纠集部众，扩展自己的领地，以海押立为基地，伺机东向，并成为窝阔台系诸王的首领。时忽必烈因无力西顾，对海都基本采取优容政策。后海都公开对抗忽必烈，忽必烈便派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帅诸军在阿里麻里备御海都。

至元十四年（1277 年），从征南宋的诸王昔里吉等发动叛

乱，劫持北平王那木罕和安童，分送至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回师攻掠和林（蒙古国都城，元朝为岭北行省治所）。忽必烈命伯颜率师讨之，与昔里吉等军遇于斡鲁欢河，夹水而阵。双方相持有一整天，至晚昔里吉军有些懈怠，伯颜分军为两队，趁其不备，掩杀过去，昔里吉军遂败，昔里吉急忙逃走，后死。之后，伯颜又率军击溃了当时响应昔里吉的各支叛军，稳定了漠南北的局势。

至元二十四年春二月，海都串通东部斡赤斤后王乃颜叛元。有人密告于朝廷。忽必烈命伯颜先窥探一下乃颜的情况。伯颜受命，乃多载衣裘入其境，遇驿站，则赠衣与驿人，后至乃颜处。乃颜为伯颜设宴，欲趁间执缚伯颜。伯颜感觉到乃颜的阴谋后，遂带其随从者急出而奔，分三道而去。至驿站，驿人因多得伯颜衣裘故，争献健马给伯颜。伯颜于是骑健马而驰走，遂免于难。驰还京都，向世祖一一禀报。

夏四月，乃颜果反。世祖亲征，伯颜从之。不久终败乃颜军，并擒拿乃颜。至元二十六年，伯颜受命出知和林。在和林置知枢密院，以捍御北边。

至元二十九年秋，宗王明理铁木儿挟海都而叛，诏伯颜讨之。元军与明理铁木儿等战于阿撒忽秃岭。时叛军居岭上，矢下如雨，众军都不敢向前登山。伯颜命令说：“你们身寒，皇帝给你们衣穿；你们饥饿，皇帝给你们饭吃。今天效忠皇帝就在此时，大家若不用力，用什么报答皇上？！”指挥诸军前进，后退者斩。伯颜身先士卒，在前冲锋，众军士见此，纷纷争相登岭，明理军不能抵挡，遂大败。明理铁木儿带残兵逃遁。伯颜带轻骑追赶，至别赜儿这个地方，与速哥军会合、夹击明理军，又大胜。这时

军中有人捉获明理军的谍探，忻都欲杀之，伯颜止之，且厚给其赏赐，命他带书信返回明理军中，并将书信交于明理。书信大意是开导明理应以国家为念，并析以祸福。明理看后，深受感动，便率众来归。明理叛平。

未几，海都复犯边境，伯颜留边境拒敌，这时廷臣有人谗言伯颜，说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故拥兵不前，未获尺寸之地。忽必烈遂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替伯颜，而让伯颜居于大同，以等后命。玉昔帖木儿从京城出发，刚走三驿之地，海都兵已复至边庭。伯颜只好派人告诉玉昔帖木儿说：“公暂且先止行，待我剪除此寇后，你再来接任，未为晚也。”于是伯颜又带兵与海都交战，但且战且退，连续七天都如此。诸将认为伯颜怯敌怕战，俱愤慨而言：“汝果惧战，怎么不授军于大夫呢？”伯颜回答说：“海都带军来犯吾地，我若主动出战，他战败必逃走。若诱敌深入，一战可擒之。诸将今都欲与海都战，但若令海都逃跑，谁负其责？”诸将说：“此责任我们来负。”于是即还军击海都，海都兵败后，果然逃遁。海都军败，伯颜召玉昔帖木儿至军中，交还印信而行。这时，元成宗尚以皇孙身份奉诏抚军北边，见伯颜要行，设酒宴为之饯行。成宗举酒杯说：“公即走，请留言教我。”伯颜也举起所酌之酒杯说：“可慎重者，惟此酒与女色耳。宫中固当应严明纪律，但不可偏废恩德。冬、夏营驻，即按旧制为便。”之后，成宗俱照伯颜所说而行。

六、一代将帅 百世英风

伯颜率师飞渡长江，一举灭宋，元朝从此一统天下，伯颜不愧是一代将帅，建不朽之功。但伯颜对自己却要求甚严，从发师

过江入江南以来，于财物分毫不取，于女色所离甚远，于事则公而处之，于功即尽力让之。十二年春正月，时元军正在渡河之际，伯颜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时在江州的宋兵部尚书吕师夔和江州守钱真孙刚献城降元。伯颜遂以吕师夔为江州守官。吕师夔于是设宴于庾公楼，并选了两名宋宗室的女子，盛装打扮，媚丽无比，欲献给伯颜。伯颜见此十分气愤，对吕师夔说：“今天我奉大元天子之命，兴仁义之师，问罪讨伐于南宋，公今却欲以二女子给我，莫非是要借女色磨灭我的志向吗？”说罢，令吕师夔将二女子带走。吕师夔大为羞愧。

伯颜率军伐宋成功后，引师北还。世祖忽必烈诏令百官到京郊迎接。平章阿合马，在百官之前先于半舍之地迎谒伯颜。伯颜见其劳苦，便把身上所系带的玉钩解下来赠给阿合马，并说：“宋宝玉固然很多，但我并无所取，仅此玉钩一件，望勿以礼薄，收下它。”阿合马一边收下玉钩，一边觉得是伯颜瞧不起他，才故意给他这样微小的礼物，于是心中愤怒，暗思要中伤伯颜。于是阿合马诬告伯颜平宋时，曾收藏宋室宝物玉桃盏，世祖即命调查此事。但没有任何证据，于是便释放伯颜，令其复任旧职。后阿合马被义士所杀，有人来献玉桃盏，世祖愕然，说：“几乎陷害忠良之臣！”

时有别吉里迷失者，曾诬告伯颜，并说当定死罪。不久，他却因其它事被判死罪。世祖为让伯颜出气，便敕令伯颜观视别吉里迷失临刑之状。伯颜奉命而去，见别吉里迷失将临刑，于是递给别吉里迷失一碗酒，请其喝下。别喝酒罢，伯颜怆然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后世祖问其原因，伯颜回答说：“他自己有罪，让臣临视，人们将不知此乃罪有应得，是上天给他的公平处罚。”

至元十八年二月，元世祖忽必烈命燕王抚军北边，令伯颜从行。燕王临行时，忽必烈对他说：“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他从你而去，不可以常人看待他。”后燕王至北边，每与伯颜议事，都十分尊重伯颜。

至元三十年冬十二月，忽必烈从大同把伯颜召回。时忽必烈已身患重病，第二年正月，忽必烈去世。伯颜以朝廷重臣、顾命大臣身份，总领百官。兵马司请在日出时鸣晨钟，日落时鸣昏钟，以防变故。伯颜呵责其说：“汝将欲为贼耶！一如平日。”其临变不乱，治政简约如是。这时有人盗内府钱银，宰丞捉住他，并以其刚侥幸获赦，今又盗，欲处死他。伯颜说：“何时没有盗贼？今天要处死他，是以谁的诏命而杀他呢？”众人皆服其有远识。

1295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于上都的大安阁。时亲王中有反对者。伯颜提剑站立在大安阁殿的台阶上，陈述祖宗之训，宣布世祖顾命，述所应立成宗的原因，言辞慨切，脸色严肃，诸王双腿都在发抖，急忙伏殿中下拜，终未有敢二言者。

五月，成宗诏拜伯颜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依前知枢密院事，并赐以金银。时相臣中有忌妒伯颜的人，伯颜告诉他说：“皇上送我两瓶美酒，已与诸王在宫前尽饮，剩下的我就知道了。”

这年冬十二月，伯颜去世，年五十九。子买的，囊加歹。囊加歹官至枢密副使。

阿 朮

阿朮（1233～1287），蒙古兀良合人，元朝著名将帅。出身

将门，其祖速不台，曾随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多有战功。其父兀良合台，是元宪宗时名将。世祖忽必烈时，阿朮立功拜官，南征北讨，屡立战功。至元十一年，元军征宋，阿朮是元军灭南宋的主要将帅之一，为元朝的统一全国作出重要贡献。阿朮用兵沉稳有智略，常有奇计。然临阵决战，气盖万人。宋兵对其军常望而生畏，不战而退。官至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至元二十三年，出兵西征，病卒于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一、少有奇勇 用兵襄樊

阿朮在年少时，即从其父兀良合台征讨西南夷。每战率精兵为候骑，兵锋所向，摧坚拉枯，皆莫敢当其锋。宪宗其间，阿朮随父军至大理（今云南地区），平大理，克诸部，降交趾，均出入行阵间，勇猛异常。宪宗蒙哥曾夸赞他说：“阿朮未有名位，却能挺身奉国，特赠黄金三百两，以勉将来。”

世祖忽必烈即位，留阿朮宿卫皇宫。中统三年（1262年）阿朮随诸王拜出、帖哥征讨叛将有功。九月，以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治兵于汴（今河南开封），又攻复宿州。至元元年八月，与宋兵战于两淮，屡战皆胜，军声大振。

时，宋军尚固守襄阳（今湖北襄樊）、樊城（今湖北襄樊北），以为江南的屏障。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来，早有平定江南、统一全国之心，然襄、樊二城未下，平定江南遂不可能。于是命阿朮治守汴、宿，用兵两淮，实是为克拔襄、樊做准备。

先是在至元四年八月，阿朮率元军观兵势于襄阳，后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寨栅，俘获众多而还。宋军设兵于襄、樊之

间，半道阻杀阿朮军。阿朮率军自安阳滩过江，留精兵五千列阵于牛心岭，复立虚寨，设疑火。夜半，宋兵果至劫营，遂中伏，大败。元军斩宋兵有一万余人。

阿朮初过襄阳时，曾驻马虎头山，手指汉东白河口说：“若筑堡垒于此，可断襄阳粮道。”第二年，遂于白沙口处筑建鹿门和新城等堡，随后又在汉水中修筑台垒，与夹江堡相呼应，自此，宋朝派往援助襄阳的军队在此都被阻回。襄阳成了一座无援的孤城。

至元六年七月，江淮大雨，汉水溢出河岸，宋将夏贵，范文虎先后率兵援救襄阳。阿朮复分兵出入东岸林谷间。阿朮对众将说：“此只可虚张声势，不可与战，应准备舟船水师以守御新堡。”诸将领命而去。第二天，宋大兵果奔新堡。元军早有准备，遂大败宋军，杀溺俘获的宋兵有五千余人。并获战船百余艘。于是元军修治战船，教习水军，筑圜城，以逼襄阳。这时范文虎复率舟师来援救襄阳。宋将来兴国也率战舰百艘，攻百丈山。阿朮率元军迎战宋军，在湍滩又分别打败宋军。

至元九年三月，元军破樊城外面的大城，增兵围逼樊城。宋裨将张顺、张贵装军衣百船，从长江上流顺流而至襄阳。阿朮率军攻张顺、张贵军。张顺战死，张贵入襄阳。不久，张贵趁船顺流东下，阿朮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而待张贵。元兵点燃柴薪，江面通红，两岸如昼。张贵拼死突围而走，阿朮率军追至柜门关，擒张贵，余众皆死。是年九月，元廷加封阿朮的官职为同平章事。

在襄阳、樊城二城的中间，汉水流经。宋军为坚城固守，互为倚持，在江中遍置木椿，并联以铁锁，并且造浮桥于其上，以通援兵。樊城也恃此为固。为断二城联系，阿朮命元兵用锯割断

木椿，用斧砍断铁锁，又焚烧其浮桥。这样，使襄兵无法援助樊城。十二月，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也出城降元。

二、取阳罗堡 战丁家洲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阿朮入大都（今北京）谒见世祖忽必烈。与参政阿里海牙同奏请伐宋。忽必烈命相臣史天泽等议，很久未决。阿朮进言说：“臣久在行伍间，常见宋兵弱於往昔。若今日不伐取宋，时不再来。”世祖准其奏，诏命增兵十万，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共同率兵伐宋。三月，进升阿朮为平章政事。

元军南下，绕郢州（今湖北钟祥）而过。进攻宋沙洋、新城，俱下之。兵至复州（今湖北沔阳县），宋守将翟贵迎降。

这时，宋将夏贵率宋军水师战船扼守江、汉之口，两岸守御坚固。阿朮于是用军将马福之计，回船返至沦河口，欲从阳罗堡西面的沙芜口率军渡长江。十二月，元军至阳罗堡，攻之不克。阿朮对伯颜说：“攻城，下策也。若分一半水军，沿岸西上，至青山矶而泊，伺机乘虚而入，长江可过。”伯颜同意阿朮的意见。第二天晚上，阿朮乘夜分水师一半逆流西上，至青山矶停船靠岸。阿朮见南岸有沙洲，即率众前去。宋将程鹏飞来拒，与元军大战于中流，程鹏飞兵败而去，元军进抵沙洲。又有宋军阻击，阿朮与众人攀岸步战，众军兵开而复合先后四次，元兵拼力而战，宋军兵稍退。元人战马上岸，元骑兵再力战宋军，宋军溃败，阿朮率军追至鄂州东门而还。夏贵闻阿朮军已渡过长江，大吃一惊，遂率所部三百艘战船先撤退，宋军其它战船也随之溃退。元军遂拔阳罗堡。

伯颜与阿朮商议出兵方向。阿朮说：“若军赴长江下流，先取蕲州（今湖北蕲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则退无所据。若逆流而取鄂州（今湖北武昌）、汉阳（今湖北武汉），虽进军速度迟缓十几日，但师有所依，可谓万全。”于是，元军水陆并进，齐趋鄂汉。宋兵正欲迎战，元军于城外烧焚宋船只三千艘，火焰冲天，烟雾弥漫，汉阳鄂州城内军民大恐，遂先后而降。

至元十二年正月，黄、蕲、江州三州降元。阿朮率舟师趋安庆，范文虎迎降。继下池州（今安徽池县）。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拒守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并派宋京到元军中请和。这时伯颜对阿朮说：“有诏令命我军就地驻守，怎么办？”阿朮说：“这次若同意贾似道和议，恐以后已降附的诸州郡就很难守住。况且宋人无信用，方遣使请和，又射我军船，执我巡逻的骑兵。今日惟有进兵而已。事若有失，罪归于我。”于是，二月辛酉，元军兵至丁家洲，遂与宋前锋军孙虎臣兵对阵。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贾似道带兵殿其后。时元军派骑兵夹岸而进，并于两岸架起火炮，用火炮击宋军中坚。宋军兵阵已乱。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舵，突入敌阵，诸军继进，宋兵大溃。元军在丁家洲攻破宋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从此宋军再无力抵抗元军进军临安。

三、击姜才兵 下扬州城

元世祖忽必烈以宋重兵驻扎扬州城，宋都临安颇依恃之，以为倚角之势。于是，至元十二年四月，命阿朮分兵围取扬州。阿朮率军先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在珠金沙击败宋军，斩宋兵二千余人，遂军抵扬州。元军即至扬州后，阿朮命造各种攻城战具，又命于真州储粟，并树木栅以断宋军的粮道。宋都统姜才领兵二

万来攻真州之栅，宋军先夹河而阵。阿朮指挥骑兵渡河击宋军，战数合，宋阵坚不能破。于是元兵假装败退北逃，姜才领兵追击。元军突然又返回奋击宋军，万箭齐发，矢如雨集。姜才所带宋兵无法抵挡，溃败，元军擒宋军副将张林，斩首宋兵一万八千余人。

这年十月，诏拜阿朮为中书左丞相，并诏谕阿朮曰：“淮南乃是重地，李庭芝狡诈，故必须卿守之。”时元军正进取临安。而阿朮兵驻瓜洲，以切断扬州援兵，故伯颜能兵不血刃而平宋。阿朮之功非小。

至元十三年二月，夏贵举淮西诸城来降。阿朮对诸将说：“今宋国已亡，独李庭芝扬州而未下。其原因在于有外援也。如果绝其声援，塞彼粮道，其恐必东走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今江苏泰县），逃命江海。”于是，建营栅于扬州西北的丁村。以扼其粮运；贮粟湾头堡，以备捍御；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户伯颜察儿率甲骑三百名助湾头堡兵势，并且告诫他说：“李庭芝水路既断，必从陆上出兵，宜谨慎守备。如丁村烽火起，当首尾相应，断其归路。”

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果然夜出五千步、骑兵未夺丁林栅。天快亮时，伯颜察儿援兵至，所率皆阿朮帐下精兵，旗帜上尽画双赤月。元众军见皆呼曰：“丞相来矣。”宋军兵也认得其帜，于是俱退兵而走。姜才脱身而去，宋损失骑兵四百人，步兵无数。壬辰，李庭芝以朱焕守扬州，挟姜才出城东走。阿朮率兵追袭，杀宋步卒千人，李庭芝入泰州。七月，朱焕举扬州城降，不久泰州孙良臣开城降，执李庭芝、姜才。奉命斩于扬州市中。

扬州和泰州即下，阿朮申严士卒，严禁暴掠。有武卫军校掠

民二马，即斩首示众。至是，两淮全部平定。共得二府、二十二州、六十七县。九月，阿朮入朝谒见忽必烈世祖于大明殿，献宋俘，世祖命论功行赏，并实封泰兴县二千户民于阿朮。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阿朮受诏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第二年平叛凯旋。后不久复又西征，至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因病卒。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1226～1286年），畏兀儿人，为元朝名将。阿里海牙出身贫寒，在元军中，他是一位少有的不靠世袭而至将帅显位的人物。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阿里海牙是率元军灭南宋的主要将领之一。他率军先后攻克襄、鄂、潭州等重要州郡，后又平定荆南、湖广地区，为元朝的统一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阿里海牙用兵主招抚，不专事杀戮，深体忽必烈之意，为时人所称道。官封湖广行省左丞相、光禄大夫等职，年六十而卒。卒后封楚国公，谥武定。

一、抱志进邸 攻樊抚襄

阿里海牙出生时，乃剖腹而生，其父遂以为不祥将弃之。其母不忍，遂留。及长大后，果然聪明有胆略。家贫，曾躬耕陇上，

捨耒叹曰：“大丈夫当立功朝廷，何致效细民事田亩乎！”于是，离家出走，求国书而读之。刚一月时间，又弃书而去。后来因人推荐，得侍于世祖忽必烈，时，忽必烈尚未称帝，在潜邸。

后世祖即位，才逐渐被重用，由左右司郎中，迁参议中书省事。至元二年（1265年），朝廷立诸路行中书省，他方进职为佾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诏命与元帅阿朮、刘整取襄阳，又加参知政事。始，世祖派遣诸将，命勿攻城，但围之，以等其自降。于是在襄阳城外，元军筑起长围，周围诸地皆攻夺。故宋兵每有入援，元军俱皆败之。但襄阳城内储粮甚多，围之五年，宋人终不降。至元九年三月，元军先攻破樊城（今湖北襄樊北）外面的大城，宋守将复闭内城门而守。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与樊城有唇齿相依之势，应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不攻自破。于是入奏其议。世祖许之。当时，恰有西域人亦思马献新炮法，阿里海牙就把亦思马请至军中，教练新炮法。至元十年正月，用新炮法攻樊城，终于破之。这之前，宋军作浮桥以接应援助襄阳的援兵，阿里海牙派水军焚烧浮桥。襄援遂断。阿里海牙既破樊城，又移其炮具攻襄阳。令炮手发炮，一炮正中襄阳城上的谯楼，声如雷鸣，震响城中，于是襄阳城内，人心惶惶，民心遂乱。宋诸将中有逾墙而下投奔元军者。元将刘整欲立碎襄阳城，执拿吕文焕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独不想马上攻城。乃只身至城下，呼宋将吕文焕出，对文焕说：“君以孤军守城已经数年，双方相拒，令飞鸟之路径也为之断绝。世祖很欣赏你对宋朝的忠心。若今日降元，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吕文焕听此语，颇怀疑而未决。阿里海牙又折断箭矢与之誓。这样劝降，前后达四次。吕文焕此时若笼中之鸟，无路可逃。而阿里海牙却不发兵攻城，竟多次劝说其

归顺，吕文焕终被感动，遂出城降。阿里海牙与吕文焕共同入朝见世祖，世祖抚慰一番后，为其献城有功，封吕文焕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而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

二、上平宋奏 治荆南地

攻克襄阳后，阿里海牙上奏曰：“襄阳，自古用武之地。今天助顺而克之。宜乘胜顺流长驱，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也赞成其奏议。于是世祖命丞相史天泽复议此事。史天泽说：“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事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世祖说：“伯颜可。”于是大规模征兵，准备各项攻宋事宜，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阿朮为平章，阿里海牙升为行省右丞，赏钞二百锭。

至元十一年（1274年）九月，元军会师襄阳。遂破沙洋、新城。十二月，师出沙芜口，宋制置使夏贵扼守各处要隘，特别坚固。阿里海牙所部军兵攻武矶堡。夏贵派军驰援。阿朮率军西渡青山矶，宋都统程鹏飞来迎战，两军战于江中，元军获胜。这时夏贵之兵也被阿里海牙击败，夏贵退走庐州（今安徽合肥）宣抚朱禔孙乘夜逃回江陵。鄂州（今湖北武昌）守将张晏然献城降。程鹏飞兵败亦降。

伯颜与诸将会于鄂州城下，议曰：“鄂州，襟山带江，江南之要地。且兵粮皆备。今蜀、江陵、岳皆未下，不以一大将镇抚之，上流一有变动，则鄂州就非我有也。”乃以兵四万，遣阿里海牙戍守鄂州，而伯颜与阿朮率大军向东进发，直趋江、浙一带。

阿里海牙召集鄂州百姓，宣布元朝德惠，严禁将士侵掠，其

部下俱惧，连百姓的菜蔬也不敢随便乱取，鄂州百姓欢悦。阿里海牙又派军取寿昌、信阳、德安诸郡，皆下。然后进兵江陵。至元十二年春三月，与宋安抚高世杰兵遇于巴陵，阿里海牙命部将张荣实捣其中坚，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接应，高世杰败走。在桃花滩，元兵追上高世杰，高世杰降，遂下岳州。四月，至沙市，攻城不下，纵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抚朱禔孙、制置高达恐惧，乃以城降。于是，元军进入江陵，释放囚徒，放戍券军，除掉原来杂赋及法令中的繁琐部分，安抚城民，宣布德意。江陵即下，阿里海牙遂传檄郢、归、峡、常德等十几个州县，令归顺元廷。诸州县先后均降附于元。阿里海牙又命幕僚将所降州县的原宋将官一一列出，俱奏世祖，并请各授其职。之后派兵守峡。

世祖忽必烈闻报，大喜，大宴三日，对近臣说：“伯颜率大军向东去，阿里海牙以孤军戍守鄂州，朕本甚忧之。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乃亲作手诏褒奖阿里海牙，并命右丞廉希宪守江陵，催促阿里海牙急还鄂州，并将沿江新附诸城俱委阿里海牙治理。

三、平潭破静 经略湖广

阿里海牙返回鄂州后，招潭州（今湖南长沙）守臣李芾议事，李芾不听其命，于是移兵长沙，先攻拔湘阴。冬十月，军至潭州城下。阿里海牙先写书信，用箭射入城中，示李芾曰：“速下，以活州兵，否则屠矣。”李芾不答。于是派军决隍水，又以炮攻之，破其木堡。城中矢如雨下，以拒元军。阿里海牙胸中流矢，箭疮甚痛，仍督战愈急，终夺其城。潭人又作月城以拒元军。元军前前后后攻城有七十日，大小数十战，仍未下。至元十三年春正月，

李芾无力坚持再战，乃与转运使钟蜚英、都统陈义皆自杀而死。其将刘孝忠献城降。元军诸将欲屠其城，阿里海牙说：“该州城内有民百万口，若尽杀之，非皇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其屈法生之。”遂发仓粮以济食饥者。

平定潭州后，阿里海牙便派使者分别至彬、全、道、桂阳、永、衡、武岗、宝庆、袁、韶，南雄诸郡，晓以大义，宣布朝廷德意，各郡守臣于是俱率城民而降。并说：“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毋杀虏，所过皆秋毫无犯，民今复见太平，各奉表来降。”其称丞相乃指阿里海牙也。阿里海牙派人对上述各州郡官民，好意抚慰，并上奏各降官之名，请朝廷各授以官职。

这时，独宋经略使马曁守静江（今广西桂林）不降。阿里海牙派总管俞全等人招降之，皆被马曁所杀。这时，逢宋帝以国降，遂降手诏派遣湘山僧人宗勉谕马曁。马曁又复杀宗勉。阿里海牙又作书信，以天命地利人心开启马曁，许以广西大都督，反复千余言，马曁终不听。这时正赶上入朝贺平宋事，拜阿里海牙为平章政事，并使持诏书至静江谕马曁。十一月，阿里海牙发兵，前军至严关，马曁兵守关拒元军。元军破守关兵，又败都统马应琪，遂进逼静江。阿里海牙便拿出世祖所赐有关静江一事的诏书，派使者送给马曁观看。马曁焚烧诏书，并斩使者。静江以水为固守。阿里海牙命军士筑堰切断大阳小溶二江，以阻上流之水。又在城东南挖土垫江，使城外濠沟干涸，于是率军攻城，城遂破。城中百姓闻城破，即纵火焚烧居室，多投水而死。马曁及其总制黄文政、总管张虎，带残兵突围逃走，被元兵捉回。阿里海牙以静江民易叛，与潭州民不同，若不以重刑对待，则广西诸州难以制服，

因而全部坑杀之，斩马墜于市。

静江既平，远近慑服。于是阿里海牙派万户脱温不花，晓喻宾、融、柳、钦、横、邕、庆远诸州；派齐荣祖晓喻郁林、贵、廉、象诸州；派脱邻晓喻浔、容、藤、梧诸州。上述各州俱先后降附元朝，时特磨王依土贵、南丹州牧莫大秀，亦皆奉表求内附。阿里海牙一如潭州所作，各州遂安。派兵戍静江等地，遂还潭州。

后宋朝二王又称制于海中，南方江海等处有响应者，内地苏、黄、蘄三州也起兵响应。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诏命阿里海牙讨之，阿里海牙遂出兵，先平定内地各处叛乱。至雷州（今广东海康），使人谕琼州（今广东琼山县）招安抚赵与珞降。赵不听。阿里海牙遂登船入海，行五百里，执赵与珞等人还。尽定琼州的南宁、万安、吉阳诸地。又降服八蕃罗甸蛮，以其总管龙文貌入见。

至元十八年，上奏请徙省鄂州。几年中，阿里海牙所平定的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广西之地，共计有五十八州。但大都是以口舌降服之，未尝专事杀戮。又阿里海牙凡征民之税赋，皆从轻而取，故其所在之地，百姓纷纷立祠庙祭祀他。

至元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禄大夫。湖广行省左丞相。这年卒，年六十。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楚国公，谥武定，至正八年，进封江陵王。

土土哈

土土哈（1236～1297年），元朝名将。其先祖本为武平北折

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先祖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便以此为氏，号其国曰钦察。其地离中原几万余里，夏夜极短，日落没多久又复出。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主。

成吉思汗征蔑里乞，其部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接纳了他。太祖派使者晓谕亦纳思说：“汝为何藏匿我们已射猎的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灾祸将降临汝等。”亦纳思回答道：“逃鹞之雀，树丛不密犹能活之，吾等不如草木吗？”太祖成吉思汗见答，乃命将讨之。时亦纳思已年老，国中遂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便派使者请自归于太祖。而当时，蒙哥又受命率师，兵扣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此后从征麦怯斯有功，并率钦察百人随世祖忽必烈征大理（今云南地区），又伐宋，以强悍勇猛称。又侍世祖左右，掌上方马畜，每年到一定时令，献马乳进世祖，色清而味美，号黑马乳。因而世祖视其部属为哈刺赤。

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父子共同随世祖北征，俱以功受上赏。班都察卒，土土哈乃袭父职，备宿卫。

宗王海都扰边，世祖以北边为国家根本之地，命皇太子北平郡王率诸王镇守北边。至元十四年，诸王脱脱木、失烈吉背叛元朝，寇掠诸部，并掠夺御帐而去。土土哈率兵征讨之。在纳兰不刺打败其将脱儿赤颜，并击溃其诸部而还。

时又有应昌部族只儿瓦台构乱，脱脱木又起兵响应。中途遇土土哈，两军将要战，已先获其侯骑数十，脱脱木乃引兵去，于是灭只儿瓦台。又追脱脱木至秃儿刺河。后终於在斡欢河击败脱脱木，夺回所掠御帐，并迁还众部之民于北平。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大军北征。土土哈率钦察骁骑千

人从征。土土哈率骁骑追击失烈吉，跨越过金山（今阿尔泰山），擒扎忽台而献。之后，又败宽折哥等，带疮伤力战，获羊马辎重甚多。土土哈还朝，世祖召至床榻前，亲自慰劳了他一番，并赏赐给土土哈以金银酒器及银百两，金币白鹞，并将夺回之御帐也赐给他。世祖对土土哈说：“祖宗武帐，非人臣所能御，以卿能夺归之，故以此再授于卿。”并下旨：“钦察人为民或隶属诸王者，此后，皆另籍而隶之于土土哈，每户给钞二千贯，岁赐粟帛，选其材勇，以备禁卫。”

至元十九年，授土土哈为昭勇大将军，同知太仆院事。二十年，改为同知卫尉院事，兼领群牧司。二十一年，赐金虎符，并赐金貂、裘帽、玉带各一，并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其麾下。二十二年拜镇国上将军，枢密院副使等职，并置钦察亲军卫。

海都兵犯金山（今阿尔泰山），诏土土哈与大将朵儿朵怀共御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叛，曾暗中派人来联络也不干、胜刺哈。土土哈将乃颜的联络人捉获，尽得其情，遂报世祖忽必烈。胜刺哈设宴邀请土土哈和朵儿朵怀二大将，朵儿朵怀意欲前往，土土哈制止住他，并说，此邀祸福不可测，遂未去。胜刺哈谋害之计遂不得逞。没过多久，有旨令胜刺哈入朝，胜刺哈将由东道进朝。土土哈言于北安王说：“彼分地在东，从东进朝若有不测，是纵虎归山林也。”于是乃命其从西道进朝。即而有言也不干叛元，众人欲先报朝廷，然后发兵。土土哈说：“兵贵神速，若彼果然叛，我军出其不意，可即胜之。若非叛，就与其互约而还。”遂即日启行，疾驰七昼夜，渡过秃兀刺河，与也不干叛军战于李怯岭，大败叛军，也不干仅以身免。当时世祖正亲征乃颜，听说

此事，即命土土哈沿河而下，收其余党。中途遇叛王也铁哥军一万余骑兵，土土哈率精骑击溃也铁哥军，获马甚众，并擒叛王哈刺鲁，献给行在（世祖所在地），诛之。

时元成宗铁穆耳尚未登位，以皇孙身份抚军於北边。诏以土土哈军从镇，乃颜叛军败后，土土哈奉命追其余党，在哈刺温（今大兴安岭一带），诛叛王兀塔海，尽降其众。二十五年，诸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遣使告急。土土哈随皇孙铁穆耳率兵援之，终于在兀鲁灰击败叛王军队。军还哈刺温山，夜渡贵烈河，又败叛王哈丹。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忽必烈以其功多，将也只里女弟塔伦嫁于土土哈。

二十六年，从皇孙晋王征海都，抵杭海岭（今蒙古杭爱山）。时海都兵先占山岭，元诸军失利。惟土土哈以其军冲锋在前鏖战，护晋王而出。不久，海都追骑大至，土土哈乃选精锐骑兵设伏而待。海都兵终不敢逼上前。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边，召见土土哈并慰谕之曰：“昔太祖与其臣中同患难者，饮班术河之水以记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世祖还至京师，大宴群臣，复对土土哈说：“朔方人来，闻海都说：‘杭海之役，若使彼边将尽如土土哈者，我们将到那里去安置居所呢？’遂论功行赏，世祖欲先赏钦察之士。土土哈说：‘庆赏之典，应先从蒙古将吏开始！’世祖说：‘尔勿推让，蒙古人地位诚居汝右，而力战岂在汝右耶？’遂召诸将颁赏。

至元二十九年秋，土土哈率兵至金山，获海都之户民三千还至和林，有诏命进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元军至欠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遂尽收其五部之众，屯兵守之。奏功，加龙虎卫上将军。仍给行枢密院印。海都闻土土哈取乞里吉思，也引兵至

欠河，土土哈又击溃海都兵，擒其部将李罗察。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诏以边事重要，免土土哈朝会。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土土哈仍出守北边。二年秋，诸王附海都者皆率众来归，边民惊扰，土土哈亲自到玉龙罕界处，馈饷安集之，导引诸王岳木忽等入朝。成宗解御衣而赐土土哈。

大德元年，土土哈奉命还北边。二月，至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卒。年六十一。卒后赠金紫光禄大夫、司空，追封延国公，谥武毅，后加封升王。

董文炳

董文炳（1218~1278年），字彦明，真定（今河北正定）藁城人。为元朝著名将领。董文炳出身将门，其父董俊是成吉思汗时名将。文炳袭父职，出为藁城令。后因不愿阿附权官罢职而去。董文炳曾追随元世祖忽必烈入吐蕃、征南诏。后伐宋建功。世祖即位后，颇受世祖信赖，委以要职。在与南宋征战中，董文炳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为元朝的统一大业作出重要的贡献。董文炳爱民如子，为官清正廉明。用兵恩威并举，不主杀戮，故而深得军民之爱戴。官至中书左丞，兼枢密院事。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九月去世，年六十。卒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谥忠献。

一、为民弃官 追随世祖

董文炳是董俊的长子。其父去世时，他才十六岁。其母李夫人，贤淑慧达，教子有方。文炳曾师侍其先生，警敏善记诵，年虽幼但俨如成人。岁乙未（1235年），年仅十七岁的董文炳袭父

职为藁城令。城中同僚皆其父时人，因文炳年少，大家颇轻视他，而城中衙吏也多不畏惧文炳。但文炳明於听断，以恩济威，未几，父之同列皆束手听命，而衙吏抱案求其签字时，皆不敢仰视。连乡里亲故、百姓俱都被其化服。当时真定县十分贫困，加以旱蝗之灾，百姓民不聊生。但徵敛日暴，民苦不堪言。文炳遂以自家私谷千石献于县中，民方赖以稍安。其时羊羔息又方盛，民借贷充赋，而贷家取息岁倍，县里又以民之蚕麦偿还，董文炳说：“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之。吾当为代偿。”于是，文炳以自家田庐若干亩计值，为民还贷。又籍县里闲田让贫民耕种，于是流离者渐还，数年后民食以足。当时，朝廷初治民口，凡有敢隐实者诛，并籍其家。但文炳却使百姓聚口而居，少报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说：“为民获罪，吾所甘心。”由是赋敛大减，民皆富实，文炳亦名播遐迩。邻县民中有冤事不能伸者，闻文炳之名，也来求其断决。一日，文炳上谒府中官员，邻县中的百姓都聚而观之，纷纷说：“多闻董令大名，今观之亦人耳。然何明智若神也！”时府官征敛无度，文炳俱按之不给，有人谗言于府，官府官遂害文炳。文炳说：“吾终不能剥民求利也！”即弃官而去。

1253年，元宪宗蒙哥时期，世祖忽必烈受命伐南诏。董文炳闻知后，大军已经进发。董文炳便带领四十六名义士，追世祖军而行。然路途遥远，一路上人马死亡殆尽。及入吐蕃境内，只有两人跟随文炳继续前进。他们的马匹也已死亡，董文炳也精疲力尽，由那两个人搀扶着徒步而行。他们在道路上徘徊，以死马肉当食粮，每日都不能走三十里。但三人志气未减，一定要找到忽必烈大军。正在这危难时候，军中使者路过这里，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便策马而回，报于世祖忽必烈。这时文炳弟文忠已跟从

世祖，世祖即命文忠解上厩之马五匹载带粮食迎接董文炳三人。董文忠带马匹急驰而行，终于见到文炳，并将他们三人引荐于世祖忽必烈处。忽必烈被董文炳的壮行所感动，好言抚慰一番，赏赐甚厚。之后，董文炳便在世祖麾下用事，且由于他的勤快警敏，办事有方，日渐受到世祖的信任。

1259年秋，忽必烈受命伐宋。军至淮西台山寨，命董文炳带兵先去攻夺。文炳带数十骑驰至寨前，向寨首谕以祸福，开始寨中不应。董文炳便脱掉身上的甲冑高声呼道：“我们所以不着急对你们用兵，是为救活你们的性命，若还不醒悟投诚，大军一到便屠寨矣！”守寨者这才害怕，于是便降。九月，世祖军至阳罗堡。宋军在阳罗堡守备甚严，筑堡于长江岸边，陈列战船于长江之中，军容盛肃。董文炳请于世祖帐前，说：“长江天险，宋赖以守国。今日我军攻取，其势必死守。但其气势今日必须打掉，请让我带兵前往。”世祖然之。文炳遂率敢死士数百人在前为先锋，又与弟文用、文忠率战舰随后急驰而进。两军展开激战。文炳趋船至岸边，登岸搏斗，元军趁势登岸，宋军大溃，败退而去。文炳急命弟文用坐轻舟回北岸报捷。世祖正在香炉峰，听战讯便策马下山问战时情状，文用一一禀告。世祖抚鞍而立，竖鞭仰指苍天说：“天也！”遂下令各军不得解甲，明日即刻围城。但正欲率大军渡江，宪宗蒙哥死讯传来。闰十一月，只好班师。

二、仁服羶众 经略山东

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上都，为元世祖。命董文炳宣慰燕南诸道。董文炳入朝奏曰：“人久无法，驰纵难收。今一旦束之以法，不可。今上即位之初，宜大赦天下，然后逐渐变更。”世

祖从其议。于是，有欲反乱者遂安。1261年，擢升董文炳为山东东路宣抚使。董文炳奉诏离京赴任所。这时朝廷议立侍卫亲军，世祖说：“亲军之职非文炳难任。”但董文炳此时已在山东任所，世祖便命遥授董文炳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1262年，李璿叛元，率叛军又攻入济南。叛军气焰颇嚣张。董文炳会合诸军围攻济南，筑长围围之，李璿遂不能逃遁。几个月后，贼势日蹙。文炳说：“贼寇势已穷困，可用计破之。”于是文炳抵城下，呼李璿将田都帅，对其说：“今叛反者，仅李璿耳。如你们能投诚，即属吾人，请不要自取灭亡。”于是田都帅缒城而下投降。田都帅，李璿爱将也，田既降，贼众遂乱，并擒李璿献于元军，出城降元。时璿兵有二万余人，皆勇而善战。元军主帅怒其反覆附贼，便分置于诸军之中，且下令各军将他们秘密杀害。文炳军中有贼兵二千余人，文炳接秘令后便对主帅说：“这些贼众，本为李璿所胁迫耳，今杀死他们，恐与天子仁圣之意乖谬。以前世祖征伐南诏，凡有妄杀人者，即使大将也要治罪，所以今日不当戮杀无辜。”元军主帅听罢文炳之言，同意之。然其它各军杀者已众，众皆大悔。

李璿伏诛后，但山东一带仍未安宁。世祖仍命董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侍卫亲军以稳定山东局势。并出金银符五十，凡有功者听文炳赏封。

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只带数名骑兵入城。入居府所后，不设警卫，乃召李璿旧将吏立之于庭，董文炳说：“李璿狂贼，叛元而有野心，实贻误尔等众人。今璿已诛死，尔等皆为元朝之民。世祖天子至仁至圣，遣我前来安抚尔等，尔等当相安无惧。我今奉圣命相机迁贬将吏，且带金银符，尔等宜各自努

力，以获金银符。真有功者，我不敢违背圣意而不授与也。”文炳言罢，众部将皆大悦，于是益都虽为李璿之旧巢，至此遂得安宁。益都安，山东亦安。

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又授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及河南等路统军副使。七年，改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所设于沂州（今山东兰山县）。沂州与宋境相接。元军驻扎此处者，粮饷需从内地供应。适有诏命军粮由从本地民中购买。董文炳即命收回各州县的移文。众谏之，意诏命不可违反。文炳说：“但止之。”乃遣使入奏朝廷，大略意思是：“沂州一带与宋境接连，这样做，敌必知我军虚实。其次，边民供顿甚劳，皆苦重之役。再者，使百姓困苦，必惧来者，元军何以立足？”世祖听罢奏言，方大悟。遂罢止前诏命。九年，董文炳迁升为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遂修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河而相望，以牵制宋襄阳之军及为捣宋之腹心之地作准备。

三、捍御北边 平服南宋

至元十年（1273年），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夏天，天下大雨，河水猛涨。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御之。一夕，夏贵又率军来，飞矢中文炳左臂，并伤着肋骨。文炳拔矢示以左右，遂连发箭四十余枝，射向宋军。而箭中无矢，又向左右索取，又连发十余箭。力困，不能张满弓，遂气闷昏厥，几乎死去。第二天，大水涨入外城，文炳令士卒退避。夏贵乘机而入，压军而阵。文炳病创很厉害。其子董仕选请代战。文炳壮其言而许之。复又自起裹束好伤口，提剑督战。仕选用戈击夏贵，夏贵仆倒在地，几乎丧命。双方经过一番激战，宋军终不能胜，

夏贵于是引军退去，从此不敢再来攻犯。

第二年，元军大举伐宋。丞相伯颜自襄阳东下，与宋人战于阳罗堡。文炳发兵正阳，正月与伯颜军会于安庆。安庆守将范文虎以城降。董文炳请示伯颜说：“大军久攻阳罗堡不下，吾兵当先行。”伯颜许之。宋都督贾似道率军来御，陈兵于芜湖。元兵击之，贾似道败走，奔扬州。元军至当涂，文炳又言于伯颜说：“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长江边）位当长江之南，与和州（今安徽和县）对峙，不取，必有后患。”遂率军攻之，知州王喜降。

三月，有诏以天气暑热，不宜进兵，命伯颜驻军建康（今江苏南京），董文炳驻军镇江。时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坚守不降。常州、苏州既降复叛。张世杰约真、扬二州兵誓死战，真、扬宋兵却每战必败，于是不敢再出城。张世杰等宋将于是率大舰万艘陈于焦山下长江中，派劲卒居前。董文炳率军接战。自己登一船，令仕选居另一船。时文炳弟之子士表请出战。文炳回头对他说：“吾弟仅汝一子，万一我与士选此战不还，士元、士秀犹可杀敌，故不忍让你前去。”士表乃坚决要去。于是从其请。文炳遂乘大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乘船护两翼，大呼突入宋军阵中，诸将飞船继进，时飞矢蔽日。战酣，两军短兵相接，元军奋勇，宋兵也殊死而战，鼓声震天动地，横尸俱委于江中，江水为之不流。自清早一直战杀到中午，宋师终大败。张世杰逃走，董文炳追之于夹滩。张世杰收集溃卒再战，又败，遂东逃入海。文炳船小，不能入海，当夜乃还。共计俘获宋甲士万余人，俱放其归田里而不杀。又计获战船七百艘，宋朝军力自此遂穷。

十月，元诸军分三道而进，文炳居左，由长江并海趋临安。先是江阴军金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派人以檄文谕之。世修于

是以城来附，文炳令其权任本军安抚使。元军所过各地，严禁扰民，故民不知有兵过。凡获宋兵，全部放还。又威信前布，附近各州县闻之皆服。张瑄有众数千，依恃海势不降。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和仕选往而招之，遂服，又得海船五百艘。

十三年春正月，元军至盐官。盐官乃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县。待元军至，盐官不降。时宋主已欲降元。将佐见盐官县之状，欲屠之。文炳说：“盐官县离临安不到百里，声势相连。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若轻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城耶？”于是派人入城谕意，盐官遂降。遂于伯颜会于临安城北。张世杰欲携其主逃入海，文炳绕出临安城南，兵戍浙江亭，世杰之计遂不行。但仍携宋主弟吉王昞、广王昺南逃。宋主遂降元。

宋平，伯颜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怀来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世祖说：“文炳乃我旧臣，忠勤朕所素知。”于是拜封董文炳为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四、抚谕闽中 受任大都

平南宋后，张世杰尤奉吉王赵昞占据台州（今浙江临海县等地）。而福建地区尚被宋占有。诏令董文炳进军闽中。文炳下令，所过各处严禁士兵履践田麦，文炳说：“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踏之，民何以活命。”至是，南人皆感其仁，不忍以兵相向。军至台州，张世杰逃走，诸将先俘州民，文炳又令曰：“台人首效顺投归于我军，因我军无暇顾及，所以张世杰才据之，台民何罪之有？敢有不放所俘者，以军法论。”于是台州百姓免于灾难者有数万人。军又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勿取子女，勿掠民有。”众将曰：“诺。”温州守将放火烧城而逃，文炳急命减

火。追擒其将。数其残民之罪，斩首示众。元军过岭南，闽人扶老来迎，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货物来附。至是，闽人感文炳出仁义之师，遂建庙而祭祀之。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世祖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自率兵北征。正月，急召董文炳。四月，文炳从临安赶赴上都。即至，世祖即刻召见。文炳拜而稽首曰：“今南方平定，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世祖说：“朕召卿来，意不在此也。竖子资兵，朕自往平定。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托卿。卒有不虞，自便处理以闻即是。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朕已通知京师主事者，卿自勉之。”文炳避谢，世祖不许。文炳只好任职。欲求见皇太子，世祖许之。世祖又复敕太子说：“董文炳所任甚重，见毕即遣行。”既见皇太子，太子慰谕恳至。文炳求留仕选宿卫，许之。遂即日就道去大都（今北京），在上都，仅留三日。

董文炳至大都，每隔日分别去中书省、枢密院一次，不备中书几案。平章政事阿合马方恃宠用事，生杀任情，惟惧怕文炳。其奸状因此少有所敛。经常执笔请曰：“相公官为左丞，当置省案。”请至再四，文炳不肯置。皇太子闻之，谓宫臣竹忽纳说：“文炳意深，非尔曹所知。”之后，有人私问其故，文炳说：“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所以我只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

十五年夏，文炳有疾病在身，奏请解其军务之职。世祖诏曰：“大都暑热，病者不适于在那里。卿可来此（指上都），病固当愈。”于是董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领机务，西北高寒，筋骨舒畅，当复自愈，请尽力北边。”世祖抚慰文炳说：“卿固忠孝，然北征之事，不必劳苦。枢密事重，以卿佾书枢密院事，中书左

丞如故。”

八月，天寿节，礼毕赐宴。帝命文炳居上座，谕宗室大臣说：“董文炳，功臣也。理当坐此。”每上食，帝则辍赐文炳。是夜，文炳疾病复作，世宗命御医每日来诊视。九月十三日，文炳病重。洗沐而坐，召文忠等人说：“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为国死边，今亦至此，命也。愿董氏世代有男能骑马，勉力报国，则吾死瞑目矣。”言毕，就枕而卒。世祖闻知，悼痛良久。命文忠护丧回葬藁城。并下令，凡灵柩所过之处，各处官府均须以礼吊祭。

董文炳领军几十年，战无不克，攻无不取，且每战躬亲战阵，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其为将深谋有大度，其领官也深识廉明。时南宋亡，伯颜命文炳入临安后，遂与宋主并赴京都。临安诸事，一委文炳处理。文炳遂召翰林学士李槃，对其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得宋史及诸笔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遍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却不受。及至官录与芮家，录官俱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

张弘范

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人。元朝名将。张弘范出身将门，其父张柔，亦为元初期之名将。弘范年二十摄府事，以明断闻名。后投身军旅，平叛伐宋，屡败宋军。宋将张世杰立赵昺于海上，张弘范奉命征讨。于崖山大败宋军，赵昺投海而死，弘范为消灭南宋的最后一个宗室政权，建

立了功劳。官至蒙古汉军都元帅。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病卒，年四十三。卒后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烈。

一、败李璿军 收襄阳府

张弘范为张柔第九子，善马槊，颇能为诗歌。年二十时，其兄张弘略为顺天路总管，因入朝上计寿阳行都，留弘范摄府事，吏民服其明决。有蒙古军过其境肆暴虐者，弘范亦杖遣之。故蒙古军入其境无再敢犯令者。

世祖中统初（1260年），张弘范被任为御用局总管。中统三年，改行军总管。从亲王合必赤讨叛贼李璿。时张柔戒其曰：“汝围城勿避险地，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随亲王军围济南，驻扎在城西。时李璿出军突围诸军将营，兵独不向弘范。弘范说：“我兵营扎于险地，璿不来突，是示弱于我。其必以奇兵袭我，以为我无备也。”于是在城西修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沟，开东门以待之。至夜，则令士卒掘壕，其壕深且广，而李璿不知。第二天，李璿果派兵拥飞桥来攻，未至岸，军士多陷壕中。及跨壕而过者，突入垒门，也皆被伏兵所杀。待李璿撤兵，已有两将被弘范所擒。张柔闻捷高兴地说：“真吾子也。”

李璿伏诛后，朝廷以李璿专权兵事而能为乱，故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范亦在其中。

至元元年（1264年），弘范因济南败贼之功又被授为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第二年，移守大名（今河北大名）。适逢这年大水，庐舍被洪水淹没，租税无所从出，弘范则免之。但朝廷罪其专擅，自作主张，张弘范请入见世祖。见世祖忽必烈后，弘范进言说：“臣认为朝廷目前之作法乃是储备小仓之法，未若

储大仓。”世祖问：“此语何讲？”弘范对曰：“今年水潦不收，而一定责民输租，虽朝廷认为仓库已实，但民将死亡殆尽。明年之租将从何出？何若活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此非陛下之大仓库乎？”世祖说：“有理，不必再追究了。”

至元六年，元军伐宋围襄阳。授张弘范为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复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璿旧卒，勇悍难制，故命弘范领之。弘范带兵戍鹿门堡，以断宋军粮道，且可阻绝郢州（今湖北钟祥）之援兵。弘范向主帅建议说：“国家取襄阳，为长久之计也。并求其困厄而自弊。但从前，夏贵乘江水涨送衣粮入城，我军坐而视之，无御之者。其境又南接江陵、归峡诸郡县，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岂有自弊之日乎！宜建城于万山，以断其西路，立栅于灌子滩而绝其东路，则乃速弊之道也。”帅府奏用其言，于是移弘范兵千人戍于万山。

万山城既建，弘范与将士较射于东门外。宋军突然而至。将佐皆谓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弘范说：“入城而守，吾与诸君在此何事？敌至而将不战乎？敢言退者死。”随即擐甲上马，立遣偏将李庭当其前，他将攻其后，亲率二百骑列为长阵，令曰：“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宋军派步兵、骑兵相间冲阵，弘范军不动。宋军再进，弘范军仍不动。弘范说：“彼军气衰矣！”遂令击鼓，前后奋击，宋军奔溃。

八年，弘范命军士筑一字城围逼襄阳（今湖北襄樊），破樊城（今湖北襄樊北）外城。九年，攻樊城。流矢突中其肘。弘范裹疮见主帅说：“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城必破。樊破则襄阳无恃矣！”主帅从其议。第二日，复出锐卒先登，遂拔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

遂出降。弘范遂与吕文焕入朝，世祖赐锦衣、白金等物，将校俱各有赏赐。

二、受命南征 崖山灭宋

至元十五年，宋张世杰立广王昺于海上，闽、广响应，诏命张弘范率军征讨，授以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张弘范辞别世祖时奏曰：“汉人无统蒙古军者，请以蒙古信臣为首帅。”世祖说：“汝知尔父与察罕事乎？当时初破安丰，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于是全军又南进。结果安丰复为宋所有，元军几乎进退失据，汝父深悔之。此乃委任不专的缘故。今日岂可让你复有汝父之悔恨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朕当嘉汝矣。”于是面赐锦衣、玉带，弘范不受，请世祖赐以剑甲。世祖于是从武库中取出剑甲，听其自择。并且谕之曰：“剑，乃汝之副也。凡不听令者，以此处之。”弘范将行，又荐李桓为己副帅，世祖从之。

弘范发兵先至扬州，选将校水陆二万人，分道南征。并以弟弘正为先锋。弘范对其弟说：“选汝为先锋，因尔骁勇也，非私汝也。军法重，我不敢以私扰公，自勉之。”后弘正所向克捷。

元军进攻三江寨，寨据隘高筑，不可近。弘范令连兵前进，寨中俱持满弓以待。弘范令军士下马吃朝食，似若将长时间待在那里。寨中持满弓者疑，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他寨亦无虑也。正朝食中，弘范突命攻击别寨，连拔数寨，回捣三江寨，遂破之。元军进军至漳州（今福建龙溪县），驻军于城东，命别将攻南门、西门，乃乘虚破其北门，遂破其城。又攻鲍浦寨，又下之。于是临海诸郡邑皆望风降附。又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弘范令其

跪，天祥不屈，弘范便得以宾礼。又获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命子张珪以师礼待之。

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庚戌，元军由潮阳港发船入海，至甲子门，获宋将刘青、顾凯。于是知广王之所在。辛酉，军至崖山。宋军千艘大船碇泊于海中，建楼橹于其上，隐然坚壁也。弘范引舟赴之。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战船非潮来时不可进。于是乃由山之东面，转至南而入大洋，始逼进宋舟。弘范出奇兵先断其汲水之路，又烧其宫室。时张世杰有外甥在弘范军中，三次使其招之，世杰皆不从。甲戌，李恒自广州（今广东广州）至，弘范以两艘战舰给他，使守北面。

二月癸未，将战，有人请先用炮。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各驻泊于东南北三面。弘范自率一军相离一里余地。下令曰：“宋舟潮至必东遁，急攻之，勿令逃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弘范先令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元军且宴，便少有松懈。不料弘范率舟师至。弘范舟船在前，元军众船相继而上。弘范又于船尾伏精兵，俱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声而战，先妄动者死。”时飞矢集结如刺猬，埋伏的军士一动不动。待两军船舶相接，弘范命鸣金撤障，于是伏兵顿起，弓弩、火石交作，顷刻间并破宋七船，宋师大溃。宋臣见大势已去，遂抱其主赵昺投江而死。于是获宋符玺印章等物。张世杰先逃遁。李恒追之大洋已不及。世杰走交趾，逢海风坏其舟，死于海陵港。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于是弘范令石工磨崖山阳面之山峰石，勒石纪功而还。

十月，弘范入朝。世祖赐宴内殿，慰劳甚厚。不久，弘范瘴

痲疾发作，世祖命上医诊视，又遣近臣议用药。敕令卫士监门，禁止杂人入内打扰弘范。但弘范一病不起，病甚重时，便沐浴换衣冠，由别人搀扶着至中庭，面阙而拜，拜罢退坐，命斟酒作乐，与亲故言别，出世祖所赐剑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语毕，端坐而卒。

李 恒

一、随父事元 进兵襄鄂

李恒（1235～1285年）字德卿，其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李恒为元朝名将。太祖成吉思汗征西夏时，守兀纳刺城者乃夏主之子。至城陷不屈而死。当时，其子方七岁，名惟忠，也求从父死。元将惊异他的举止，便将他献给宋王合撒儿。

合撒儿爱怜之，便留养在身边。

合撒儿死，子移相哥嗣王位，惟忠长大成人，随移相哥征伐中原，有功。后淄川王分食地，以惟忠为达鲁花赤，佩金符。惟忠生李恒。李恒从小很有气质，王妃爱之，抚养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

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命李恒为尚书处断事官。李恒以其职让于其兄。李璫叛元反涟、海，李恒随其父李惟忠弃家欲入京师告变，李璫怒，把李恒捉住，系于阖门狱中。到李璫被诛后，李

恒方得以出狱。忽必烈知道此事后，嘉奖了李恒，并授以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补其家所损失的家资。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改任李恒为宣武将军、益都淄莱新军万户，从元军伐宋。元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宋守将吕文焕时出城迎战，宋将范文虎又援助吕文焕。李恒率本部军兵筑堡万山以扼城西要冲，切断宋军的陆路。吕文焕又以渔舟渡汉水窥视元军军势，李恒设伏败文焕，于是又切断襄阳通往外面的水路。于是，进攻樊城。十年春，李恒率精兵渡过汉水，自樊城南面先登城，元大军继上，樊城遂破。之后，襄阳亦降。捷闻于朝廷，世祖以李恒功，升明威将军，佩金虎符。

至元十一年，元丞相伯颜大会元军于襄阳，进军至郢州（今湖北钟祥）。宋军以舟师截汉水，伯颜率军则由唐港入汉水，并舍弃郢州转而进攻沙洋、新城，留李恒为后拒，以防宋之追兵。元军至阳罗堡，宋制置使夏贵派其子夏松来拒战。李恒率兵先陷宋兵阵，额中流矢，伯颜急忙止李恒再战。而李恒拔箭裹伤更奋力而战，终于射杀夏松，于是元大军渡江，宋水师阻战。李恒带兵与宋兵战，从天未明时一直激战到下午，宋兵败溃，夏贵逃走，于是宋鄂州（今湖北武昌）和汉阳俱被元军攻下。李恒以功迁升为宣威将军，赐白金五百两。之后又随伯颜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浙。

二、兵定江西 激战崖山

至元十二年（1275年）春，宋将高世杰复窥汉、沔，复遣李恒还军守鄂州。当时有豪民聚众进犯江陵，行省命李恒带兵讨之。但李恒按兵未动，只派谕使令聚众者出降。于是不出一兵竟

得兵、民十余万人，李恒全部放其为民，并下令禁止军兵进行掳掠，而当时有人送礼送钱物给李恒，李恒均一无所受。至元十二年，李恒随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宋将高世杰。之后下岳州，进攻沙市，又拔之。宋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李恒留守江陵。李恒传檄归、峡、辰、沅、靖、澧、常德诸州，诸州皆归附。不久，李恒徙镇常德，以扼湖南之要冲。

诏命元军分三道出兵，以李恒为左副都元帅，从都元帅逊都台出江西。于是江西江州、抚州、瑞州、建昌、临江相继而下。又攻吉州，定赣州、南安。邵武等州郡也相继而降。李恒兵围隆兴（今江西南昌）时，宋转运使刘槃请降。李恒观其有诈，于是密作准备。刘槃果然带锐兵突袭元军，李恒早有准备，出兵击败宋军，杀获殆尽，刘槃无路可走，乃降。后来，元军隆兴帅府认为隆兴城中的富民与宋军有联系，已杀一百三十家。李恒返回隆兴后，审问并非其罪，于是尽释隆兴之民。

宋丞相陈宜中和宋将张世杰拥益王赵昀为帝，福建、江西一些郡县又起而响应。李恒先打败宋将吴浚兵，张世杰派范文虎与吴浚又合兵十万来攻元军，意在夺回建昌。李恒再派将击退宋军，吴浚败走江西瑞金，投文天祥。李恒再击败文天祥所率宋军，文天祥逃奔汀州。李恒又派镇抚孔遵带元军取汀州。文天祥收集溃散之众，又复夺回汀州，并出兵兴国县，连破诸县邑，又围赣州（今江西赣县），赣州告急于李恒。有人说文天祥家坟在吉州，若派兵发掘其坟，则赣州围自解。李恒说：“王师讨不服之军，岂有发人坟墓之理。”于是派兵援救赣州，李恒自己则带精兵迅速赶到兴国，攻打兴国。这时，文天祥正在兴国，不提防元军到来，仓促弃城而逃。李恒带兵追击，追至空坑（地名），俘获文天祥

的妻子和女儿，擒捉宋军招讨使赵时赏及其他将官二十余人，共降宋兵二十余万人。

至元十四年，李恒任参知政事，行省于江西。至元十五年，益王赵我昱死，张世杰、陆秀夫又拥立卫王赵昺为帝，守广东诸郡。诏命李恒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负责经略广东。

李恒先派兵取英德府、清远县，然后兵入广州（今广东广州）。张世杰移兵屯守崖山。当时都元帅张弘范率元舟师尚未至，李恒也按兵不动，只是分别派偏将略定梅、循等州。宋将凌震带兵进攻广州，李恒率军击败之。凌震及宋兵皆弃舟而逃，不少人溺死水中。元军夺宋军船只三百艘，并擒捉宋将宋迈及各级将吏二百余人。至元十六年二月，元水军抵崖山，李恒也率所部人马赴崖山。崖山下，宋军船只有一千余艘，排列江面。各船都贯以巨索，并立水栅于江面之上。李恒派兵先断宋军水源，宋军缺水军势日迫。元军派人谕降张世杰，张世杰予以拒绝。元军于是向宋军发起进攻，元水军船队由北面逆水而进，先毁宋军水栅，再断宋船舰上的巨索，张世杰率宋水师犹死战。双方从早到晚，激烈交战，张弘范又催督南面诸元军合击宋水师，宋军于是大败。陆秀夫先将妻子沉于海，然后抱卫王沉海死，从死者十余万人。元军俘获金玺、后宫诸妃及文武大臣。宋大将翟国秀、凌震皆解甲而降。又获宋舟船八百余艘。这一天，黑气如雾，李恒发现有乘舟南逃者，李恒以为是卫王。李恒遂带元兵追至高、化一带，问宋降兵，才知卫王已死。逃遁者乃张世杰也。张世杰后来也溺死于海陵港。至此，岭、海悉平。

至元十七年，李恒任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于荆湖（即湖北）。李恒到任，下令禁止掠民为奴婢，百姓喜之。这时常德、

澧、辰、沅、靖州五郡饥情严重，李恒令开仓赈饥，民心遂安。

至元十九年，李恒乞解军职，未许。诏命其长子散木碍袭为本军万户。

之后，李恒又参加了占城之役，染漳疾。占城之役结束，又从皇子南征交趾。还军时，李恒膝部中敌军的毒矢，由军卒背负而还。至思州，毒发而死，年五十。

朝廷赠李恒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后又追封为滕国公。

塔 出

塔出（1243～1280年），布兀刺之子也。元朝名将，幼孤。长大后善于骑射。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入侍世祖。七年，诏降金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山东统军使。镇守莒、密、胶、沂、郯、邳、宿、即墨等城，陈设方略、谨慎镇守，使宋军不敢北进。至元九年，诏命统军司为行枢密院，又改金枢密院事。塔出遂领元军攻下淮堡栅，兵过涟海，获俘以万计。后宋人蒋德胜来降，塔出上奏言宜加大赏赉，以劝来者。於是朝廷遂赐赏蒋德胜黄金五十两，白金一百两以犒抚之。

至元十年，塔出任金淮西等处枢密院事。镇守正阳以扼阻宋朝淮海方面的诸州兵。时有宋将陈奕率安丰、庐、寿诸州兵数次来扰，塔出遂选精锐兵骑与陈奕军战，一日内连战十几次，元兵个个奋勇，宋军不能抵挡，乃退败而去。之后，宋人复在六合集军驻扎，并营造战船，欲再攻正阳。塔出探知这消息后，便出其不意率军至六合，焚烧宋军战船。后又派兵袭取宋安丰城内的军

粮，以为己用。宋军在横河口列阵以待，又被塔出派出的奇兵打败。

至元十一年（1274年），朝廷有议：“宋淮上诸郡州，是宋朝北面的屏障，但诸郡州城坚兵锐，元兵若急攻之，难以很快取胜，且徒劳无功。莫如元军先渡长江，直奔临安，除其根本。同时留一部分军兵于淮北，以牵制宋朝驻扎在淮上的诸州兵，使其不能回援，则长江可乘虚而渡。”这是元朝灭宋的一个完整战略布署。于是，忽必烈遂以塔出为镇国上将军、淮西行省参知政事，命率元军先试攻安丰、庐州（今安徽合肥）、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以牵制各州城的宋军不能南返。塔出率元军试攻安丰、庐、寿等城后，略有俘获遂还军，圆满完成了牵制宋军的任务。朝廷于是赐赏塔出葡萄酒两壶，并赏赐以第宅和牧地。

宋将夏贵率舟师十万人围正阳，并派宋兵决淮水以淹灌正阳城。正阳城几乎失陷。忽必烈命塔出率兵救援。元军道过颍州（今安徽阜阳）时，遇宋兵正攻颍州，时颍州守卒仅数百人。塔出遂命将颍州库中的弓矢尽量发出，令城中百姓也一块出战抵御宋兵。又颍州城的北关易破，塔出又急命元军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兵果放火烧北关，火光冲天，宋兵乘火势攻北关。塔出令伏兵从暗中发箭，矢下如雨，宋军猝不及防，遂退军。宋军退至沙河，元军追袭，遂大破宋军。宋兵溺死于河者不计其数。第二日，塔出便率军直趋正阳。这时，天下大雨，元军杀开一条路，突破宋军重围而入城。至是，遂坚守不出。不久，雨住天晴，塔出与右丞阿塔海分率精锐兵骑出城而战，元兵至淮河中流，皆拼死力战，宋军乃大败，元军又追数十里，杀宋兵数千人，夺战船五百余艘。于是，正阳围乃解。解正阳围后，塔出上奏书说：

“宜明赏罚，使将士有所惩劝。”世祖采纳其言，遂颁赏有别。秋八月，塔出引军渡过淮河，屯兵庐州和扬州之间。

至元十二年（1275年），塔出率所部舟师跟随丞相伯颜与宋军战于丁家洲，宋军大败。宋军统帅贾似道逃奔扬州，于是分兵四面出击，先克池州（今湖北池县），取太平，顺流东下，宋建康、丹徒、江阴、常州等宋城皆望风而降。这时，扬州仍未降。元谍兵告知塔出，扬州宋兵将夜袭丹徒，丹徒求援。塔出设伏兵而待。宋扬州兵果然夜至，塔出遂出伏兵战扬州宋兵，于西津大败宋兵，宋兵被杀、溺死者甚众。不久，宋亡。塔出入朝，元世祖忽必烈授玉带表旌其功，授淮东左副都元帅，仍佩金虎符。

至元十三年，沿淮河流域的宋朝诸州来附。塔出命令元军严禁侵掠，抚疮痍，练士卒，境内安然。不久，迁升江西都元帅。征广东，塔出宣布元朝恩信，所至纷纷投附，广东遂平。

宋朝临安失陷时，宋益王赵昀，广王赵昺，出逃岭南海中。至元十五年，因宋二王事，塔出入朝。元世祖命张弘范、李恒总兵进讨，塔出留后，以供应军资费用。

塔出用兵淮西以来，以抚慰信义，用人不疑见闻。初江西刚平时，世祖曾有令，命毁江西诸郡州城防。塔出上表说：“豫章（今江西南昌）诸郡，皆靠江建城，大雨洪涝，时有泛滥，无城灾害重矣，毁之不便。”世祖见表，乃从其议。元军南下时，在新附宋将官中，有反叛者，叛而复败被执。塔出对同僚说：“彼叛，必我军将抚治不当而致也，故有其事。”于是凡再获之宋兵将，只杀其首谋者，余皆不追究。当时，有瑞州张公明者，阴告左丞吕师夔图谋不轨，塔出深知其诬告。乃说：“此狂夫欲求赏赐耳！若以此言告于朝廷，则大狱兴矣，连及无辜。吕师夔既已

居相职，又岂能做此狂妄之事！若迟疑不决，恐反使师夔起疑，而生异谋。”于是，斩张公明后，才报知朝廷。世祖认为他做得很对。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朝见世祖，又有赐赏，复命行省于江西，但未行，因病卒于京师。时年三十七。

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1242～1295年），阿儿剌氏人，出身将门，为元朝名将。其祖父博尔术为成吉思汗时“四杰”之一。

玉昔帖木儿在世祖忽必烈时颇受宠，世祖不呼其名，赐号曰“月吕鲁那演”，汉语犹言“能官”也。玉昔帖木儿弱冠袭爵，统领按台部众。他器量宏远，莫测其际。世祖闻其贤，驿召赴阙，只见玉昔帖木儿风骨淳厚，类非凡人，世祖于是解御服银貂赐之。当时，朝廷重太官内膳之选，于是特命玉昔帖木儿领管其事。侍宴内殿时，玉昔帖木儿站起行酒，忽必烈命诸王妃皆为答礼。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拜玉昔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时江南既定，益封功臣之后，遂赐全州清湘县户为玉昔帖木儿的分地。

玉昔帖木儿在御史台，务振宏纲，弗亲细故。时兴利之臣欲援金旧制，并宪司于漕府，当政者又请以郡府之利，玉昔帖木儿说：“立宪司所以在戢奸，若是并从漕府，有伤监临之体。”时议方罢。玉昔帖木儿在朝遇事廷辩，吐辞鲠直，忽必烈每为其威业所服。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宗王乃颜在东北叛元。忽必烈躬

行灭讨，命玉昔帖木儿统领军队先行。时世祖忽必烈至半道，闻玉昔帖木儿已退敌，数旬之间，三战三捷。敌僵尸遍野，玉昔帖木儿擒获乃颜献于世祖。诏令选百驼蹄犒劳之。玉昔帖木儿谢曰：“天威所临，犹风偃草，臣何力之有？”其谦逊之风度令世祖叹服。不久，忽必烈还京师，留玉昔帖木儿剿灭其余党。玉昔帖木儿于是又进剿乃颜余孽，尽数俘获，杀其同恶者数人，执其酋全家奴以献。

第二年，乃颜之遗孽哈丹秃鲁干又叛元。诏再命玉昔帖木儿出师。元军两战哈丹，皆败之，追及两河，叛众逃遁。时已隆冬，天气寒冷。玉昔帖木儿故意声言第二年春天再尽收叛敌，暗中却令元军背道而行，过黑龙江，直捣敌巢穴，杀戮殆尽。但哈丹不知其所向。元军荡平其城，抚其民而还。

忽必烈以内府七宝冠带赐旌玉昔帖木儿。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之后，玉昔帖木儿又御边杭海（今蒙古杭爱山一带）。

至元二十九年，加玉昔帖木儿录军国事职，知枢密院事。时宗王、帅臣皆听其命。世祖又特赐步辇入内。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者。

至元三十年，成宗铁穆耳以皇孙身份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辅行。三十一年，忽必烈驾崩。皇孙铁穆耳南还，宗室诸王会于上都（今上都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 20 公里闪电河北岸）。众定策之际，玉昔帖木儿站起来对晋王甘麻刺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曠昔储闈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初，成宗抚军北边时，玉昔帖木儿曾请世祖忽必烈授皇孙以储闈归玺，时忽必烈从之。所以，在宗室诸王为皇位继承人议论不决时，玉昔帖木儿提起这件至为重

要的事。玉昔帖木儿刚论完，诸宗王之盟长甘麻刺马上说：“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皇孙继帝位。玉昔帖木儿这才坐下说：“今大事已定，吾死且无憾。”皇孙铁穆耳遂继帝位，称成宗。

成宗即位，进玉昔帖木儿为太师，赐以尚方玉带宝服，还镇北边。

成宗元贞元年冬，玉昔帖木儿因议边庭庭事入京。两宫赐宴，待以家人之礼，并赐玉昔帖木儿妻秃鲁忽宴服，及其它珍宝。十一月，玉昔帖木儿因病卒。

大德五年，追封广平王，谥曰贞宪。

月赤察儿

月赤察儿（1249～1311年），许兀慎氏，出身将门，为元朝名将相。月赤察儿的祖父博尔忽，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其父失烈门，为镇边之将，后从征六诏等城，歿于兵阵。

月赤察儿性仁厚勤俭，事母以孝闻。姿貌英伟，望之如神。世祖雅闻其贤，且怜其父之死，在月赤察儿十六岁时便召见了。他。忽必烈见月赤察儿举止端重，奏对祥明，非常高兴，感慨地说：‘失烈门有了好后代了！’当时即命月赤察儿领四怯薛太官。至元十八年，世祖下诏曰：“月赤察儿，秉心忠实，执事敬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晓畅朝章，言辄称旨，不可以其年少，而弗升其官。可代线真为宣徽使。”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世祖讨伐叛贼于杭海（今蒙古杭爱山一带），众人大都从世祖北征。月赤察儿奏曰：“丞相安童、

伯颜，御史大夫月吕禄，皆已受命征战，三人者臣不可以后之。今勅贼逆命，敢御天戈，惟陛下怜臣，使臣一战。”世祖曰：“乃祖博尔忽，佐我太祖，无征不在，无战不克，其功大矣。卿以为安童辈与尔家同功一体，各立战功，自耻不逮。”于是未让月赤察儿从征。

至元二十七年，桑哥立尚书省，大开杀戒，诛异己者，以箝天下之口，并以刑、爵为买卖之事，纪纲大乱。尚书平章政事也速答儿，本原太官月赤察儿的属下，悄悄将桑哥胡作非为之事告知月赤察儿，并请月赤察儿上奏章弹劾桑哥。月赤察儿临危不惧，持以大义，遂如也速答儿所请。

桑哥伏诛，世祖赞扬说：“月赤察儿口伐大奸，发其蒙蔽。”乃以所没收的桑哥的金、银、水田等奖赏月赤察儿。

之后，世祖从湖广行省西连诸蛮，南接交趾，迁袤数千里，其间土沃人稠，而畲丁、溪子善惊好斗，思虑派一得力大巨前去抚守。月赤察儿举荐哈刺哈孙答刺罕以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哈刺哈孙答刺罕在湖广八年，威德并用，和于海外，湖广安定。后哈刺哈孙又入朝为相，天下称贺。世以月赤察儿为知人。

至元二十八年，都城负责水利的官员奏请凿渠西导白浮诸水，流经都城，东入潞河，则汇淮之舟既达广济渠，又可直接停泊于都城。世祖非常赞赏其议，并极欲其成。但又不愿役其都城之民。乃敕四怯薛人及诸府中人专事其役。度其高深，画地分别专管，刻日要求完工。月赤察儿率其亲属及所辖管之吏员，穿役服，操畚鍤，在所划分的地段首先干起来，不久，各府吏员云集河岸，一齐动起手来。河渠按照规定的日期修成。世祖赐名曰“通惠渠”。意即公私都使之。渠成，世祖语近臣说：“是渠，非

月赤察儿身率众手，成难速也。”

成宗即位，制诏曰：“月赤察儿，尽其诚力，深其谋议，抒忠于国，流惠于人，可加开府仪同三司、太保、录军国重事、枢密、宣徽使。”成宗大德四年，又拜太师。

这时，金山（今阿尔泰山）南北为叛王海都和笃哇据之。二人不朝元帝已数十年矣，而且不时扰边入寇。元帝曾命亲王统左右部宗王诸帅，屯列大军以备。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议论北师少怠，纪律不严，遂命月赤察儿副晋王督北师。这年，海都、笃哇又入寇。元大军分为五队，月赤察儿率领其一与海都兵战。双方刚交锋，元军颇不利，月赤察儿怒，于是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出敌背后，五军合击，叛军大败，海都、笃哇逃遁。月赤察儿也率兵还镇。

不久，笃哇请归附。当时武宗海山尚未登帝位，亦在军中。月赤察儿遣使请武宗及诸王帅议此事，自己并附意见说：“笃哇请降，为我大利。此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过一月，必失。时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伐，无有完结之日。笃哇之妻，我弟马兀合刺之妹也，宣遣使报之，许其臣附。”众议，皆认为月赤察儿所言恰当。后成宗得报，知月赤察儿之议，便说：“月赤察儿深识机宜。”不久，马兀合刺复命归来，笃哇臣服事定，从此，背叛朝廷的人逐渐来归。

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冬，叛王灭里铁木儿等屯于金山，武宗海山率师出其不意先越过金山，月赤察儿又带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喻之以利，灭里铁木儿于是降。时察八儿尚未臣服。察八儿者，海都之长子也。海都死，察八儿嗣领其众，凡两部十余万口，继续寇边。

武宗海山即帝位。至大元年，月赤察儿派使者奏曰：“诸王秃苦灭本怀贰心，而察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乘成之功（指定北边事）”颇为国忧。臣以为昔者笃哇先众请和，今虽已死，宜遣使者安抚其子款彻，使款彻不与我二心。又诸部既已归明，我方牧地不足，宜安排诸部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金山之北，军食既足，又能有重兵防戍，即使彼有异谋，吾兵已捣其腹心矣。”奏入，武宗说：“此谋甚善，卿（指月赤察儿）宜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地。”月赤察儿于是奉命移军，察儿、秃苦灭果欲投奔款彻，而款彻不纳，二人去留无所，遂前来降。至此，北边方始宁。

武宗下诏于月赤察儿说：“卿之先世，佐我祖宗，常为大将。攻城野战，功烈甚著。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佩黄金印。宗藩将领，实瞻卿麾进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

至大四年，月赤察儿入朝。武宗宴于大明帝，待礼甚重。不久，月赤察儿因病去世于宅第。诏赠宣忠安远佐运弼亮功臣，谥忠武。

床兀儿

一、扫荡叛军 雄镇北边

床兀儿（1260～1322年），元朝名将。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居玉里伯里山，世为钦察国主。成吉思汗西

征，钦察降蒙古，之后便举族效力于蒙元王朝。

床兀儿出身将门。其父土土哈也为元朝名将，官至同知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床兀儿最初以大臣子的身份随太师月儿鲁行军，在百搭山之战中，立有战功，拜昭勇大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床兀儿袭父职。率领征北诸军帅师越过金山（今阿尔泰山），进攻八邻之地。在八邻的南面有答鲁忽河，八邻将帖良台据河水而扎营，并砍伐树木为营栅以守卫。床兀儿率元军到时，八邻士兵都下马跪坐在地上，挟弓持箭以待元军。由于答鲁忽河前阻，元兵发箭到达不了敌人之地，战马又无法过河。床兀儿命吹铜角，举军大声呼喊，声震林野。八邻士兵不知元军要做什么，于是都起身上马。元军趁机全军渡河。河浪拍打河岸，八邻兵所立之木栅被河浪冲开，栅板顺水漂流，元军奋起击杀八邻兵，敌兵不能抵挡，四散逃奔，元军追击五十里，尽得其人马庐帐。

床兀儿率军还至阿雷河，又与海都派来援助八邻的孛伯军相遇。阿雷河后有高山，孛伯立阵于山上，战马不利于往下奔驰。床兀儿麾军渡过阿雷河，逼围孛伯军。敌军急驰下山，战马多摔倒，元军趁势击败敌兵，追敌三十余里孛伯反以身免。

大德二年，北边诸王都哇、彻彻秃率兵潜袭元军火儿哈秃之地。该地也有高山，被都哇、彻彻秃兵占据。床兀儿选拔勇健之士，并善于行走者，持长枪从四面而上，与敌军激战，元大军随后跟上围歼敌人，全部歼灭了敌军。

大德三年，床兀儿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与床兀儿，慰劳很久，拜床兀儿为镇国上将军，金枢密院事，钦察亲军都指挥使等

职。之后，床兀儿复还镇边陲。

当时，武宗海山尚未即帝位，在北边军中。武宗每遇有军情，必先咨询于床兀儿。而每临战事，床兀儿必率军先战。故床兀儿深得武宗的信任。

大德四年秋，叛王斡鲁思、脱麦率兵犯边，床兀儿在阔客之地迎敌。时叛军尚未列阵，床兀儿率军已到，直捣敌师，叛军不能抵挡，遂败溃。床兀儿引军追击，又跨越金山而还。

大德五年，海都率军越金山南犯。军止于铁坚古山，据高山而自保。床兀儿又引军败之。之后，又复与都哇军相战，与敌军相持于兀儿秃之地。床兀儿以精锐骑兵驰击其阵，左右奋击，杀敌不可胜计。至此，都哇之兵被俘杀殆尽。时武宗在军中，亲视其战，乃叹曰：“何其壮耶！力战未有如此者！”

事闻于朝廷，诏命御史大夫秃只等至赤讷思之地，集诸王军问战况，众皆称床兀儿功第一。武宗海山也派使者奏床兀儿功，成宗又复拿出御衣派使者至北边赐与床兀儿。

大德七年秋，床兀儿自边入朝，成宗亲自对他说：“卿镇北边，累建大功，即使以黄金周饰卿身，犹不足以尽朕意。”又赐赏衣帽、金珠等物，拜骠骑卫上将军，枢密院副使等职。仍赐军万人，钞四千万贯。

二、逼叛宁边 功垂一朝

大德九年，诸王都哇、察八儿、明里帖木儿等相聚谋曰：“昔我太祖艰难而成帝业，奄有天下。而我子孙却不能靖恭其业，安享其成，反而连年用兵，相互残杀，这实在是在毁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北边者，皆吾世祖（指忽必烈）之嫡孙，我们却用兵不

断，这是在向谁争斗呢？以前，我们与土土哈（床兀儿之父）不能争胜，今与其子床兀儿争战又无功，此天意、祖宗意可见矣。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我士民老者得以休养，年少者得以成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成吉思汗对其子孙们的期望。”于是派使入朝请罢兵，通一家之好。成宗同意其请求。于是诸王之后明里铁木儿首先罢兵入朝，成宗也特为诸王之入朝修建了驿站，以时通往来。至此，在元朝北境绵延了数十年的战乱终于平息。

大德十年，床兀儿拜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等职。

成宗驾崩，武宗海山时在浑麻出之海上，床兀儿请急归，以定大业，以副天下人之望。武宗纳其言，即日南还。及武宗即位，赐床兀儿以先朝所御大武帐等物，加拜平章政事。复令还边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床兀儿入朝，加封勾容郡王，改授金印。武宗说：“世祖征大理时所御武帐及所服珠衣，今以赐卿，其勿辞。”第二日，又以世祖所乘之车赐床兀儿，且说：“以卿有足疾，故赐此。”床兀儿叩头涕泣，固辞而不受，说：“世祖所御之帐，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当，而乘舆尤非所宜蒙也。贪宠过当，臣实不敢。”武宗回头谓左右说：“他人不知辞此。”床兀儿不受世祖所乘之车，武宗于是别请有司制马轿而赐之，以使床兀儿得乘轿至殿门下。

元仁宗即位，又特授床兀儿光禄大夫等职。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叛王也先不花犯边，床兀儿又率军在亦忒海迷失之地打败叛王军队。第二年，也先不花又派将也不干、忽都帖木柳来犯，床兀儿再败之。并追出其境，至铁门关。遇其大军於扎亦儿之地，再败之，三战三捷。延祐四年，仁宗念床兀儿之功，又

怜其年老，遂召入京师，商议中书省事，并仍知枢密院事。时大理国进象牙、金饰之轿，仁宗即以其物赐床兀儿。仁宗每见床兀儿，必赐座。每食，必赐其食，待以宗室亲王之礼。床兀儿常说：“老臣受朝廷之赐厚矣，吾子孙当以死报国。”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床兀儿去世，年六十二。卒后又追封至扬王。

牙忽都

牙忽都，拖雷（成吉思汗幼子）的后裔，生卒年不详，元朝名将。其祖父拔绰，乃睿宗（即拖雷）庶子。拔绰之母乃马一实，即乃马真氏。拔绰骁勇善骑射，宪宗蒙哥命为大将军，北征钦察有功，赐号拔都。拔绰娶察浑蔑儿乞氏，生薛必烈杰儿。薛必烈杰儿娶弘吉刺氏，生牙忽都。

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忽必烈命其袭祖父职统领军队。至元十二年（1275年），牙忽都随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元，并派人诱胁牙忽都从叛，牙忽都予以拒绝，此后事忽必烈更加忠谨。时八鲁浑、粘罕与海都通谋勾结叛元，闻元大军北征皆先后逃走。忽必烈命牙忽都追讨之。牙忽都奉命讨敌，终于追上叛军，生擒八鲁浑而还。

这时，失列吉又勾结约木忽儿、脱帖木儿继续作敌，带兵攻

打牙忽都。牙忽都兵败，被脱帖木儿所执，交给失列吉拘押。牙忽都与北安王的亲臣那台相谋，欲逃出叛营。不料事泄那台被诛，牙忽都更被严加看押。

至元十四年，元将兀鲁兀台与丞相伯颜帅大军讨叛贼，失列吉、约木忽儿迎战。这时，牙忽都悄悄联系赤斤帖木儿等人乱失列吉军，失列吉军于是出现内乱，牙忽都趁机脱身逃走。至大都（今北京）见忽必烈时，鬓发皆白。忽必烈十分同情牙忽都的遭遇，对其赏赐甚厚。至元十八年，又加封来阳州五千余户民给牙忽都。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诏命牙忽都与土土哈同讨海都。牙忽都带兵先行，截得海都的探兵，于是尽知海都的虚实，带兵直冲敌阵，破其精兵，海都败逃。牙忽都带所俘军民而还。

其后，北安王驻营帖木儿河，乃颜、也不坚有异图。也不坚引兵直趋怯绿怜河大帐。北安王派阔阔出、土土哈率民追击也不坚。时牙忽都率三百骑兵进至阿赤怯地境，适北安王帐下逊笃思部兵逃走，牙忽都招谕之，使其还。这时忽儿雷台引诱蒙古军约二万人从乃颜叛元，牙忽都得知消息后，乘夜带兵袭击其河上军兵，又突入敌帐中，遇叛将忽都灭儿坚，几乎生擒，被其从间道逃走。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海都入寇北边。时朵儿朵哈方统兵守大帐，诏命牙忽都前往边境，与朵儿朵哈共同御敌。后又命牙忽都居北安王第二帐。北安王去世，忽必烈命牙忽都掌大帐，固辞。

元成宗即位，命牙忽都常侍左右。时武宗尚为藩王，带兵镇抚漠北，牙忽都请以己子脱列帖木儿从武宗抚北边。成宗大德五

年（1301年），海都、笃哇又合军入寇，脱列帖木儿带兵千人随武宗战叛军，先后力战，几败叛军，军功颇著。

成宗驾崩，安西王阿难答与明理帖木儿窥望帝位，牙忽都说：“世祖皇帝之嫡孙在，神器所当属。安西藩王也，入继（帝位）非制。”武宗即位，以牙忽都父子忠勤劳苦，特别厚遇之，进封楚王，赐金印，脱列帖木儿袭封镇远王。

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察八儿来归。王室宗亲皆会。牙忽都进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圣嗣位，未遑统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惟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宴），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地大物众，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训，世祖诵之，臣与有闻，治乱国者，宜以法齐之。所以辩上下，定民志。今请有以整饬之，则人将有所劝惩，惟陛下鉴之。”武宗嘉纳其言。

后，牙忽都去世，元仁宗命脱列帖木儿袭嗣楚王。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1144～1220年），契丹人，先仕金朝后投元军，为蒙元时名将。耶律留哥仕金时，为北边千户。时成吉思汗起兵朔方，金朝怀疑辽之遗民有他志，遂下令凡一户辽民，须以二女真户夹居之，以防不测。耶律留哥内心不安。1212年，耶律留哥逃至隆安、韩州，并纠集壮士剽掠其地。韩州发吏卒追捕留哥，留哥皆击退捕吏。之后，留哥与耶的共同合势募兵，数月中竟募至十万余人。众推耶律留哥为元帅，耶的为副帅，营帐百里，威

震辽东。

这时，太祖成吉思汗命按陈那衍、浑都古行军至辽东，恰遇耶律留哥军。按陈问留哥兵从何来？留哥说：“我乃契丹军也，正欲依附蒙古大国，然道路远长，故逗留于此。”按陈说：“我蒙古军正奉旨去讨伐女真，恰与尔等相会，此非天意也？既然你等欲投效我国，以何为信？”留哥于是率所部军与按陈军会于金山（今阿尔泰山），斩白马、白牛，登高北望，折箭为盟。按陈说：“我即还朝奏知成吉思汗，将征东伐女真的重任交于尔军。”

金朝派大将胡沙率军六十万人，号百万，来攻耶律留哥。声言有得留哥骨一两者，赏金一两；得肉一两者，赏银一两，并世袭千户之职。耶律留哥见金军人众势大，难以抵御，便急忙派人驰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派按陈那衍、孛都欢等将率数千精锐蒙古骑兵与留哥军会合。与金军对阵于迪吉脑儿。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胡沙金军。蒙古骑兵与留哥军分成两队，从两路夹攻金军，金军大败，丢失辎重无数，留哥以所获重献于朝廷。成吉思汗召按陈还，而留蒙古军将可特哥佐留哥屯守其地。

1213年，众人推举耶律留哥为王。立妻姚里氏为妃。以其部属耶斯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拔行元帅府事，国号辽。

第二年，金人遣使者青狗诱以重禄，请留哥降金，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不从，反而也投靠了留哥。金人闻知大怒，派宣抚万奴领军四十万攻留哥军。耶律留哥率军迎战金军，在归仁县北河上，又大败金军，万奴收散卒逃奔东京（今辽宁辽阳）。金安东守阿怜恐惧，遣使求附耶律留哥。至此，耶律留哥尽占辽东州郡。于是留哥建都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号为中京。金左副

元帅移刺都，率兵十万攻留哥，又为留哥所败。

1215年，耶律留哥率军攻破金之东京（今辽宁辽阳）。金东京巡抚万奴死。留佐留哥的蒙古将可特哥娶万奴妻李仙娥。对此，留哥不太满意，二人于是有嫌。不久，耶厮不等人劝耶律留哥称帝，留哥说：“以前，我曾与按陈那衍有盟誓，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今若食其言而自为东面之帝，是逆天之举。逆天者必会遭受大的惩罚。”但耶厮不等人不听，所请愈急。耶律留哥便称病不出。暗中却派其子薛阁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去朝见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接见薛阁前说：“汉人先纳币物者，先引见。”时太傅阿海奏曰：“刘伯林纳币物最早。”成吉思汗说：“伯林虽在先，但他是迫于重围、军势不支而来。未若耶律留哥仗义效顺也。所以先引见留哥。”于是方先见薛阁。薛阁献上所贡之物，成吉思汗大喜，对左右说：“凡留哥所献之物，必须俱告于天，方可受。”于是以白毡铺地，将留哥所献之物陈放于白毡之上，过了七天方才收存于诸库。之后成吉思汗问薛阁，其父现在所居何官？薛阁对曰：“辽王。”成吉思汗命赐金虎符，仍封留哥为辽王。又问所辖户籍多少？对曰：“六十余万。”成吉思汗说：“可派三千人来，为质。朕遣蒙古三百人去取回，辽王也须派人一块转回。”于是，耶律留哥遂派大夫乞奴、安抚秃哥与三千契丹人返回蒙古。同时，派人斥责可特哥说：“尔娶万奴之妻，悖法尤甚。”并令将可特哥拘执而来。可特哥害怕，遂与耶厮不等人煽惑军众：“留哥已死。”于是率其众叛。并杀成吉思汗所派来的三百蒙古人，只有三人逃归蒙古。成吉思汗知此事后，慰谕留哥说：“尔勿以失吾众而忧。朕将倍于此数给汝，汝无错也。待草青马

肥，将资助尔甲兵，往讨家奴叛者。”

1216年，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人推耶厮不另称帝于澄州，国号辽。改元天威。以耶律留哥兄独刺为平章，置百官。耶厮不被部下所杀，推其丞相乞奴监国，屯兵开州、保州关。金盖州守将众家奴引兵打败耶、乞叛兵。适耶律留哥引数千人至，得其兄独刺并其妻姚里氏，及户兵二千。叛军元帅鸦儿引败军东逃，留哥派兵追击之。留哥还渡辽河，招抚懿州、广宁之民，徙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乞奴逃奔高丽，被金山所杀。金山自称国王，改元天德。统古与复杀金山自立，喊舍又杀统古与，也自立为王。

1218年，耶律留哥引蒙古、契丹军及东夏国元帅胡士兵共十万围攻喊舍。高丽也出兵数十万助留哥，遂大败喊舍叛军。喊舍兵败自杀，留哥尽迁其民于西楼。

1220年，耶律留哥卒，年五十六。其妻姚里氏入朝奏事，适成吉思汗西征。皇太弟以成吉思汗的名义赐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达七年。待成吉思汗还都，姚里氏携带次子善哥、铁哥、永安及从子塔塔尔，见成吉思汗于河西阿里湫城。成吉思汗感慨地说：“健鹰飞不到的地方，尔妇人却能来耶！”赐姚里氏酒，慰劳至甚。姚里氏奏曰：“耶律留哥既去世，官民缺主。留哥长子薛阁跟随您征战有些年了，愿以次子善哥代他去征战，而使薛阁归来以袭王爵。”成吉思汗说：“薛阁从战多年，今已成蒙古人矣。他从朕西征时，太子被回回军围于舍迷城，是薛阁引一千兵骑救出太子，而自己中枪伤。后又与敌军战，又被流矢所伤。因而累建功劳，为拔都鲁，不能遣回。就令善哥袭父爵吧。”姚里氏听罢，跪拜于成吉思汗面前，流着泪说：“薛阁乃留哥前妻所生，为

嫡子，当立。善哥是婢所生，若立之，是私己而灭天伦，故立善哥不妥。”成吉思汗听此言，赞叹姚里氏之贤，遂拨给驿骑四十，从征河西。并许允薛阁袭爵。而留善哥、塔塔尔等于朝内。惟遣其最小的儿子永安跟随姚里氏东归。

第二年，成吉思汗召薛阁，对他说：“过去女真猖獗，尔父起兵，从辽东会朕师。又能割爱，以尔事朕，其情贞美可嘉。继而奸人耶厮不叛，人民离散。欲食尔父子之肉者，今岂无人乎？朕视尔父如兄弟，则尔犹如我子。尔父已亡，尔与吾弟孛鲁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薛阁受命。

之后，薛阁又随太宗窝阔台南征，与撒儿台东征，屡立战功，行广宁路都元帅事。年四十六卒。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本契丹辽人，生卒年不详，蒙元时名将。石抹也先的先祖曾随契丹肖后举族入突厥，肖后返回后，其族人则留突厥。当时称述律氏，号为“后族”。辽亡，改述律氏为石抹氏。也先祖父库烈儿，誓不食金粟，遂率部落远徙。库烈儿年九十时，夜得疾病，命家人待日出则入报。日出，库烈儿东向拜日而卒。也先父脱罗华察

儿，亦不仕金，有子五人，也先是其第二子。

石抹也先十岁时，曾问其父辽亡国的原因，其父告知。也先愤慨地说：“儿定能复国。”众惊异之。也先成年后，勇力超人，尤善骑射，且多智谋。当时，诸部民众皆为其豪壮所服。金人闻其名，征授为奚部之长。也先让其兄赡纳德代受之，说：“兄且受之，为保宗族。”也先于是藏匿于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太祖成吉思汗起兵朔北，便匹马来归。并对太祖说：“东京（今辽宁辽阳）为金朝开基之地，若荡其根本，中原之地，可传檄而定也。”太祖壮其勇智，便命也先随国王木华黎攻取金之东京。

木华黎军过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至高州。木华黎命也先率千骑为先锋。也先说：“兵贵奇胜，何须多为？”只请带数名骑兵而行。原来，也先已探知金人正在调换东京留守。新留守即将到任，现在路途之上。也先带数名骑兵于是在半道邀杀了新留守，并找见其任职的诰书，藏于怀中，拍马直奔东京城。东京守城兵问何人？也先说：“我乃新留守。”并拿出诰书以示。金兵于是开城门迎入。也先坦然入府治中，并问吏员说：“城上列兵是为何事？”府吏说，为了边备。也先说：“我自朝廷来，中外晏然。今列兵城上，莫非是要动摇人心吗？”即命撤去守备之兵。并说：“若寇至有我，不劳尔等。”当夜，下令撤换其守城的将佐官员。第三天，木华黎带兵至，遂入城中。元军不费一矢，得地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无数。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座。金朝闻报，方始议迁都河南。

1215年，木华黎移师围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城久攻不下，等到城攻陷后，木华黎欲屠城。石抹也先说：“王师拯民于水火之中，彼既降服而又屠杀之，那以后未下者，人必将死守，天下何时而定？”木华黎遂以此事报太祖，成吉思汗赦免之，于

是北京城民兵得以存生。石抹也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北京达鲁花赤。当时，石天应尚未归降，也先奉命攻兴中府（今辽宁朝阳），石天应归降，也先奏请石天应为兴中府尹。

之后，木华黎又命也先佐脱忽阑，监张鲸等军，南征燕南之未下州郡。蒙元军至平州（今辽宁朝阳），张鲸称有病不前。也先受命执张鲸，送至行在。成吉思汗责备张鲸说：“朕何曾负汝？”张鲸对曰：“臣实病，非敢叛。”成吉思汗说：“若如此，今呼汝弟张致来作为人质那就让你活。”张鲸答应。但却与第二天清早逃走。也先奉命追张鲸，赶上杀鲸而还。张致闻况，据锦州叛，并杀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以报兄仇。蒙元军讨张致，破锦州，诛张致，也先于是搜罗集合张致部下的敢死士一万余人组成军队，号“黑军”，上报朝廷。成吉思汗赐与虎符，进封也先为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管辖辽水以西、滦水以东广大地区。

之后，石抹也先率所部从木华黎攻蠡州（今河北清源县南）。也先率所部攻北城，也先率先登城，中金兵流矢而死，年四十一。

也先有子四人，子查刺，官至真定、北京西路达鲁花赤。子咸锡，攻宋樊城（今湖北襄樊北）时战死。

石天应

石天应（1162～1222年），字瑞之，兴中（今辽宁朝阳）府永德人。蒙元时名将。石天应善骑射，性格豪爽不羁，颇知读书，乡里人多归顺之。成吉思汗时，木华黎南征，石天应归降蒙古军，木华黎授其为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随大军南征。石天应善造

攻战之具，临机应变，快出如神。以功拜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屯兵戍燕地。石天应军旗皆黑色，人谓之曰黑军。从木华黎南征，大小二百余战，常身先士卒，累功升为右副元帅。

1221年秋八月，随木华黎征陕右，借道于西夏，大军从东胜（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过黄河，南攻葭州拔之。石天应对木华黎说：“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二国要冲之地，居民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靠近黄河，若为敌军所占，我军有缓急则十分不便，宜命将守之。并多造舟楫，以备敌患。”木华黎同意他的看法，并即命石天应带劲兵五千，留守葭州（今陕西榆林）。石天应于是令军士建浮桥、造舟楫，不久，桥建成。

此前，原葭州守王公佐收拾残兵，攻函谷关，将图复旧地。及见浮桥成，遂引兵而去。桥造成后，石天应又带兵平定了葭、绥一带地区。

一天，石天应在汾水东谒见木华黎，木华黎谕以进取之策。天应还镇，召集将佐说：“吾与众卿累屯守于此，今闻河中（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东西皆平川旷野，可以驻军。之后还可规取关陕，诸君以为如何？”有将谏曰：“河中虽用武之地，但南有潼关，西有京兆（今陕西西安），皆金军屯守之地。百姓又新附我国，其心未一，屯守恐诸多不利。”天应答曰：“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州（今陕西鄜县）已平，延州（今陕西延安）又不孤立，若发国书，令夏人取河中，犹掌中物耳。河中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修通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之地可刻期而定。关内定，黄河以南，在我股掌之中。今吾年垂六十，老耄将至，一旦卧病床第，徒闻后生辈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儿当死战阵以报国，这是吾的志向！”

秋七月，遂移军河中府一带。不久，金军果潜入河中之地，袭击河中府。石天应闻报，先派骁将吴泽伏兵要路。吴泽勇猛但却嗜酒，是夕，方醉卧林中。而金兵已由小路直抵城下。时守城之具尚未完工，新附蒙元军的那些金兵又纷纷绝城而下，叛元附金。金兵得以乘隙而入。石天应见火举，知金兵已入城，遂奋身与金兵战。左右从者约四十余骑。众皆说：“吴泽误我！”有人劝天应弃城西渡黄河而走，天应说：“先前有人劝谏我勿南迁，吾违众意而来。今事急而又逃走，是不武也。纵然太师（指木华黎）不怪罪我，何面目见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少顷，敌兵四合，天应浴血奋战，到中午时，战死。木华黎闻而痛惜之。

时，石天应战死时，其弟天禹、子石佐中俱在军中。伺敌少懈，用斧砍敌突围而出。至木华黎处，求得蒙古军数千，回与金军战，终于打败金军。